

蔚
藍
的
城

劉薛

績

穆輝

合譯

神州國光社出版

蔚
藍
的
城

劉 薛
穆 績
輝 合
譯

神州國光社印行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

實價大洋捌角

蔚藍的城

有著作權 不許翻印

譯者

薛 績

輝

發行者

程

前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總發所神州國光社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電報掛號七二七三號

英譯者序

Kunitz

霹靂一聲的十月革命，使俄國的文壇驚惶失措。在革命以前二十多年，俄國的象徵主義者，頹廢派，神祕主義者，Anthrososophists 彌賽亞（註一）和先知者的大部分已預祝這浩劫的凶兆和噩耗的來臨。或抱默示錄的幻想，作天人以外的夢，或拜倒於神祕的壇下，神遊於飄渺迷離的「美姬」之前，更或凝視永在的混沌之內，除了「恐怖與瘋狂，瘋狂與恐怖」之外，便一無所見，而大多數人則神色悽楚，如受魔魘，自誇其色情的顛倒，反以尼采超人的反道德的衣自掩。他們巧事雕琢，盛為鋪陳，把那空洞洞如煙如霧的內容，注入縷飾精巧的詩的瓶子裏，使那幽暗的俄國反動局面之上，反映出一種陰森灰白的光輝。及至無產階級的革命掩至，這些晦暗時代的貧血動物為這暴雷的烈焰鉅響所震炫而不知所措。

即使那現實主義者，即使那過氣的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也驚嚇得目瞪口呆。珂羅連科甚至高爾基亦露出怯弱動搖之勢，而蒲寧和庫普林則簡直變爲反革命者。安特列夫驚呼而有歇斯的里亞的“S.O.S.”之作。其他則急逃入他們的巢穴裏，眼巴巴看着俄國的覆沒而空自憤慨，等候機會跑到外國去，就可以放胆毒咒這「勝利的暴民」的魂靈。仍留俄國的很少，他們是「國內的島上人，」（註二）是永逝的過去的驕傲而痛苦的殘餘。

誠然也有例外。布魯衣索夫 (Valery Brusov) 從前是「莫斯科惡魔派（麥非士陀裴爾）」（註三）中的漂亮人物，「這時候却忘記了。

(一)彌賽亞 (Messiah) 即古希伯來人所期望的救主，Anthroposophists 一字很難給以適當的譯名，其思想帶有一種神祕的哲學意味，Bely可爲此派之代表。

(二)「島上人」(“The Islander”) 本是 Zamyatin 所著的小說名，描寫英國的智識階級，這裏的意思說，俄國的舊智識階級之生活於蘇維埃生活的洋海之中，猶如孤島上人一樣。

獻身於漂渺的幻想，他嘗

崇拜美，迢迢的非人間的美呵。

他開始歌頌革命：

愛這羣衆，雖然它是鄙賤

愛它罷，不管它貌似野蠻

愛它的詛咒，愛它的狂怒

但是第一樣可愛的還是它的幻夢

俄國的未來主義

不過布魯衣索夫（比利（Bel'y）），布洛克（Blok），高爾基，些拉非姆域奇（Serafimovich）維里沙耶夫（Vershaiev）之徒爲數不多，以全體而論，就說那老一代的俄國作家都嚴陣以反抗十月革命，也非過甚其詞。事實上確是如此，革命後兩年那曇花一現的作品都深染對新改制深惡痛絕的色彩。俄國的青年——未來

的詩人歌者，正散佈於前敵，一時間，一若詩歌之神已棄俄國而他徙。就在這個時候，未來派由陰沉的睡窩裏和波希米亞的咖啡店裏出來，贏得公衆的愛寵，博得普天下的阿諛，恍如重見天日一般。未來主義的歷史之異趣，殆有類於辛得勒拉 Cinderella（註四）的童話。初時，未來派既晦蔽而不蒙人之垂青，復爲舊藝術界的耆宿所嗤笑，只得乞靈於種種把戲，俳諧，以惹起他人之注目——如帶耳環，穿花色的背心，作一種極端自己標榜自己的行爲和實行流氓主義等。他們痛恨資產階級之深，猶如一生不得志的人的憤世疾俗，他們賤視它的禮俗，它的志得意滿和沾沾自喜之態。而今，革命來了，倒屣歡迎它的就是他們這一班無所繼承的人。無產階級的鞋子適合他們到十二分。在多才的梅雅哥夫斯基（Vedriner

（三）麥非士陀斐爾（Mephistopheles）是古代傳說中七魔鬼之一。

（四）辛得勒拉（Cinderella）是一篇著名童話中的女英雄，寫她怎樣給她的神仙教母帶到皇宮裏去，後來嫁給一個王子。

Mayakovsky) 的統率之下，他們突進廣場，攀上講台，闖入舊學院的聖境，來誇說他們的嶄新的，未來的，革命的藝術的福音。再沒有人和他們競爭。往日的文壇老將已棄甲曳兵而逃了。梅雅哥夫斯基遂成爲革命的驕子。

那時期的激越殺伐之聲，可以由初期的未來派的奢求反響出來，他們說：他們的藝術是「進於普遍的藝術的唯一途徑；」資產階級的藝術是「搗扭生活而不是創造生活；」藝術的材料不是事物的「意象」而是「事物」本身；文學是一種工藝，藝術家是一個工人，而工人必須是一個藝術家，他「必須成爲創作事物的程序中的敏慧的積極參與者。這樣，就不再需要點綴品似的藝術家這個特殊階級；藝術就運用於造物的程序之中。」

未來派自視爲工藝家，故注重於言語和文學形式的創造。他們常常棄現存的形式，和爲羣衆所了解的言語而不用，希圖創造一種新的藝術而便於民衆，他們以爲這樣才較適於近代生活的需要。結果，他們的詩歌常不怎麼像詩，反類文字

學的練習；除了多才多藝的梅雅哥夫斯基以外，他們的作品很少有永久的價值。無論在他們的人生觀抑或藝術的運用上頭，他們都不能成就為無產階級的代表者。他們在文壇上的霸業只曇花一現：現在仍扯起「左翼」「*Let's*」的旗幟，算是俄國文壇中的一派，不過其能否存在下去，仍是在不可知之數。

未來主義衰落之後，各種各色的文藝運動又躍登舞台：例如惟我的未來派 (Fgo Futurists)，印象派 (Imagists)，Biocosmists Formilibrists 情感派 (Emotionalists)，表現派 (Expressionists)，光派 (Luminists) 尼采服克派 (Nichevokis)，新古典主義派 (Neo-Classicalists) 構成派 (Constructivists) 等等。五光十色的各隊文藝「十字軍」紛然并進，每一隊都帶着他們自己的美的萬靈藥，每一隊都渴求公眾之承認和國家的贊助。其中印象派最爲喧噪，最爲虛美。他們的口號是「摧毀那舊的造句法；廓清那舊的文法；打倒動詞，不要前置詞；把字句的次序顛倒，這是字句的最自然的地位，假如它能夠產生新的印象：印象比生活還有意義，印

象創造生活。」然而，即使這種種運動也不是毫無所獲，正如未來主義之有梅雅科夫斯基的天才的作品爲其最好的典型，印象主義也得有青年農民詩人葉賽寧 (Yessenin) 的美麗的詩把自己最有力地表現出來；塞爾焚斯基 (Selvinsky) 的偉大的史事詩“Uchayushchina”之於構成主義也是一樣。

若把這個紛紜騷動的時期的史實一閱，我們會不禁爲人類精神這種動的表现——人類的「美」的追求——所感動。試一想像那時候的俄國的光景：內爭，封鎖，外侮，飢荒；沒有燃料，沒有燈光，沒有紙；往日一世之雄的帝國，而今却災難交侵，讓死亡和疾病躡足踏遍全境。然而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幽暗的咖啡店中，凍餒的詩人，批評家，藝術家，美學家却正聚在一起，朗誦他們的詩，讀出他們的評語，高聲呼喊，或互相贊美或互相非難，以至聲嘶力竭。作品因爲紙荒不能印刷；故詩人就用咖啡店權做他的講臺。

這些運動雖然都是壽命不長，然却很能夠象徵出當時俄國可怕的心理的騷

動。正如在戰場上，正如在各道戰線上，正如在鄉村和城市上，這兒（文壇）新和舊舉刀相向，拚個你死我活。論點須弄清楚，思想須使明澈。無產階級的智識領導者之研究政治和社會革命的問題與策略已歷數十年；故當時機一到，工人們的行動總有多少計劃可循。然文化革命的問題却未獲得充分的解決之方。何況工農輩又太過愚昧，完全沒有準備來在文藝學術上爭領導的地位呢？故他們必須倚靠那願意合作的舊智識階級。這種情形真是自相矛盾。這時候的未來派，印象派和其他各派在意識上性情上都表現出是資產階級藝術內的分裂出來的分子，往日的波希米亞的傳染物，而竟企圖居工農蘇維埃共和國的藝術獨裁者的地位。他們之痛恨和非難舊藝術，未免失之太過，他們的反抗大部分是反抗事物之外表，他們見識太多了，太飽更世故了，他們厭疾的是舊的形式。

“Smithy”派

無論農民或工人也好，都不為這種說法所動，而抱同一的態度——他們不是

飽更世故，也不疾惡舊的形式；老實說他們是沒有甚麼藝術的成見。他們所需要的不過是好的詩，小說，圖畫或雕刻，而又爲他們所能了解者；無論是寫實主義，象徵主義，甚麼都不打緊。在藝術上他們想看見他們自己的生活經驗，自己的問題和自己的情感的反映。他們只不肯勉強接受那純重形式的精美，因此使懷着一胸希望歡迎以“The Smithy”名其派的無產階級藝術家。這班作家的最著人物爲及拉西摩夫 (M. Gerasimov) 非立陳科 (I. Filip Chenko) 利亞斯科 (N. Liashko) 等，即在革命以前，他們的聲譽久已著於文學界。其實，早在十九世紀之末，無產階級文學的胚胎已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懷中長着。在某一種意義上說，高爾基也可稱爲無產階級文學的先驅。當二十世紀之初年，無產階級的詩已有許多出現；至一九一五年，這種詩在俄國印行者已在五十冊以上。『一九一三年，有作家九十四人在三個月內發出四百五十本稿件印成無產階級文學全集，其中有七十九人是勞力的工人。』革命自然更給這些剛在萌芽的文學以刺激，而使之再

發展。無產階級文化的組織“Proletcult”遍於各地，有如雨後春筍。許多無產階級的雜誌出現，無地不有。一九二〇年五月“Smithy”派創印他們的雜誌。同年，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已有無產階級著作者協會的組織。無產階級的藝術因為有萬千的投給日報的鄉村和工廠通訊員做生力軍，漸深入民衆和民衆化。

“The Smithy”派雜誌的刊行是很重要的，因為自從革命以來俄國工人階級之爲一種有組織的努力，表出他們自己階級的意識和觀念，以別於那從前支配俄國文藝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和觀念，這是第一次。

不過，即使這一派的作品仍是純粹過渡的。它的內容抽象而浪漫；滿充着革命的情緒和對於宇宙的熱望。它像是帶翼的，欲高舉翱翔於卑陋的談話和灰黃色的日常生活之上。驕傲地深信工人的無限權力，深信共產主義理想之可以立刻奏功。它是驕傲而熱烈，與革命初年的浪漫的要求。世界革命的夢想，實現理想的蔚藍色城，轟天的層樓，電汽化的奢望，密相契合。在他們的詩歌裏，不見有現

在，「他們不是歌唱黑暗的「過去，」便是燦爛的「未來。」他們的詩表現出革命的密月時代的高張的情緒，軍事共產和內戰勝利的英雄氣概，新經濟政策前的洋溢的神態。

新的散文

內戰的結束和新經濟政策之採用，使革命的浪漫的狂熱爲之消歇。泛泛的情緒的噴湧和宇宙的熱望今已因急需生產，運輸和改造種種冷酷現實的呈現，而無隙表白出來。新從戰地回來的青年人，生氣蓬勃，見聞豐富，滿印着許多難忘的跡像，這時候擁進出版界來了。詩歌的拘束的模型，既不能適於改造時代的需求，又不能適於新作家的複雜的經驗。於是新的散文誕生了。當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時候，一羣新的作家，如火如茶的出現於文壇之上。有三個壁壘森嚴的文學月刊創立於其時：即革命與出版物，(Pechat i Revolutsia) 新世界 (Novi Mir) 與紅地球 (Krasnaia Nov) 是也。在這些雜誌——尤其是末一種——裏頭，一般

現已成名的新作家初次給介紹出來。試一讀這些雜誌的開首幾期，我們就可窺見俄國的散文的偉大的復活。除了較舊的作家如 V. Veresiev, M. Prishvin, A. Tolstoy, V. Lidin, 和 I. Erenburg 的名字之外，在這些雜誌還可見 Vevolod Ivanov, I. Babel, B. Pilnak, K. Fedin, A. Malyshekin, I. Serfulina, S. Budantsev 等名字。不久，無數的軟書面的短篇和長篇的小說集也湧現於書店內，作家則有 Neverov, Zoshchenko, Lebedinsky, Furmanov, Novikov, Priboy, Yakovlev, P. Romanov, Zozulia, Kataev, Kasatkin, Slezkin, Sobol 等。(註五)

無數的新的題材注入於文學之中：內戰，飢荒，產業的破壞和改造，婚姻和親子關係的改變，逝去的資產階級和勝利的無產階級，富農“Kulak”和新商人 Neuman，共產黨與貧農和無家可歸的飄泊者，新青年，新官吏。新婦女和一切的

(五)蘇聯內的小民族——如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亞馬尼亞，和新猶太的文學也有同樣的復血。即使最原始的西伯利亞民族，也漸發展他們自己的文字，和木族的文學。

新生活，都是絕妙的題材。

這時期的最饒意味的表現，就是歷史小說的空前的發展。在這些小說裏，是用現在的觀點來解釋過去。歷史的人物事跡，如 Stenka Razin, Pugachov 「十二月黨」(Decembrists) 和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都是從現在時勢的立場表現之。也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那樣，這些歷史小說的真主角，大都是一班人，一個階級，或一個集體的代表，而不是個人。可是現在的蘇俄的作品，在量的方面和在藝術的手腕方面，仍極不能與戰爭與和平相比，即其作家亦無能與托爾斯泰，杜思退益夫斯基，屠格涅甫相並肩，不過，他們雖是青年，他們的作品已不劣於這些大文豪的初年作品了。

因為這些青年的作家不是同一社會環境，文化背景，自然他們對於革命的反應會不一樣。況且，由戰時狀態和軍事共產時代過渡到較和平與新經濟政策的時代正需重新確定態度，重整心理和意識的狀態，以及謀工人和農民作家的更密切

的聯合。藝術和藝術哲學的最根本問題。必須重新考察，確說，改訂，修正。因此文壇上的趨勢，流派，又有一番的混合分化了。

「文藝警衛軍」*「The Literary Guard」*

無產階級作家之發生深鉅的裂痕，實由於新經濟政策之採用。*「The Smithy」*派中有些激烈和熱誠的分子不禁有灰心失意之感，而不能自持。他們以為無產階級「屈服」於「復活」的資產階級的前進師旅之前，遂至絕望。因為不知道以新經濟政策行革命的時期，在經濟上是不能免的，所以便高喊「背叛」「十月」革命的理想。不過這種悲觀的心境，太不健全了，而且也遠不能長久影響多數的無產階級作家。有一般較站得穩定和較努力的 *The Smithy* 派作家，退出該團體，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七日另組「十月」派 *「October」* group，因為他們已不再作浪漫的夢和煙霧一般的抽象思想了。

對感情用事的 *「The Smithy」* 派的懷疑和動搖的最極端的反響，可從「文

「藝術警衛」雜誌 Na Literaturnom Postu 見之。這雜誌是名爲 Napostovtsi 的一般無產階級所印行。他們（“The Napostovtsi”）不獨不失望，而且激勵一切的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作家更嚴密他們的隊伍，一當文學稍見資產階級的影響，便須絕其根株。The Napostovtsi 派開始喊出「文學上獨裁」的要求。他們以爲「只有現在能夠在其作品中使千萬人相信不能再返於過去的人，才可稱爲藝術家。」他們又承認文學如用之得當，是有力的社會武器，然能用之得當者只有受過政治的訓練，明白無產階級的國家的經濟的需要，而願意加以闡釋的作家。既自信爲純共產主義的唯一說明者，他們便詆毀過去，輕視那些不肯擁戴他們執文壇牛耳的現代作家。若使他們的作品能夠證明他們是真正的創作藝術家，他們這種過奢的要求，就使論理上不對，也不無實現之可能。然事實上却不如此，他們竟以革命的俄國的天才作家——即杜洛斯基錫以「同路人」（Fellow-travelers）（註六）佳名的作家——爲他們想像中的敵人而痛加排斥。他們的努力，雖或能把當時的論

點弄清楚，然傑作殊不多見。以全體論，他們的作品藝術失之粗而且不成熟。他們一方面在那裏建立文學上的獨裁，而事實却告訴無產階級的作家知道讀者所喜歡的是好的文學。事實上讀者最廣，洛陽紙貴的作品却是出自所謂同路人的作家——植根甚深於過去的偉大的俄國文學的作家之手。這使得年青的作家如夢初覺。他們漸漸知道新的文化之創造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寫得多不一定就寫得好；他們並且漸知欣賞那舊的名作家，俄國的大偉大的文學典型，而師法其所長。

黨與「同路人」

態度之所以變更，有一部分由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採的卓越無比的文藝政策的好影響。由這政策，我們確知該黨不肯偏袒某一派文學，而贊成藝術界之自由競爭，希望日子久一點，無產階級作家便可以執文壇之牛耳，然必須不是由於別派之被壓倒，而是由於他們藝術之勝人。

(六)同路人本是舊日社會主義者用的一個名詞，是指那些不認識社會主義而對它表示好感的人。

中央委員會的政策一出，是一般的俄國文學的勝利，特別是同路人的勝利。「同路人」這個名詞，杜洛斯基在他的「革命與文學」中採用，是從政治和社會方面講，而少文學的意味。因為稱爲同路人的作家是有三點通性，即是同爲非無產階級出身，非共產黨員，和同接納革命和無產階級獨裁是也。至於他們的藝術，實五花八門，很少相同之點。卽以其接納革命的態度而論，也有種種不同的非正統的傾向——斯拉夫主義，國家主義，人民主義和神祕的傾向。他們共認爲意見一致的，就是信仰藝術的自由，而反對文學的黨化。他們不肯視他們的藝術爲某一階級的工具，或某一政黨的喉舌。他們覺得他們的功用在乎研究和描摹俄國生活的各方面。這回革命已經放出偉大的力量，和生出奇異的心理關係來——這些現代的藝術家必須繪影繪聲的寫出來；問題越是晦暗捉摸不定，作者看來越是一個動人的題目。他們以爲一個作家的任務是諳知和反映人生，而不是直接的塑造人生。他的貢獻在於深深的理解繁複無比的社會有機體，和交相影響的森羅

萬象。

不管中央委員會的協調的態度，無產階級的文學批評家，直至最近仍繼續對同路人的自傲地退入「自由藝術」的象牙塔存懷疑之念。既是馬克斯主義者，他們自認藝術為階級心理之表現；以爲一個作家常會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表現出某階級的意識：在體裁，風格和文學派別的衝突之背後，一定還隱藏着集體意識的衝突，更深一層，還有經濟利益和社會階級的衝突。所以，從他們看來，無產階級派和「同路人」派的衝突，實爲俄國現存的社會階級的矛盾的表徵。因爲俄國尚在過渡期中，俄國的社會仍分割爲不同的經濟集體。第一件，俄國現有較舊的農民階級的存在，他們不信任城市，呆頑地拒絕無產階級做他們的領導者，對於新的，未經試驗過的懷無知的恐懼。我們不見農民作家葉賽寧歌頌牛馬而輕視火車嗎？此外尚有新商人，雖暫受裁抑而不能爲所欲爲，而已在在可成爲工人政
府身旁的資產階級的利刺。你道同路人不是新商人在文學方面的化身麼？他之

淡然的接受革命不過是一種隨機應變行爲，一種不自覺的保護色嗎？協調誠然是很好的，不過分析每首詩歌，小說，和揭露它的階級意識，實是無產階級文藝批評家的責任。他見有顯露無產階級的趨向者必須闡釋之激勵之。若有包藏中層階級的禍胎或農民的偏見者，必須揭露之，使其不能爲害。如此說來，Napostovskii 派的積極的貢獻就在乎他們能給予俄國的批評界以刺激；他們的攻擊使得論點更爲明瞭，使人更深刻的明白無產階級在文化戰線上當前問題之複雜。

據最近自俄國來的報告，自從這有名的文藝政策發表以來，無產階級作家和「同路人」派的協調日見進步。其理由不難明白。正如生活的衝突。產生藝術的衝突，在經濟和政治形式上的試驗激起在文藝形式上的試驗那樣，經濟衝突的消除和社會形式之漸穩定，自然會使到文藝的衝突變爲和諧，而有成爲較健全，穩固和合理的藝術的趨向。在俄國，生活上的分歧引起藝術上的分歧——內容和形式的不自然的分裂。來自田間和工廠的作家側重無產階級的內容，而智識分子

的同路人側重於形式。然當俄國社會中無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的分別漸漸消淡以後，工人作家和「同路人」作家的分別也跟着消滅了。無產階級作家現已由偏重內容而進於欣賞形式，在他方面，「同路人」作家既浸淫於蘇維埃式的生活之內，亦漸會不知不覺地表現無產階級的內容。無疑的，這兩種運動的衝突已日見減少。從前有無數的互相敵視的文學團體，今則已有組織全俄著作作者協會之議了。

新文學

文學的歷史不過是一齣如春雲開展的戲劇的一部分。在俄國的各種各式生活中可見一樣的鬥爭，掙扎，衝突，在初時一樣的張大過度，在後來一樣的變化修改，其所產生的文學作品便一一把這些反映出來。隨處有新和舊的對立，新的情感和舊的情感的激撞，弄到情感的波濤洶湧。在一方面，是木然，酩酊，「肥臀」臃腫的俄國，滿着神像巫覡的俄國；在他方面是「蔚藍的城」，「電汽站，耕田機器，滿着學校，工人俱樂部，育兒室的新俄國。由本集的各篇小說便可窺見

一斑。比方在 A. Tolstoy 小說「蔚藍色的城」中，我們看見一位年青的內亂時候的英雄兼建築家詩人；他作美麗城市的熱烈的夢，思欲把俄國大街道的灰黃的一切，一廓而空之。然而那裏的沾沾自喜，庸俗之氣和他的猥污的環境，使這易感的青年深感不快，一時瘋起來，竟殺死他的情敵，焚燬了那個鎮。在該篇小說中，另有一位英雄，剛與那個不能以自己適應於「勞苦工作」時期的神經質的。浪漫的，幻想的青年 Buzheninov 相反。這個英雄就是堅毅的共產黨 Khotyantssev，他準備「駕戰馬以犁田，」和「以洋紗，書籍，戲院，俱樂部」緩緩地辛苦地把生活改善。

在馬利亞，黑豆餅，奇蹟，老太婆，鶴諸篇中，鄉村生活的各方面都有描寫。在這裏，我們又看見新和舊的關係，城市事物和共產理想的光在文盲，奇蹟，聖者，巫醫的沈悶的空氣的折射。小說裏人物事跡的描寫是明暗相襯，共產思想的光明和農村的漆黑都表現出來。諸篇小說中或側重光明的成分，或側重黑

暗的成分(如鶴)。馬利亞和黑豆餅更顯示我們以新婦女的出現，和夫婦關係的改變。

皮涅克的狠的律法也說到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婚姻觀念的變更，不過他的主角(除了一婦人之外)却不是俄國人，而是在俄國的外國共黨領袖。這暗示俄國革命的國際色彩的濃厚。這裏，問題和問題的解決方法未免寫得太使勁了。在一個軍事緊急時期，共產黨的榮譽的準則若如皮涅克在該篇中所描寫，英雄確是英雄，不過有點非人的嚴酷吧。對於青年的「社會意識」的滑稽的諷刺，見於Zoshchenko的一篇小說金齒中。蘇聯的初年有些人有一種趨向就是側重無產階級的外表，以矜其是無產階級出身，這一篇小說就嘲笑這個。

工廠的問題，產業的合理化，工人需求和國家需求的和諧等問題，見於Shaginian的三架織布機中；Lisanko的鎖鍊之歌，和Lidin的青年(在本集中略節去一點)是生命的繼續和革命的傳說的。兩篇有一相同之點，就是說過去

英勇氣概可以鼓舞現在和預兆燦爛的未來。在俄國的許多痛苦和歡悅的經驗之中，俄國作家心中的印象最深者就是內爭。有好些優美的作品是以它作題目的：如Serfimovich的鐵流 (Iron Stream) Malyshkin的“Fall of Dair,” Furmanov的“Chapaiev”和變叛 Muting, Leonid Leonov的水獺 (The Beavers) 及其他許多長短篇小說都是。即使那些不直接描寫內爭者也露有它的痕跡。在本集中，Babel的書信 Ivanov的嬰兒，是直接描寫內爭，蔚藍的城，馬利亞，老太婆。鎖鍊之歌和狼的律法是在背景中暗示出來。書信和嬰兒的風格，確是代表革命後的風格：短勁，乾脆，饒有寫實的意味。極端的殘忍，和極端的溫柔，都用同樣的簡樸，切實的文字寫出來。兩篇小說中的戰士都是鐵石一般的人從事於兇殘的戰爭。他們的情感是原始而單簡，他們不很知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是甚麼。他們的布爾扎維克主義是很單純的，差不多是本能的；在柯爾查 (Koltchaks) 和丹尼金 (Denikins) 一流人的背後，他們看見地主的黑影。組織訓練甚佳，而有政治

教育的紅軍實終於由這種原始的材料煅煉出來。

本集各篇小說之不能表現得蘇聯的生活一樣好，和不能有同樣的藝術價值，自不消說。不過，有一事很明顯的，就是在過去的殘燼之中，俄國文學的「麟鳳」已出現了：嶄新的作家，嶄新的題目，嶄新的世界。失敗和哀痛的一切革命前的事跡逝去了；哈孟雷特（註七）之流，幻想家，神秘主義者逝去了；灰心失望的自私者和自苦者逝去了。即便現在尚無屠格涅甫，杜思退益夫斯基其人，該地已準備其誕生了。新的聲響迴環激盪——遒勁有力，奮發為雄，逸興遄飛。新的故事寫出來——情節動人，行文瑰麗，音調激切。新的英雄活現紙上——熱烈而驚人；他們的心——鋼鐵，他們的血——烈焰。新的俄國明白如繪——那裏有絕大的矛盾，極相反的運動，可怕的衝突，而正一步一步趨於最後的，永久的，包羅萬象的和諧去。

Joshna Vunitz

(七)哈孟雷特即是莎士比亞著名悲劇哈孟雷特的男主角。

目次

英譯者序	一
蔚藍的城	一
嬰兒	八五
鶴	一一五
狼的律法	一四五
金齒	二〇七
老太婆	二一三
黑豆餅	二三一
本集作者傳略	二五五

譯後記

.....

..... 一六三

蔚藍的城

阿歷賽·托爾斯泰 Alexey Tolstoy 著

一兩句引端的話

其中一個證人，工程學校的學生，塞米翁那夫正說出一個意料不到的證據，初時覺得曖昧難明，後來才知是全部偵查的真正要點。當檢察官初次知道那天悲慘的晚上（七月三四日之間）的事變時他所覺得的一樁奇特發癩的舉動，一種裝瘋扮優的狡猾行爲，現在却變成破獲全案的關鍵了。

我們敘述時應當把偵查經過的次序顛倒過，從悲劇的收場說起——即是從七月四日天亮時釘在州裏廣場中電線桿子上的一塊帆布（三碼長一碼半闊）說起。

這次兇案不是一個瘋人做的——從調查和專家的證言都可以證明。說兇手是在極端的精神錯亂狀態中，却有八九分可靠。當他把帆布釘在電桿上的時候，他

會笨拙地跳下來，扭傷了足，便不省人事了。這樣子保存了性命——否則羣衆們會把他撕爲碎片呢。當預審研詢他的時候，他曾極端的興奮。現在檢察官已覺得他神志寧靜一點，能夠把經過的底細陳述出來。

不過，仍不能由他的答語湊成該慘案的一幅清晰的畫圖——仍是零零碎碎難以捉摸。只有塞米翁那夫的陳述然後把這些零零碎碎綴成全豹。在檢察官的目前，一種苦惱，焦灼，和狂熱的幻想的動人的故事披露出來了。

關於布陳尼諾夫的第一次消息

在柏贊楚克火車站附近（即現在的普加焯夫區）一輛紅軍的運送車正蹣跚的走着泥濘的長途。四周的草原作蒼黃色，上頭懸滯着溼雲；遠望過去黯淡如俄國的三百年來的悲鬱，只草原盡頭處露着一線光輝，——在路旁却矗立着電線桿子，這是一九一九年的秋天了。

那騎馬先行的兵士伴着運送車走到帶着戰爭的新痕的寒風蕭蕭的荒野中了——幾匹死馬，一部覆轉的貨車，十個沒有外衣沒鞋的死屍。那先行的兵，略一左右望，正想向前走，那軍官突然掉轉馬，舉起帶着溼手套的手，指着一桿電線柱。那先行的兵站住了。

電桿下挨坐着一個紅面孔的漢子，寂然不動，定睛看着來人。他的短髮的腦袋上覆着一塊滿着血的破布，乾硬的雙唇翕動，一若自語然。顯然他是想出盡氣力掙扎起來，可是他仍坐着，一若他是鉛做的。他的袖子上綴着一個紅星。

當兩個騎兵從馬上猛躍下來，走近他，在泥濘中且行且滑，他的雙唇便大動起來，他的無鬚的臉孔皺起來，眼睛張開，泛出白色，作恐怖和憤怒態。

『我不要，我不要，』這漢子急低聲說道。『走開，不要把它藏起來……你們不讓我瞧見它……滾開……我已老早把你們消滅了……不要在我面前頓足……那兒，又來了……那山那邊，過了河……你瞧，白黨賤狗，轉過來了……你瞧

——那城中心的橋——那圓拱——兩者的距離——三公里……空氣造成的嗎？不，不，那是鋁。街燈在極細如針的電桿上的弧中……」

這漢子大抵是患着發疹瘰癧症，在神經錯亂的謔語中，似乎連自己人也錯認做敵人了。他們不能夠從他那裏尋出這道旁陳着的十個死人屬於那一隊。他之所以幸存，不過因為當交鋒的時候他適受傷墮在現在他們看見覆轉那車裏。

他們把他扛上一輛滿裝着燕麥的車裏。晚上到了柏贊楚克車站，他們替他綁好傷口趁最早的衛生車送他到莫斯科去。他的執照上所寫的名字是瓦斯黎·阿歷塞伊域治，布陳尼諾夫，藉貫斯摩爾斯克省，二十一歲。

這人幸得不死。到春天他痊愈了，夏天又再派到前線去。同着幾百個像他那樣的人，布陳尼諾夫出死入生於烏克蘭的殘破的城鎮中；也曾躲在胡桃的叢林中或櫻桃的園裏，對着白黨和綠黨開火，也會在頓河岸上在繁星滿天的夜裏，傍燎火而坐；也會在草原的泥濘中蛇行疾走，秋風在戰馬耳邊和電線間悲嘯着；也會

在土耳其斯坦的炙脚的沙漠中冒熱掙扎着；也會在溝中潛走而長驅入波蘭。

後來他記起這一切，恍如一夢：肉薄的惡戰，紅軍腰帶緊束着的空腹的歌聲，半壞的貨車越平原疾馳，村舍的屋皆在天際焚着，至於同伴們呢，有時歌唱自得，有時狂怒酣戰，有時因疲乏飢餓而默然無語。他的同伴，正如火車所過的電桿野樹，從他的記憶中逝去了，從他的眼中消失了，「歸」到土中了。在那些日子，沒有甚麼個人，只有弟兄。這不是那個小兄弟嗎？他用地毯的破塊裹着他的腳當鞋子穿，他從盆裏取粥食的時候那種神情真使你牙床顫動起來，到了晚上，看呵，他已經躺下，面向着地，冰冷的手指插入土中。

怪不得那些年的往事憶起如夢了。

布陳尼諾夫生平的陳跡，在這幾年的煙雲似的生活，甚麼都消融了。他沒有病，他沒有重創，他沒有告過假。有一回塞米翁那夫在邊境一個鎮的酒店裏碰見他，他們說到一回月夜戰爭，談論得興高彩烈，幾個鐘頭不停。後來塞米翁那

夫對人這樣子說及那回的會面：

「我是同布陳尼諾夫一間學校畢業的。他比我高一年班，他是十六歲進工程學校的，我則在十七歲。」

「在酒店裏，我們談起往事。墓地裏布陳尼諾夫躍起來，感然說道：『爲甚我們要把舊事重提呢？讓我說旁的吧。今昔相隔真有一百年了。我記得我的老祖母回到鄉下去的時候怎樣把每根火柴裂開四根，一盒化成四盒，俾得節省一點。你看現在怎麼樣耗費呢？二千五百架火車頭已成破廢，閒堆在那裏。戰爭已經完了，試問，是不是我們也要把一根火柴裂成四根呢？開倒車是不行的。把舊的一切都拋在廢物堆裏。除非我們滾開，否則我們就要在我們兄弟所住的惡劣的地方建築，建築偉異的城，宏大的工廠，和繁茂的花園……現在是爲我們自己而建築……若是爲我們自己的話，那就須認真的幹，大大的幹……』」

自從軍隊編遣過以後，布陳尼諾夫再進工程學校，直至一九二四年春天仍留

在莫斯科。據塞米翁那夫說，布陳尼諾夫這個時候拚命的用功，弄到差不多像精神錯亂那樣子。他確是極端困苦。有一天他竟然睡在頓墳場的墓上。女子他當然不肯親近。在他的骨頭粗大的圓肩上仍披着件紅軍外衣，彈子穿過的孔仍在，且滿着褐色的斑痕。當他在普加焯夫區給人救起的時候，所穿的就是這件軍衣。

到四月初，布陳尼諾夫神經大見衰弱，塞米翁那夫讓他睡在他的牀上。那時候，布接得一封家信，常常拿起來念，一若他不大懂這封信的言詞。這信刺激得他很利害。幾次他對人說他一定要回家一轉，不然，他將來便後悔不及了。顯然他是苦思太過了。

塞米翁那夫替他在朋友那裏湊得一筆款子，買了一張火車票。當他動身的兩三日之前，他們開了一個賞春會；在那個會裏，布有點醉意，極端興奮，對他的朋友說出一套很奇特的故事。

在那天晚上，洞開的窗戶之外，莫斯科的屋舍上，廣告斑駁的窄街上，古塔

和燦爛的路旁菩提樹枝上，流着微藍的黃昏的光，而那爲全蘇聯監視的月亮，如一把霜鎌，懸於黃昏的荒野上，寒米翁那夫屋子裏擠滿了他的朋友，諦聽着他們的故事。下頭一段便是當時布所說的，一些兒沒有更改。

一百年後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四日，我已經一百二十六歲了……不要笑，同志們，我不是和你們開頑笑……我不是老態龍鍾，也不是翩翩年少；只是上了年紀，我的頭髮變作舊象牙色——人們還以爲好看呢；臉龐微瘦而神光煥發；身體粗壯，行動昂然；穿一身輕便的絲毛衣服，沒有針線之痕；足下登的履很牢，是由人造的有機體造成，這種有機體即所爲「人練鞋料，」在中非洲的化學工廠發明出來的……

我整個上午在廠裏做工，完工後會見朋友，現在黃昏時候，我踱出高聳的層

樓的露台上，凭着欄干，飛望莫斯科。

五十年前，我年將就木了。政府却把我收在『青年的人名單子』裏。名列這個單內不是容易的，只當他做過一些極有功於人類的事才行。經過最新的施術，我完全蛻變了；我被擱在一個滿着淡氣的屋子內，教我身體凝結，然後放強烈的磁電流入來，把我身體的分子結構都改變了。後來又移植猴子腺於我體內，我的內分泌也煥然一新了。

誠然，我的功勞非同小可。從我站的露臺望過去，在微藍的暮色裏，露出來的城的一角，在從前却是窄街陋巷相交錯的。現在呢，從莫斯科河干的燦爛的花園下去，便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層台高聳，牆壁不是用淺藍的水門汀便是用玻璃造成，都是作為住宅之用。四周有幽徑相通的花園環繞，望之儼如繡茵。著名的藝術家造成這種風景。由四月至十月花園的繡茵迭換顏色和花樣。房子的露台，隱於屋後，窗明如鏡，滿植花樹。屋頂上沒有煙囪，沒有電線，兩旁植碧草如帶的大

道上，沒有電車桿，沒有讀報處，沒有車輛。城的整個神經系統已埋在地底了。住宅用過了的空氣用通風機引到地底的潔淨房裏澄清過。地下的電車疾馳如箭，依一定時間裝載城裏的人到很遠的工場，商店，大小學校去……在城裏只有戲院，馬戲場，冬天運動場，百貨店，俱樂部等——都是上蓋玻璃圓拱的大建築物。

這就是依照我的計劃建築的二十一世紀的莫斯科了。春天的濕氣盤繞於大道的叢樹上，彌漫於高聳入雲的住宅，牠們的輪廓逐漸蔚藍，朦朧。時見有一道光由天空落下，一飛機在屋頂上陸了。復有廣播無線電音樂，報黃昏之至——那就是太平洋孤島上所奏的管絃，以代晚鐘。

由內爭的第一響槍聲起至到現在不過相隔百年。現在是新紀元的一百零七年。化學工廠已經把荒瘠的地方化為沃土。從前是不生樹木的苔原和不能越過的沼澤，今則麥田千里，風過成浪了。北極的重金屬——鈾和鈾——的儲藏——終於藉原子破壞術之力，放出鉅量的輻射能力出來。由北極至南極間，沿着子午線

三十度，設一電磁軸。所費等於歐戰軍費的四分之一。這兩極軸的電力可以供給全世界的電站。這時候已無國界之分。運輸的飛船浮游於空中。勞動成爲輕易。從前數千年的爲麵包問題而起的循環不已的鬭爭——歷史的悲慘的一頁——今只爲初級學童的研究題材。我們從前要鞠躬盡瘁來荷負的重担今已解下了。我們已經挺着腰站起來。往日的人們怎能領略這種自由，強健和少壯的新的感覺呢？

不錯，你相信我吧，我們活着爲的是想領略偉大的幸福，而世界確已成爲適合我們住的地方。當我由露台上下望我所建築的城的時候，我這樣子想。在空中忽聞微響——像絃斷之聲。這是一個信號。全城都泛着電燈的銀光，一行一行的圓的電燈，直至莫斯科河始隱。露台也滿着燈光，光的波濤由平的屋頂湧起，與淡紫的天相接。一個俱樂部的圓屋背，閃爍燦爛如銀球，高懸於革命方場之上。一飛機悄然掠過露台，輕如夜鶴，恍惚聞有婦女聲由那裏傳來……

布陳尼諾夫沒有說完他的故事，赧然惻然微笑，望着他的朋友。在他的手中顫着一杯皮酒……

「怎樣？……同志們，我們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拚死赴前敵，不是爲這個嗎？」他用着低沉的聲音問道。我記得我作這個城的幻夢，是在我患窄扶斯症的時候……我坐在一個荒野上的電桿旁邊……天在下雨……地上陳着死屍……雨外濕的草原中閃爍着圓頂奇異的拱門，——住宅高矗雲表……即使這一息間——當我閉着眼睛，我瞧見……啊！而我們却白費光陰，飲皮酒……」

沒有呷他的酒，他返身躺在床上，合着眼睛。他的臉龐像痙攣那樣的震動。他的朋友便紛紛談論他。後來他們對他說道：

「你發熱了，瓦斯雅……長是這樣發熱你將甚麼事都做不成了……建立一個新的生活與寫一首詩不同。它是爲經濟的鉄律所支配的。欲達到目的，非三四十

年的新教育建設不爲功。若是你信仰烏托邦社會主義的話，那末，不待到你張口說話，牠們（經濟的法則）已把你壓倒了……你只有努力世界革命，同時，天天工作須如星期一那樣。能夠天天勤勞不輟做成一些事體，比建築你的城還難……」

聽了這些理性的話，布陳尼諾夫還是合着眼，含糊的答道：

「我知……我知……」

他的朋友流連很久，至天亮才走了。十六日早晨，布陳尼諾夫動身回家。他的行李簡單得很，只有一個手提皮包裝着一些草圖，和一個盛着畫具的箱子。

那迭茲達·伊文諾夫娜

刺激得布陳尼諾夫很利害的那封信。是他母親的養女娜狄玉莎·那迭茲達，伊文諾夫娜寄來的。他凭在火車裏的窗戶旁，重拿出來念。

「親愛的瓦斯雅：我們新近知道你還活着而且居然在建築學校念書了，我們很為欣慰，大部分是因為還健在。我們不得你消息三年了。我已經二十二歲，現在木材托辣斯做工。去年他們把房子送還我們了，但我們還須加以修葺。現在我們已有一條牛，好些小雞，連火雞也有了。請你寄花種給我們，俾得可以在園裏種花，勿誤。母親覺得不好。她耳朵聾了，眼睛又看不見東西。打理她真是困難。她常常生氣，甚麼都不喜歡。新近着了涼，現在仍臥牀未起。你應該回來，否則我恐怕你永遠不能見她了。今年懺悔節，我們的經理烏吐奧夫金向我求婚，我沒有答應，因為他是不可靠的。我夢想上舞台去，但是母親在生，這便不可能。雖然烏吐奧夫金也屢次稱贊我有這種天才，我還是以為他是故意討我歡心。哦，我多麼戀慕着生呢？這裏春光正在爛漫中。你所愛的娜狄雅……」

這是一封奇特的信，正如一個野苹果，看來像是有點兒甘美，使人垂涎。

布陳尼諾夫由窗口望出去，電線時高時低，看見泛着春水的平湖。朝霧頗濃，曉

日像橘子那樣懸於水上，小川穿流湖沼間，過處隔年的草偃伏着。稍遠，樹林和乾草堆凸出水面。在洲渚中，牛羊蹣跚，一磨機的輪葉，爲風所碎，正在轉動着。

布陳尼諾夫踱到車的月台上去，眼睛閃動，至爲自得，呼吸着春水和春泥的氣息。火車現在所過的站頭，很多山鳥，牠們的巢是在一些高而仍禿的白楊樹上。牠們環繞着且飛且鳴。山鳥啼得這樣子淒切，他的心酸起來。他再瞬目微笑。似乎娜狄雅已經二十二歲是一件極可笑的事。前不多時牠還是一個小女孩——俊俏模樣兒，藍眼睛，柔絲似的棕色頭髮，編成辮子，綴以絲結。說話的時候她會很親暱地貼近你，纖臂垂下，注望你們的眼睛。

車行漸慢，走過了鐵路橋。橋下很低的新漲的濁河上，正有一隻古式的船划着，滿載牛羊，貨車和農婦。這船顯然是微京（註）海賊傳下給農民之物，用來沿河載運農民往來各村已有二千年左右了。

（註）微京 Viking 第八至第十世紀時侵略歐洲西海岸的海賊

布陳尼諾夫從窗口下眺，徽京的船，湖沼，山鳥的窠子，羊羣，泥濘的黑路都入他的眼中，在他看來世界像是美麗的喲！

他本是一個極端感覺靈敏的人，他在周遭所見的不過是他所渴望見的吧。這幾與幻覺無異。

故鄉

州裏的情形不用詳細描寫了，橫豎不過是一些未鋪砌的窄巷，破舊的門籬，旁設長櫬，以供嗑葵花子時之用，房舍補以木板，窗檻蔓生着風呂草，一若告訴我們說「人們，隨你意做吧，不過憲法上却沒有限制風呂草的條文。」……

誰都可以想像得出一個靠河的州郡是怎麼樣：一個穢濕的墟場，獸糞，乾草的碎屑，和賣貨攤，雜陳其間，磚房子上懸着合作社的招牌，一個神父登着深面的套鞋，提起他袈裟的衣緣，踱入一條橫巷去；一個警察（或如婦人們生氣的時

候給他的渾號——一個「照鸞」）（註）正站着茫然四顧；從前的貴族地主的舊果園，今已變爲市公園，鳥巢掛在白楊之上，一隊小鳥如黑雲一樣，春天的啼聲觸動了女郎們的芳心，此外，是了，——一個消防瞭望台……在沉寂中，齷齪貧陋中，却遠遠送來一聲火車的汽笛

瓦斯黎·阿歷塞伊域治步出車站，不知是甚麼神差鬼遣，忽然停着沉思了一會：『一種無聊的生活等着你了！』不過他的高興的心情還未有因此打斷。

他的母親的木房子，有四個窗戶臨街，在這幾年來，已陷入地下了，牠已略爲傾斜，灰漆也剝落了。但是在那幅起泡的玻璃窗葉之後，却放着幾盆的風呂草和仙人掌。瓦斯黎·阿歷塞伊域治自己開了門，——院子頗爲乾淨。斑點的母鷄伏在陽光中，赤腿的雄鷄茫然望着太陽。小穀倉旁邊，一個穿着軍衣的老婦人，正晾着廚房用的布巾。她默然對着布陳尼諾夫點首。他經由壞的木階走進大門裏

（註）照鸞是一種鳴聲如吹簫笛的鳥

去，步入黑而潮濕和椰菜味的門廊。從前見慣的門在目了，——破碎的麻布掛在那裏，——開了門。門開處一條通道。由那舖着小地席的小門廊通入一個矮的飯廳，中有一隻金絲雀喔喔而啼，頗有富家第宅的氣味。在那裏他瞧見娜狄雅了。她披了一件開胸的羊皮襖，裙兒短短，頭覆着一條白巾。

「先生，你有什麼貴幹？」她問道，雙眉緊感着。

他不答，只呼她的小名，他十分興奮了。她的頭巾下露出來的髮鬚顫動起來。她的眉峯開展了。張開雙手，她走近布陳尼諾夫身邊，馬上她的俊俏臉龐上却泛出一種又哀憐又驚訝之色。

「瓦斯雅，真的是你嗎？」她悄然問道。他吻她的冰冷的頰兒。他把他的手提皮包和箱子放下靠在牆邊，解下他的圍巾，鬆了他的大衣的扣子——他的手指顫動了。

「娘可好嗎？」

「娘這會正睡着。」

「你預備出門嗎？」

「上工去。我們須先給茶你喝。待我告訴馬脫利安娜。」

她的藍眼睛閃了一閃。她走開了。布陳尼諾夫聽見她在院子爲說話，一會便斜越過街心，揀那乾的地方走，轉身，對着太陽擡她的鼻子，她衣裙拂着街角，索索作響。

瓦斯黎·阿歷塞伊域治抖過氣，揀掛着鳥籠的窗畔坐下。金絲雀正啄鳥餌作聲，反覆唱着一首小歌——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了，——歌頌娜狄雅的美麗，她已經由小女孩變成婦人了，歌唱她的苦惱的雙瞳，歌唱她覆額的髮髻，以至她的衣裙剛拂着街角的糾纏聲。鳥兒的言語是曖昧難明，你喜歡怎樣尋釋牠都行的。布陳尼諾夫呆望着荒野，籬笆和房舍；他拿起烟來抽，長嘆一聲，正如一個人被罰在一個偏僻的車站等候特別快車那樣……他環顧室中——這兒掛燈之下是他幼時

學會寫字的地方。那兒有一幅黃舊的相片——是他七歲時與家人共拍的，娜狄雅還是一小女孩，他的娘帶着帽子，臉孔像是非常生氣。圍着面幘，披着斗蓬的就是那會裂一根火柴爲四的皺臉祖母。這窗戶與娜狄雅的鏡子，粉盒和雲花膏瓶子的缺坏的衣櫃相距約有五步之遙。這真奇怪。似乎在家裏地方却寬闊一點。窗下置有瓶子，滲入的雨水每沿着羊毛繩子注入瓶中。是的，這種法子是陳腐了。我們須努力一點，然後蔚藍的城才高聳於從前的陋巷之中呢。

他的母親的氣息從牆後傳來。一會那穿軍衣的婦人進來，對他鞠一鞠躬。悄然說道：『你回來嗎，歡迎得很，好模樣兒的小叔叔。』她鋪好桌布，拿着那從前見慣的，有凹痕的，沸騰得怪響的銅茶壺進來。瓦斯黎便喝茶抽煙。這個整個的僻靜的小世界却爲金絲雀的迷幻的歌聲所罩籠了。在銅茶壺的變變的水汽中，她對布陳尼諾夫唱出不可知的前途來。

脚蹠兒踏到實地了

瓦斯黎是怪年青的。其次：當他十七歲那年，他曾經爬上一輛鐵甲車裏，由特味斯卡雅街長驅到革命方場。他打過三年仗。其後就進建築學院，埋頭製圖的案子上，夜宿於頓墳場的墓旁，白晝做着「蔚藍城」的夢。却沒有一點兒實際生

活的經驗。

忽然間時間的幻異之流停止了。他的脚蹠兒已踏到實地，而且站在那裏了。院子的門呀然的開合，日常的人語隱隱可聞，獸糞的氣息一陣一陣的傳來。一個老態龍鍾的烏鴉，從寂寥的天空飛來，伏於窗外的籬笆上。「喔喔，你好，瓦斯黎·阿歷塞伊域治，你想幹些甚麼事體？」

在這裏能夠幹甚麼呢？每天十一點鐘起床，喝一杯熱牛奶茶。陪着又聾又瞎的娘坐一會，她常常想知道他是不是布爾扎維克黨，於是出外散步，直至晚飯時候，每坐在河畔。至五點鐘才回家，園門呀然開了。以門側的麻布揩乾淨他的脚，

後，在窗間候着娜狄雅回來，極力自抑，不讓她看出他一天只熱望這一刻之歡。已而她走近窗前了，在麻布上擦乾淨她的鞋，高聲喊道：『馬脫利安娜，豫備開飯。』進屋後照例的說道：『唉，我多累呢？』把皮襖掛在門廊的釘子上，以手熨平她的衣服，遞她的冷臉讓他吻。

「你覺得怎樣，——好點嗎？」

馬脫利安娜端進一鐵盤椰菜湯。娜狄雅說道：

「你食吧，不要客氣，你一定要養好身體。」

晚飯後娜狄雅便出門了，或者去看朋友或者去看電影，電影是有人請去看的，甚麼人他却不認識的。瓦斯黎·阿歷塞伊域治只得懶洋洋的坐在相架下的榻上，（相片已滿着蠅糞了），嚼他的指甲——除此外便沒有事可做，因為娜狄雅很省火油，囑他非等到天黑不可點燈。他不得不戒煙了，有兩個理由：第一為着康健的緣故（娜狄雅第一天便對他說菸草有害），第二因為他已不名一錢，家用完全

靠娜狄雅的微薄的工資支持。她會說：『我們將陷於失望了，假如你，瓦斯雅，還不去賺一些錢，寄給我和娘。』瓦斯黎·阿歷塞伊域治總不能忘記初會面那天娜狄雅對他那種詫異和失望的臉孔。

『我當然有點穢陋難看；我是病着，牙齒又不整齊，』在黃昏中他每這樣想，『可是這竟這樣重要嗎？……假使突然回來的是一個強壯的漢子，革履煥然，滿面笑容，一袋都是金錢，是不是可喜呢？……那就沒有一點失望了……呀，蠢材，絮絮幹嗎？……到了五月前我就會食到身壯體健，修好我的牙齒，那麼，那迭茲達。伊文諾夫娜，我就換了一個人了。但是——你的電影院的少年漢子恐怕永遠不能建築城市——他們的前腦太小呢。』

瓦斯黎屢欲對娜狄雅講及他的工作，講及怎樣按着新計劃重建，莫斯科，和俄國革命所引起的問題的偉大。娜狄雅之會了解他敬重他，是毫無疑問的。即使那常人所顧慮的小節——缺乏金錢——在她也不以為意吧。

娜狄雅不想避開他這種談話，但一當他興高彩烈的時候，她的臉孔露出焦灼顏色。「恕我，瓦斯雅，我完全忘記了……我一息間就回來。」她飄然的離開，走出院子……而布陳尼諾夫便再獨坐在黑暗中，竭力理他的思緒。

有一回大雨如注，天給他以機會了。娜狄雅望着窗一會，歎了一口氣，便點着燈坐下縫補她的襪子。她的眼睛這會特別的美，——碧藍，恬靜，輕輕的眉峯如一彎黑線。瓦斯黎定了睛釘着她，直至到她覺得不好意思掉轉頭來。

「你不是工程師嗎？瓦斯雅，——告訴我，」娜狄雅開口問道，一壁用口咬斷了補襪子那根線（襪子是綑在一個木匙上補綴的），「是不是真的外國每家公司都有一間浴室？昨天我在電影裏看見——一套很妙的片子。阿斯塔·尼爾遜每天都入浴。真是這樣嗎。多麻煩。」她搖頭暗笑。有一回我認識一個人，你不認識他，一個從前的俘虜，他告訴我外國的住房裏，一切床榻都蓋帳幔的。你在莫斯科蓋這樣子的房子吧。你的名氣就會大起來。雖然我還有點不大相信牠。我由電

影知道世界。當然那演電影的人想極力賣弄給我們看，不過實際上他們也和平常人一樣。」

「娜狄雅，」布陳尼諾夫由黑沉沉的床上突然問道，「明白的告訴我，知道……是很重要的，——你愛上一個人嗎？」

娜狄雅雙眉一揚。補綴的針放下了。娜狄雅歎了一口氣，針又再動了。

「這是我一定要告訴你的，瓦斯黎……甚麼是愛？爲着過活……哦，哈，哈！……你以爲一個女子嫁人，因爲她是愛上了人嗎？只有電影中如是。愛不愛有甚關係？你偶然碰見一個男子，打量一打量他：倘若他能夠有方法使你的生活安樂一點，你就嫁他……曾經有一個從明斯克來的人想要我。而我也想馬上跑到明斯克去，——畢竟，那裏是一個大都會呢。人們說那裏有百貨商店，——四層高樓臨於大道上……我幾乎答應他了。好，後來才知道他是一個浪人，簡直沒有來自明斯克那一回事。」

「不，娜狄雅，不，你說話未免太奇妙了。我深知你……你不能這樣子說話。這不過是你從別人聽來的話……實際上，人生是美麗，動人的。你一定創造，奮鬥，戀愛……」

布陳尼諾夫一路談到夜深，燈裏油還未盡。娜狄雅諦聽着，咬斷線頭，低頭微笑。少女的美像春風那樣把瓦斯黎薰醉了。他和衣倒在榻上便睡——如石沈於甜蜜的黑暗中。至到翌晨——他從窗間一望——烏鴉又蹲在那裏。籬笆依然。灰藍的天空如故。一個生鏽的水桶橫臥路中。一夜之內甚麼都沒有變動。昨夜的細談現在只餘悵惘。

風俗，人情，等等

人生的瑣屑小事，本來不值一顧者，現在却在瓦斯黎的意識中蟠據着了。所以我請讀者們注意下頭所寫的事實。從它可以了解好些事物呢。

布陳尼諾夫漸爲鎮裏人所注意。種種謠言散佈了。有人說，經理先生烏吐奧夫金一聽見布回來，連臉也變色了，而且冷嘲熱諷的說道：

「哦，這樣……是了，而今我明白一切。」

當瓦期黎的圓肩的身段，在白天出現於通墟場的馬克斯街的時候，行人都很納罕的看著這個「大學生」。連警察也很和氣地向他微笑。

有一回，百貨店的老板皮克斯正站在店門口，看見他來了，脫一脫帽子，請他進去，以反革命的口吻低聲問道：

「告訴我，莫斯科現在怎樣？新經濟政策呢？人們說，現在沒有希望了。這個年頭真是壞極了。我們正陷入深淵裏。我的神經弄到衰弱到連睡夢裏也狂呼起來。我很喜歡結識你……那迭茲達·伊文諾夫娜確是等得太久了。」

說到這一句話，皮克斯不過暗指全鎮人公開講的話。鄉下人不喜歡悶在葫蘆裏，這樣子會令他們的思想蹣跚不寧。其實，布陳尼諾夫回到這偏僻之區幹嗎

呢？事情不是很明白嗎？——他回來結婚。不過，這裏又有許多隱秘難明之處。布陳尼諾夫所到的地方不能夠任他爲所欲爲的——至少他們是這樣譏諷他。

在皮斯克的店裏他認識了沙索克——一個紅面孔穿長大衣戴絲紗天鵝絨帽的青年人，麥子批發商赤加里夫的兒子。他便絮絮的問起京都，演講會，咖啡店，和古茲納斯基橋大街的女人來，後來領瓦斯黎到『新生』皮酒店。他們坐的是三樓，俯臨市場。

沙索克一壁遞卷烟給他吃，一壁大笑，笑到棕色眼睛的眼皮都皺了，——他是一個圓胖多血的漢子，雙眉長到連在一起。

『喂，我又說起來了，那迭茲達·伊文諾夫娜確是一個規矩的女子。只有一層，她的眼睛未免太高了。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不要自視太高。是的，瓦斯黎·阿歷塞伊域治。新的鳥兒有新的歌聲，人們不是這樣說嗎？當然，以她這樣的臉龐——若在莫斯科，舞台上，大托辣斯中當速記員，——大可以有出息的。

不過，在這裏……

『是的，從那一方面看來，這裏都是沒有用的。最好就是嫁人——丈夫每月有八個金錢，她自己有三個半……沒有色彩……否則她可以加入青年團。那末……』

說到這裏，他的雙瞳却從的濃厚的眼睫底偷望著布陳尼諾夫。

『那我是明白的。兩處都不是。呀，我又說起來了，我正豫備到倫敦去替爸爸辦理一些事務。我也曾當說笑那樣問過那迭茲達·伊文諾夫娜伴著我，一塊兒去，充充女書記。她却怕人們說閒話。像我們那樣的人還怕人家說閒話呢！那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笑話。』

瓦斯黎·阿歷塞伊域治茫然望著他的同伴——他說的甚麼話呢？真的，這種話值得馬上挨打。但是，沙索克，沒有沈吟思索一下，便又談到另一個題目，傾箱倒篋的談下去。

「但是，我要告訴你一件事，你是聰明人，你要提防烏吐奧夫金。這個壞蛋甚麼事都可以做出來的。那迭茲達·伊文諾夫娜拒絕了他後，他跑到經濟分會和政治警察處去。是的這當然愚蠢可笑。他不能博得她的愛，他便隨處說這女子壞話。幸而他們都不矚睨他。你知道你回來時候他怎樣說你嗎？」布陳尼諾夫，」他說，「是因爲出了事體給政府送回來的，可是他能留在這裏寄食多久，却是一個問題。」……這個烏吐奧夫金真是一張以造謠爲事的報紙，簡直不是人……喂，我順便問你一句，笑話暫且不提了，——你想在這兒久住嗎？」

「我不知道。我必須理好我的身體。我須要休養。」

「一種花柳病，一定是了，我猜。」

「神經衰弱症，」布陳尼諾夫怒答道，他的手指輕擊著錫的煙灰盤。

「嘻，嘻，原來是這樣，」沙索克一邊說，一邊猛步踱到廁所去。

布陳尼諾夫想抽身走了，但是喝了皮酒有點暈眩，只得仍然坐下，低首蹣

然。皮酒館的門這一會頻頻的開了。這一天剛是墟日。農民進來了，其中有那剛做完小買賣的買客，掌櫃和城裏人。一室人談的都是生意經，鄙野正如覆在墟場上，麻布帳蓬上，解了馬的貨車上，和禿樹頂的鴉巢上的灰色的天空那樣。強烈的菸草的煙一層一層的瀰漫於「新生」的長屋子裏。地板滿印著鞋底從市場沾來的獸糞。瓦斯黎·阿歷塞伊域治這會覺得是坐在深沉的井底中，只有那化學工業促進會和航空促進會的眩目的標語和飲茶抽煙的客人們的頭上的揭示牌上面的紅煙突中的工人紅色半面影像，使他想起街上生活緊張如風馳電掣的迢迢的莫斯科來。

沙索克由廁所回來，向著賣酒處點首，并說道：

「某人的腿在這裏打折，人民法庭多了二十件案子，都是爲着那頭那個小媳婦呢。她真是一朵社會的鮮花兒。」

在賣酒處後頭，懶洋洋的站着一個乳峯飽滿的小「媳婦」，穿的是柳條洋紗

衣服，圓面孔，塗了一些脂粉，小鼻子，燙得很實的頭髮上壓着一些小梳。

一個穿着黑褲子文官上衣的男子，手臂橫在酒櫃上，正和她談話。他的長鼻子正伸入一個盛着燻肝的碟子上，嗅一嗅青魚的盤子。

「我以為我就食牠吧，」那漢子斜睨着那酒櫃後的小「媳婦」說。「給我一點肝，和給我半條青魚。那一半呢？隨你給——近頭那一半，近尾那一半都好。」

他靠着桌子坐下，兩腿交着，用一隻牙齒把煙卷咬下，對着煙縷半合其一目。

那小「媳婦」草率的把盛肝和青魚的碟子擱在他面前，漠然的走開。但是他却逗她：

「在我桌子坐一會吧，賴莎·巴夫羅夫娜。你不討厭我吧。或者剛是相反。」她不答，只櫻一櫻她的下脣，以木梳搔髮作態。

『昨天在電影院裏看‘Be Still, Grief, Be Still’足足坐了三場，你還不肯賞臉來。我很難受。』

這個要命的小『媳婦』縮一縮她的肩膀，走入酒櫃後去。那男子攬着他的長而波狀的鼻子向她，由牙隙拔出一根青魚骨，帶笑帶諷的說道：

『是了，告訴我罷，我這回真個窘倒你了。』

『你窘倒我？休要胡鬧了！』

沙索克對布陳尼諾夫說道：

那就是烏吐奧夫金。他是一個色鬼，我們鎮中的最好狐步跳舞家。他以為你會把他的舉動告訴人。而那迭茲達·伊文諾夫娜和這個賴莎又是生死冤家；去年他們共爭一個航空家呢。』

已而有兩個陌生人，穿着濺了污泥的短衣走到沙索克的身邊，他們三個便坐到鄰桌坐下，談起麥子來。布陳尼諾夫乘機離開酒店了。

墟場的風吹動了麻布棚的掛着炸麵卷和醃魚的繩子，揚起伏在乾草車上的小狗的耳朵。一個農夫正由口袋裏掏出一個鬆毛狗來，他嗚嗚悲鳴。醃豕肉，柏油和獸糞的濃味一陣一陣的送至。在沒有水的行人路上，近着一堆的洗澡用的箐子那裏，坐着一個肥碩無倫的婦人，穿着一件緊窄的棉襖衣，光着背向着廣場，正在那裏捉襯衣的虱子。剛巧一個頭髮斑白穿着扣骨鈕的舊軍衣的男子走過，住了腳，注望着婦人的光着的背脊，癩癩的問道：

「一個箐子賣多少錢。」

「二萬萬，」婦人怒答道。

前頭來了一個老猶太人，搖着頭，默什從一個鄉下人的腋下把一個小鵝的膝子曳出來，眼睛露着兇光。那小鵝可憐得很，嘴也破了。猶太人皺着眉頭細看了他的蹠和翼一會，吹吹牠的嘴，還了一個價錢。那鄉下人却要多一點。

「這是鵝。好好的飼牠，牠就肥大了。」

他也握着那小鵝的脖子，教牠向着他自己。

「他連吃東西也不能了，牠的鼻已經破了。我要這樣子的鵝幹嗎？」猶太人答道，一壁把小鵝又曳到自己身邊。

「你的鼻子才是破了，」鄉下人引聲高喊道：「你看牠怎樣吃，」於是他拿麵包塞入小鵝的嘴裏；小鵝氣噎了。

在一個載着瓦盆的車側，兩個婦人大聲吵起嘴來。臉孔像石頭那樣的警察緩緩的走近她們，那兩婦人漸漸住口了，呆望着警察的紅帽，像兩隻小鼠那樣。

「吵甚麼，公民們？到警區去吧。」

一個架着眼鏡貌似尊嚴的老人——一個售賣用堅韌紙造成的綠面獅和彩笛的小販，正在那裏聚精會神看一本書，總沒理會到面前的嘈鬧紛擾。在他的攤前站着一個醉漢，肩膀上搭着一雙氈靴——顯然是帶出來賣的，——屢作恫喝聲說道：

「奢侈品是不許發賣的。我們要把這個告訴當局。」

瓦斯黎·阿歷塞伊域循着行人路繞行墟場一周，經過一個公園，那裏山鳥在巢上由朝到晚不斷的悲啼，那裏有一羣的小孩在綠草場上打球。後來他便走到臨河的崖上去。

他坐在一張板檯上，望着那滾滾的河流，望着遠處的樹林的淡淡的輪廓。鳥兒由那裏飛上漸暮的天空裏。廣闊的山谷上羣湖，像是一半兒浸着的村落都漸被薄霧籠罩了。

瓦斯黎把雙手插在兩膝間，緊合雙脣，暗想道：

「數千百年的悲鬱，貧窮，黯淡。皮酒館和小「媳婦」，烏吐奧夫金，沙索克……污穢的閒話……他們都各得其所了，他們都十二分的配了……烏吐奧夫金和狐步舞……他們都要活着，活着……爲甚麼呢？……真個將來這兒不能有新的，偉大的，優美的民族產生嗎？……」

「在這當兒。一個男子走到瓦斯黎的身邊坐下。他除了他的眼鏡，揩一揩牠，擰一擰他的鼻子。

「你和我是認識的，布陳尼諾夫同志，」他很和氣的說道。

霍吐安赤夫同志的證言

當偵查的時候，霍吐安赤夫同志說出他和布陳尼諾夫那天傍晚在崖上會晤的情形。（霍恰因公路過此鎮。）他的證言如下。

檢察官：你甚麼時候認識布陳尼諾夫的？

霍吐安赤夫：一九二一那年。我是師的政治指導員。

檢：你覺得他有甚麼怪脾氣麼，常時暴怒的嗎——總言之，他有沒有反當的行爲呢？

霍：沒有。他的行爲始終是不錯的。有一個時期，他在團部俱樂部服務。同

志們始終都說他好。

檢：當你們在崖上會見的時候，你覺得他有異狀嗎？

霍：我覺得他有點鬱抑，興奮。我們會爭論了一會。

檢：他心境的不寧是不是只因爲私人的事，抑或他的興奮的原因是不限於私人的，如對社會不滿之類？

霍：我以爲兩樣都有。他因爲他的身體不好，和最近無繼續求學和工作的可能，而鬱鬱不樂。此外還有一些社會的原因。我很驚奇，當我聽他說怎樣對於他現在所處的環境極端不滿的時候。他的談話的開頭約略如下：

「你還記得，霍同志，俱樂部的工作，談話，演劇和音樂會嗎？他們多麼豪爽，他們都多麼熱烈！那真是快活的辰光，永不會忘記的吧。」

我們於是追想起我們的同志，和戰場的生活來。我們談到興高彩烈。他掉轉頭，我覺得他似乎用袖子揩他的眼睛。「我會由馬上跌落馬路的泥中，我所屬的

團已走遠了，我就坐在泥中。我恍惚記得如此，」他很酸楚的說道。「在今天一天，我飽飲腥羶已夠我一年受用了。鎮裏人。灰色的生活。他們一天幹的事不過是在門後嗑瓜仁。是的，是的，霍同志，我們戰馬的蹄不再響了。愉快的年頭已經逝去。愉快的還是在土中朽腐的人們吧。」

我記得我那時會笑他。「或者，」我說，「布同志，你開始作起詩來了。你的聲口傷心得很呢。」

他於是更起勁的說下去。

「怎得一場炸爆，——一切都毀滅了……怎得火燄似的巨帚把一切污濁都蕩清？從前我反對資本家和地主，現在我是反對烏吐奧夫金……我要告訴你，」他說，「烏吐奧夫金怎樣子吃燻肝。」於是他就做出他那相識的人的舉動。

我這會覺得他真個嚴重起來了。「你的心情，」我說，「布同志，不過是我們從前的老調。不見得是新。這樣子思維是無謂的。當你鞍上馳驅，快槍在手，

山邊開火的時候——革命的時光是在奮興，情熱，狂烈中過了。疾馳，殺，破喉呼喊，盡情的浪漫。石榴色的馬豎起來，負着你跑去。可是現在你要駕戰馬以犁田了，——那就難，但又無從避免，——只是日常的勞作。然而這纔是革命的肉，革命的本體。爆炸不過是頭吧。革命是事物的周而復始。由冬宮之奪取起至到三十六個戈貝一碼洋紗止。你試一想像一個戰痕斑駁得過四道紅旗勳章的老兵逼着要在你的烏吐奧夫金吃燻肝的墟場賣炸麵卷，是多麼可怕可哀的景象。究竟賣炸麵卷時所需的剛毅之氣還比白刃衝鋒時多過。就使鎮裏人，你也不會以大掃帚蕩平之罷——無論是火燄做的鐵做的也好。他們過他們的日子。你必須以洋紗，書報，戲院，俱樂部，耕田機去幫助他們。你必須把後幾代人重新教育過。要捱過好些年，然後光明才會射到你的烏吐奧夫金的頭上。以你們詩人看來，——就使你作如是想，我也贊同，——我們的時代是可哀的……

我想用他的語氣來對他說。他默然，歎息，我以爲我已經說服他了。無論如

何，臨別的時候，他曾說：

『謝謝你。倘若我康健還好，男子氣概和力量不減當年，我願努力在和平的前線上奮鬥。你說得對的，現在確是悲哀：我既不能置身於日常生活之中，又不能自外於世，老是獨善其身。』

河畔

泥濘的雨季已經過了。晴朗的五月天來臨了。天外浮着間着藍色的雪峯。在窄巷裏，揚着塵土，籬笆發出一種臭氣。但是河畔却一片碧綠，風景絕佳。

在這幾個星期內，瓦斯黎·阿歷塞伊域治長肉長力氣了，他的肩膀也直了。他覺得心裏平服許多，不像從前那樣碰着一點小事便神經大震。似乎不久他的康健就可以回復。

現在只有沒錢是最難受。雖然娜狄雅不露出一點討厭他的樣子，不過家裏多了一個坐食的人口是覺得的。每天要給他椰菜湯，麵包，牛奶，糖吃。即使馬脫

利安娜有一回在籬邊和隣人打話，也呼他做「寄生蟲」呢。

這一個春季，娜狄雅本來可以買幾尺洋紗做自己的背心的，但是她不買。這背心却為瓦斯黎·阿歷塞伊域治所吃光了。在鎮裏找工作是不可能的，一切的機關都滿了人，而且還有裁人的風聲。這時他適宜做的只是不虛費光陰準備秋季必須的工作。帶着一點憂慮，瓦斯黎開始工作了。娜狄雅竟稱讚起他來。

「我已經告訴機關裏的人說你已開始畫圖，——他們笑你呢，他們通都是這樣子。」

瓦斯黎一天亮就起來。馬脫利安娜替他提桶吸水在院子裏洗澡，「你不如喝一點熱牛奶。我不會告訴別人。」

每天他據案畫圖，有時蒼蠅觸着他的光着的腿，他用別一隻腳搔它。有時牆後的娜狄雅醒了，他便側耳傾聽。頭掉轉來，張開口緊握着筆管，望着牆壁。已而忽自覺起來：「吓，多傻，多不對。」然當娜狄雅出到餐室，洗過臉，打扮

過，頭髮鬆好，他的血又再顫動，湧入靜脈裏，如墟場上所賣的一瓶一瓶的玫瑰汁那樣。

他有時拿他的火車站的圖給她看。娜狄雅便點點頭。

「好；我喜歡牠，瓦斯雅。不過牠不怎樣實用。我喜歡有籬笆的小房子。蜜蜂，蜂雀在草地上。木犀草，甜豆花。這才是我的夢想中的事物……」

瓦斯黎不和她爭論，只有微笑。他決定終要教她「見識，見識。」一定讓她看看蔚藍的城。說給她聽是不中用的，教她看見才是須要。那她就會明白。那她們養這「寄生蟲」一個月也不是徒然了。

瓦斯黎從她的母親的箱子裏拿出一塊帆布；先塗上素地，然後小心從容的趁娜狄雅返工的時候畫起來。他合了眼睛，在想像中幻出一幅畫圖內有層樓疊閣，繡茵似的大街，玻璃的圓頂，和畫橋——像彩虹那樣跨於快樂的人類的城上。

當他的頭覺得太熱，不能做工，手也顫動，他就把帆布擱在榻底，拿了帽

子，走向河畔，飛揚的塵土，朽壞的籬笆，站在店子門首的和氣鞠躬的皮克斯，他都置之不顧。在河的那岸，他先在低地的濕草上漫步一會，便在一個草坵上躺下，以手摟着頭。

天空的藍光瀉入他的眼裏，太陽烘熱他的面龐，一隻蜜蜂兒正繞着一朵花上下飛舞。輕風襲襲，楊柳瑟瑟作響，綠草，蜜蜂，和濕土的烈味挾以俱來。他合上了眼睛，輕軟的震動舒服地襲到身上，他入夢了……

* * * * *

像夜鳥一樣一飛機飄然掠下，那裏有婦人的聲音喊道：「我候着。來吧。」……『我候着』這三個字在空中響着……終於實現了……於是他踏上那住宅的寬廣而光亮的樓梯，又上又下，經過明鏡似的窗前。窗後，——夜色爲投射電燈的藍青的光芒所隔。圓的屋頂燦爛如銀，光自內射……燈光無數……再下樓。他跑着——他喘息了。一個廣大無倫的屋子，中有水塘。千百的青年男女，在那裏游泳，

潛水……牙齒瑩然，明眸，粉紅的胳膊……他凭着雲母石的池邊，他找尋，他深望下去，——她，叫他的那個「她」現在何處？……那個可愛，可親的臉龐……他便覺得——藍的眼睛，是在這兒，在後頭，在那一邊……

*

*

*

*

*

瓦斯黎便起來，站在土邱上，茫然望着草場，望着春水，望着舞風的白楊，和望着對岸的灰色的小鎮。醒來這一息間，他的臉兒一定焚着夢幻之火了。

小事體

在黃昏中，瓦斯黎走過了馬拉特巷。籬笆一響，有人厲聲喊着他道：

「我們就把你安排好了！」

跟着就聽見步履聲走到荒地去。

當他回到家裏，娜狄雅坐在桌子旁，擰鼻涕落一條摺好的手巾裏，擦她的眼

眶。見了瓦斯黎進來憤然掉轉身。他坐在榻上。她開始說話了。

「你明白沒有，你連累我了？……鎮裏人怎樣說我，天曉得吧。今天賴莎那個臭婆娘帶着一副討厭的臉孔向我說道——「你已經發胖了，小姑娘。」烏吐奧夫金更肆無忌憚，他差不多不把我放在眼內。我願意我死了……這都是拜你之賜！」

她的雙唇脹起來，她的頭髮垂到她的眼睛。瓦斯黎震駭之下，悄然答道：

「娜狄雅，我不明白。」

她反身，用發紅的眼睛釘着他，他馬上低頭了。

「我早知道你會說「我不明白。」甚麼你不明白？你像瘋子一樣走遍全鎮。在墟場上人人都知道——新郎來了。剛才他們才哄笑過……甚麼新郎！……」

「娜狄雅，我以爲這是自然而至，聽其自然吧……」

「甚麼？……和你結婚？……你真學好一點，也不會損你吧……」

娜狄雅推開那盤沒有食過的東西，進牠的寢室躺下。這時瓦斯黎心亂得很，如在五里霧中，只得坐在門口的台階上。他的頭如爲鉛箍所緊扼着，他走上台階幾步，還不能決定應當不應當突入娜狄雅屋子裏，叫醒她，告訴這惺忪的女郎：『娜狄雅，我愛你。娜狄雅，我爲你含辛茹苦。娜狄雅，可憐我，我要你呢……我這回休息了。』在黑暗中狗兒沙力克走近他身旁，嗅他的膝蓋，忽然間用雙爪抓地，滾作一球，牠的老牙齒正咬牠臀部的虱子，噼啪作聲。

在低低的屋背外，噪林鳥的巢外，仍漾着死黃色的斜陽。天空深邈得很。樹葉在籬後鄰圃颯颯作響。不消說，瓦斯黎不曾決定了甚麼，他也不明白那晚是怎麼一回事。

明晨，他等候她再繼續昨天的談話。可是，那一天照常的過去——熱，滿着蒼蠅。風揚起街上的塵土。娜狄雅匆匆的就食，吃了一點東西，眼睛擡也不擡，便離開了。

容忍，等候着她，他實在受不起。第一遭瓦斯黎爲疑心所刺傷了——正如一根針戳入了他腦子裏那樣——娜狄雅每晚去的是甚麼地方呢？

他忙跑進院子裏，頭低垂着，幾乎給馬脫利安娜撞倒了，她正在那裏砍柴。

「娜狄雅到甚麼地方去了？」

「親愛的，我不知道。也許到馬斯羅家裏去。她常到那裏。」

「他們是甚麼人？」

「馬斯羅們？商店老板。從前他們曾闊過，就是現在，他們還有一點身家。跑去吧，沒多遠路。」

從前沿河三里地都是馬斯羅夫的果園。現在呢，那裏只賸有一個工人宿舍，圍以新籬笆，有些地方還以倒鉤的鐵線圍着，沿着這鐵網叢生着刺槐樹。就在這些刺槐旁邊，瓦斯黎住了腳。他以乎緊握着他的腰帶，望入飛揚的塵土中。

他兩下就跳到這裏來，第一次跳入院子撞見馬脫利安娜，後來又跳到這些槐

樹林來，兩地之間像沒有一點阻隔。「我要進去，假使她在那兒，我就對她說……」剛想到這裏，他聽見槐樹後有吃吃的笑聲。他彎了身子，從槐樹幹間的縫隙他瞧見娜狄雅和一個肥短，紅頰的女子。她們躺在草地中的毯子和洋紗的枕頭上。在她們的前邊，站着一個中年的矮婦人，手裏拿着一件衣裳——看來像是個縫紉婦。她的大口唇向外掀，和氣地呆呆地笑。那紅靨的女子蜷身軟枕中，說道：

「啊，笑死我了！然則，爲甚麼，耶夫多基亞·伊文諾夫娜，你不嫁呢？」

「波菲力·塞米安尼治也曾求過我不知多少次了；他一壁哭，一壁哀求道：

耶夫多基亞·伊文諾夫娜，變更你的決心吧。但是，我說，我既受不了隔肢窩，教我怎樣嫁人呢？」

「啊，我光受不了……那末，他怎樣呢？」

「那末，他有甚麼辦法呢？我不爲所動。好，他竟由悲苦而開始向拿斯塔西

亞·楚爾金娜求愛了。拿斯塔西亞自然歡喜，哦，歡喜得很，——她預備嫁妝，嫁衣也做好了。於是——結婚。但到結婚的前夕塞未安尼治帶醉的走到他新娘面前，弄髒了她的嫁衣。「我」他說，「不能忘掉了我的初戀。」」

那縫紉婦哄了她們一會就走了。女郎們便躺在軟枕上，笑到熱到他們腰肢都酥軟了。一陣熱的晚風挾着一團塵土吹到果園上。紅鬢的佐雅·馬斯羅瓦坐起來，掠她的頭髮，她的胳膊裸赤到背，說道：

「爲甚他不來呢，那個不幸的傻子？」

他又躺下，摟着娜狄雅的腰。「小乖乖，不要理會牠。不管牠，讓他們饒舌，倘若他們不覺得太累的話。活下去，我的小乖乖，隨你的少年心性活下去。耐心兒度日——而你又不是不能度日的。」

她笑聲又縱，且戲嚙娜狄雅的脖子。

「你將漸老，那時就太晚了，我的杜鵑鳥。」

沉寂了一會之後，娜狄雅一壁手裏轉着一根草，一壁答道：

「你有錢你就沒有問題。我却要養那老婆子和那個懦夫。我寫信給他，我希望他會幫助我，減輕我的負擔……怎知竟成可怕的失望呢，佐雅！而且，試想想看，他竟愛上我了。」

佐雅鬆開她的手。娜狄雅低聲續說道：

「我已經決定了，若要嫁人的話，一定要正式結婚，然後他才可以改善我的生活。日後我也許到莫斯科去，進戲劇學校。」

「那怪不得」佐雅很懇摯的答道，「你的心緒這樣子不寧了。馬上找一個有錢的漢子，就結婚吧。我已經對你說不止一百回沙斯卡（即沙索克）不能夠結婚，因為他的父親不許他。那末，你不是要像巷裏的烏鴉那樣一生呆坐着等他嗎？……」

佐雅突然反身，推推娜狄雅。沙索克穿着繡花的襯衣，柳條褲子，曳着黃色

的拖鞋，行近她們來。臂下挾着一個六絃琴。他脫下他的箱形的帽子——作莫斯科青年團狀——倒身坐在女郎們身旁的草地上，和她們握手。

「做夢麼，朋友們？」

「橫豎夢見誰也不會夢見你，」佐雅很起勁的答道，閉着眼睛大笑。

娜狄雅牽裙子蓋好了她的雙腿；她的下齶微向前伸。沙索克抬頭望一望天空，一團塵土剛吹過來。

「有點熱吧，朋友們。這樣子的溫度令到一個青年漢子怎樣呢——只有變成癡狂吧……」

「令到怎樣，舉個例？」佐雅問。

沙索克對着娜狄雅點頭，瞬目，撥他手裏六絃琴的琴絃，微帶着啞聲低唱起來：

「我愛那揉碎的緞花的芳菲

他使我心魂如醉……」

沙索克按着“Allah Verdy”的調子唱，間中說出一些笑話，俏皮話，一雙眼睛瞟着娜狄雅。當她們聽厭了音樂，三個人就收拾起毯子和軟枕，喝茶去。

瓦斯黎·阿歷塞伊域治坐在槐樹旁，一口氣把他們的毒性的談話吞下了。帶着苦笑，他又踱到河邊，坐在土崖之上。

「甚麼事？不算甚麼。正如他初回來那幾天他所見所聞的刺人的人間瑣事吧。今日的也不是那一回事沒有甚麼新奇。可是，不；那伸向前的牙齒，歪斜的頭，和裸赤的肩膊（一若是不經意的由洋紗衣服底露出來）。那便是新奇……而「儒夫」兩字也是新奇……」

霍吐安赤夫也曾說過：「賣炸麵卷所需的剛毅之氣比白刃衝鋒的時候還多過……」剛毅之氣誠然是需要的，要鎮靜，意志堅強。若是神經過敏的話——只有死吧。多傻——兩個少女，一個挾琴的癡漢說了一大套傻話，然已足以使到他的

心魂暗鬱，頭如着鉛箍了。優美的建築師！傻，傻！由明天起——每天工作二十小時，兩禮拜後——莫斯科去……

不過，假使有一個偶然走過的人，望一望瓦斯黎·阿歷塞伊域治，他會看見一個圓肩的青年男子，穿着一件素色的襯衣，髮長不整……那深凹的雙頰，尖的鼻子，不快的面龐，會告訴你這個心裏滿着矛盾的青年，若再碰着一個難題，怕會跳崖而死了……

幸而還不至此。當落日已沒入灰暗的田野之外，山谷內野火四起，瓦斯黎便回家去。在馬拉特巷中，一石頭鳴一聲掠過他的鼻子，跟着又聞脚步聲像竊賊那樣疾走向荒野去。

酷熱的天時

「事事未必盡如人所料呢，」娜狄雅會這樣說。她是很有主意，很識分寸。

然而一天比一天熱了，在晚上，連被單子也如焚一樣。無論如何，娜狄雅不得不每天晚上到馬斯羅夫的果園去，躺在蘋果樹下的軟枕上。主意自主意，但是那酷熱的傍晚，穆穆的草地上的蚱蜢的撲動，開花的槐樹和蜜蜂，披了緞做的日本袍子時候的逍遙自在（袍子是佐雅送的），和那涎臉的沙斯卡——一切似乎自然使她不得不如此。

佐雅偷把她自己『與年青已婚的醫生的不自然的戀愛史』低聲告訴娜狄雅。娜狄雅有時自思道：『七月天的漩渦已把我吸入了。』然而這還不覺得有甚可怕。

鎮裏人已經很久不記得六月底有這樣熱。樹葉快要枯萎了。霧佈在河外的田野上。聞說麥子也燒焦了。牆壁因為太乾燥而晚上爆裂。在機關做工的雇員要飲涼水，他們都頹然無生氣如燉肉那樣。

布陳尼諾夫正趕做學校裏的功課。由天亮到天黑，他坐在蠅聲嗡嗡的熱氣蒸

騰的室中圖繪，上色，研究。他所賴以支持者只是他那驚人的緊張的精神。至於畫上「蔚藍城」的計劃那隔帆布，他釘在牆上，休息的時候才畫他。每隔一天，他覺得那城便更完備美麗一點。

他已決定下一星期上莫斯科去。他的母親已尋到三個值十盧布的金錢給他做路費。「收起牠來吧，瓦斯雅，我本來蓄積來我身後之用的；不過他們總會葬我吧……只不要給娜狄雅知道。」他自應會離開此地了，骨瘦如柴，狂熱，醉心於幻想和工作。然而意料不到的震動掩至了。他的驀然而來的緊張，在別的方向爆發了。人生大抵是不容人逃避它的——一切的幻想家，夢中人，熱心家，都無所逃避。它要緊扼着他們，很粗鄙的撲他們的肋骨：「你們做夢做夠了，張開你們的眼睛，你們飛得太高了……」

若叫這種事實爲人生的智慧，未免可怕了。不如名爲人生的法則。或生理學。人生，如潑野的婦人，不喜歡人從上頭看她的。智慧在乎制馭她，處之於其

所應處之地，——總之，這就是霍同志那一天黃昏在崖上所闡釋的了。

所謂意外的事就是這樣。上午八點半鐘的時候，娜狄雅在返工前，頭覆白巾手裏拿着皮包照常的走入餐室一望。布陳尼諾夫正在那裏據案作畫，她的眼睛漠然的掠過那一幅佔了半幅牆的「蔚藍城」。她便悄然的走出餐室。園門訝然的開了，馬上便聽見低沉萎靡的喊聲由娜狄雅口裏發出來。她由走廊跑入來，猛推開門，沒頭沒腦的投身於堆着草圖的桌子上。

「無賴，無賴！」她狂叫道，一壁頓腳，一壁高聲哭。在院子裏，馬脫利安娜高聲叫道：「喔，惡徒，喔，強盜！」

「離開我們，你聽見沒有，馬上離開我們！」娜狄雅嗚咽的反覆的喊道。事因他們的大門有三處給人塗上黑油，而離地三尺處又用黑油寫上一些污穢的話。馬脫利安已經把兩扇門除下拿到院子來，正用鹼水洗脫那黑油。娜狄雅那天沒有返工。返身入寢室，把門關上。瓦斯黎的手震動了，筆脫手墮地。他試

叩娜狄雅的門。

「走開。我的恥辱要你一個人負責，」娜狄雅更生氣的罵道。「滾回你的莫斯科去，你懦夫，你寄生蟲……」

他的手更加發抖。在他的胸中他覺得他的血脈的不均勻的悸動。瓦斯黎站在室裏一會——蒼蠅爬上他的臉龐。已而不知怎樣他覺得他自己已在墟場中。（這是他意識昏迷的第二次）。在他頭上白日如焚似的照在熱霧中。一捲的灰土從墟場揚起，在乾的獸糞上頭打圈。瓦斯黎凝視着「新生」酒店的窗子。有些客人已在那裏喝皮酒了，這會、一個長的曲鼻子在牆後窗中露出來。布陳尼諾夫正被人留心看着呢。

他緊合他的牙齒，跑上樓梯入到皮酒室裏。但是那曲鼻子已不見了。那妖媚，塗粉的賴莎由酒櫃後望着他，像是十二分納罕，她的小口，如一線橫在面上，有暗意的笑一笑。布陳尼諾夫抱着酒櫃，問道（在偵查時賴莎供道：「他對

着我咆哮，眼睛骨碌碌的轉着」)

「烏吐奧夫金到過這裏嗎？」

賴莎答說，她怎麼知道，客人這樣多。

「你撒謊！那是他，我知道……」

「朋友，不要這樣子咆哮。」

但是布陳尼諾夫已轉回熱氣騰騰的白日下的墟場中。他環顧四周。只有幾隻欲睡的母雞在熱的塵土中茫然走着。賴莎看見他提拳至額，緊壓其首，望着河那方向走。

至到晚上，他在草場裏發見，坐在山坵上。他整夜都在那兒。

娜造茲達·伊文諾夫娜供詞、

檢察官：爲甚布陳尼諾夫相信大門的黑油是給烏吐奧夫金塗上的，和相偕

馬拉特巷中的石頭也是他投的？

娜狄雅：我不知道。

檢：你相信是烏奧吐夫金幹的嗎？

娜：除了他還有誰？當然是他。

檢：他幹嗎要這樣做呢？也許烏吐奧夫金是妒忌你。

娜：也有一部分。是的，他是妒忌的。

檢：爲甚他偏要妒忌你和布陳尼諾夫？

娜：他們笑他。阿歷山大·伊凡諾域治（即沙索克赤加里夫）對我說他曾碰見烏吐奧夫金，嘲笑他，笑他給人愚弄……我那時候很氣，後來赤加里夫安慰我並說這不過是說笑話……

檢：當赤加里夫嘲笑烏吐奧夫金時，當然是暗指布陳尼諾夫而不是自己，是不是？

娜：是的。

檢：這是不是說烏吐奧夫金已相信你和布陳尼諾夫同居了？

娜：我沒有和甚麼人同居。

*

*

•

*

•

檢：你從前的供詞却有點不同。

娜：我甚麼都不知道……我忘記了……一切都混起來，攪不清……

檢：布陳尼諾夫有沒有帶火柴在身邊的習慣？

娜：沒有，他不抽烟。

檢：你能夠告訴我七月三日火柴怎樣會忽然到了布陳尼諾夫手裏？

娜：當他跑的時候，他由食器架攫取的。

檢：你看見了，你記得他怎樣攫取火柴嗎？這是證據中很重要之點。

娜：是，是，我記得……我們的門給人塗上黑油的後一天，我覺得很不舒

服，我便到馬斯羅夫家去。在路上我碰見他……他的眼睛氣到發白了。他臉貌很可怕。他走近我身旁問道：「你上那兒去？」「不關你事，我上朋友那兒去」我答。他就說：「我要報此仇。我要一把火燬了全鎮。」他就擡着拳頭。所以當他攫取火柴的時候，我便記起他的恐嚇的話來。

檢：後來他又上那兒去呢？

娜：家去。馬脫利安娜給他椰菜湯吃。她說他呷了兩匙羹，食後，不是沈吟深思，便是伏在案上睡。後來他又進我屋子裏，注視我的照片，而且竟躺在我的床上，但是馬上就起來走出去。

檢：這是兇案前一夕的事麼？

娜：是的。

檢：那末，當他跑進來，滿手是血，你是看見他的了？是不是就在那時候他攫取火柴？

娜：不，不是同時……我忘記了……

烏吐奧夫金之被殺

他的緊張的心情，工作的努力，上莫斯科去的一切準備，——一切現在都成空了。

他的整個的軟弱的身體，整個思想，都是熱戀着娜狄雅。布陳尼諾夫一早醒來心的深處蘊着無限的歡悅。當白天工作的時候，這潛藏的歡悅便沸騰起來。他對於娜狄雅這樣子醉心，故即使他在馬斯羅夫園裏偷聽得的話，也如微塵之染，毫不能動其對娜狄雅的歡悅之心。只不過小節吧，——是的，就使她現在不愛他，將來會愛他的……娜狄雅，——還沒有過實際的生活，還是天真爛漫，——現在還不是她的時候呢。

正在癡狂夢想的當兒，忽然門上塗上污穢話的事情發現了。他初時不明白門

塗黑油的意義怎樣可怕。晚上，在草地中，在短草毯毯的土邱上，他擁膝抱頭而坐，——他閉目追念他的逝去的往事。他開始感到痛心，憤怒，動了報仇之念。

晨間，從草場回來，他在馬斯羅夫的果園附近看見娜狄雅。他覺得她是渺小，怪可憐的，——愛，——藍眼睛。他猛捉她的手，喃喃的告訴她，他要替她報仇。她不明白，駭怕起來了。

返到家裏，在椰菜湯盤之前，他想到報仇。他的思想很亂，夜間思慮得很多。他走進他母親屋子去，屋子的窗戶已下了簾，熱氣悶人，他母親却在那裏懶洋洋的打鼾。其後他像賊一樣躡進娜狄雅的屋子，一手由鏡臺上拿下了她的照片。全身發抖。他竟躺在她牀上一會，不過馬上又跳起來，走出屋外。像在軍中那樣子他把腰帶套緊了。這會他心裏很鎮靜。任務已經擺在面前——他的思想已如上了軌道：準確而清楚。

在馬拉特巷中，他攀過了籬笆，沿着荒地行，那裏垃圾滿地，莠草叢生其中。他越過一條幾乎看不出來的草徑，微咳一聲『呀哈，』，循着小路走上一個已塌的磚倉的舊址。

天已經黑了。月亮還沒有上。布陳尼諾夫環走這廢址一周，約離五十步，看見靠荒地那邊一間小木屋的兩個有燈光的窗子。燈光射落一堆垃圾，鏽鐵，和破瓦器上。布陳尼諾夫走過這垃圾堆，看見烏吐奧夫金在窗子裏，搓他的煙捲——似乎他是趕着出門的樣子。他是戴一件帽子上套文官的帶，帆布頂，沒有帽章。他的常用來吮捲煙的嘴唇，在大而曲的鼻子下暗笑，——歪着口露着牙齒自鳴得意的笑。

烏吐奧夫金敏捷地搓好了紙煙的末端，放在紙煙匣裏，把最後一根在燈上點着，整一整他的帽子，由桌子上拿了一根手杖，揮動牠，對着燈焰吹了一口氣，屋子漆黑了。

布陳尼諾夫一步由漆黑的窗戶跳開，奔到房子的一個角後。籬笆比人還

……他跑到右邊去——又是一個籬笆……在他背後烏吐奧夫金的聾然的步履聲響了。

其後，當審詢的時候，布陳尼諾夫竭力追憶那一天的詳細情形。他供至半途忽然停住了，驚駭起來，非常的興奮當檢察官問他一句簡單的話的時候：『有甚麼事實使你相信是烏吐奧夫金塗污你的門？只是你相信罷了？』

『倘若你自己也曾看見過他怎樣捲他的紙煙？微笑……當然是他了……不，你不要遮斷我的話檢察官同志……打了三年仗，而今却看見烏吐奧夫金戴着小帽這樣子站着……不，不……你想要的是甚麼事實？……當內戰期內，他始終坐在他的荒地上……現在他塗黑人家的門和捲紙煙……我不獨十二分相信是他做的，而且我還看見塗門時怎麼咯咯的笑……我沿着籬邊跑，爬上籬的那一邊，我看不見烏吐奧夫金了。我便走到「新生」酒店，走到林蔭大道，走到公園——都不見

他的踪跡……檢察官同志，我的謀殺之念是預先定下的……我從廣場石堆上拾了一塊大石頭，我拿着這武器在手就去找尋烏吐奧夫金。

*

*

*

*

*

布陳尼諾夫在鎮中各處都踏遍。他曾走近幾個戴白帽人的身邊，他的面孔這樣可怕，他們震駭到要退後，好一會喃喃的望着他，望着那汗透襯衣的圓肩的「大學生」。

夜色漸亮了。田野外，半圓的月亮從七月的霧網中升起，鎮裏房舍的暗影倒在地上。布陳尼諾夫終於找着烏吐奧夫金了。烏站在馬斯羅夫果園的附近，向後靠着他的手杖，——他的帽子覆於頸背。他的口張開，若氣息壅塞然。

「啊，多蠢，」烏吐奧夫金對着自己或對着布陳尼諾夫說（後者已經行近槐樹影裏，咬緊牙齒，手藏在背後），這個娜狄卡多麼糟……而我呢，傻瓜，呀，

哈——喇——哈——喇——喇……原來和他一塊的是沙斯卡，——究其竟，很簡

單……」

布陳尼諾夫突然撲向前，用盡全力拿石頭擊烏吐奧夫金的額頭。

火柴盒

那天，沙索克騎馬到鎮外的村落替他父親辦一些事體，所以很晚才得空到馬斯羅夫園裏去。剛才田野的餘熱仍在，他晒到褐色了，心兒輕輕的。他的口袋滿裝着在路上偷來的蠶豆和豌豆。

娜狄雅一個人在園中蘋果樹下的軟枕上，這一天熱得悶人，她又剛生過氣，所以很累了以臉枕着手睡，衣衫不整，露水沾惹。就是這樣子沙索克見着她，——一塊很甘美的糖果呵……他躡足走近她身旁，由她面上拿起她的一鬚頭髮，吻她的嘴唇。

初時，娜狄雅不明白甚麼，她剛張開眼睛和呻吟。但是現在主意那兒去呢？

她覺得這樣子困倦，連手也抬不起了。沙索克身上帶有路上的土，麥子，和新豆的氣味。他躺在她身旁開始低聲絮絮的在她耳邊甜言蜜語。娜狄雅只搖她的手，——那是她的唯一抵抗了。此外呢？無論如何，她在鎮裏的名譽已經敗壞了……而沙斯卡又低聲向她訴說漢堡的景物，時髦的衣裳……他刺刺的在她耳邊——被詛咒的耳邊——說要送她絲襪子……他的手已在娜狄雅的腰裏了。

就是在這個當兒，烏吐奧夫金在槐下笑道：

「呀，哈喇——哈——喇——喇。」

娜狄雅驚叫，跑開。沙索克趕及她，對她發誓要娶她。她像老鼠一樣的發抖。他們沒有聽見烏吐奧夫金和布陳尼諾夫的幾句談話，也不聽見毆擊，呼號和後來的掙扎聲。

娜狄雅反覆的說道：

「讓我走，讓我走，我一定要回家去。」

沙索克脅着肩頭答道：

「家去？好的。」他便放開她的流汗的手。娜狄雅抽身走了，不取循舊路走，繞道穿過草場走，那裏經過一個長而荒涼的墳場，月亮下小邱的黑影鋪着。

沙索克遠遠的跟着她。

瓦斯黎阿歷塞伊域治沒有在家。馬脫利安娜睡在地窖的門上。娜狄雅關了門，脫了衣服，坐在牀上，以小拳支頤。上弦月的奇異的光輝由窗射入。娜狄雅望着雀舌，不斷的微顫，連脊骨也顫動了，怪不得鎮裏的人笑她已弄到心煩意亂了。

一息間大門響了。有人觸着走廊的門和進來。娜狄雅喃喃的說道：

「我不許你。」

有人用手指甲輕敲她的門。

「你一定不要進來，」娜狄雅低聲說。沙索克的手指探入門罅裏，捫着雀舌，把牠拔起。娜狄雅只掀動她口唇。沙索克已進來，月光照着他的大牙齒。寂

然，他急坐在床上她身旁，娜狄雅的口覺到他的牙齒像骨那樣涼了。

沙索克知道怎樣對待女子……

忽然他的手鬆開，急縮在一邊，娜狄雅張開眼睛，駭怕到要閉氣了，——布陳尼諾夫站在門口……他的眼睛連腫人都沒有了，他的手緊握着門柱……他的手滿着黑的斑點，襯衣亦然。冷不防沙索克撲到布陳尼諾夫身上，擊他使栽倒，飛跑出院子——砰一聲開了大門。這一切事不過發生於幾秒鐘之內。娜狄雅急潛身被內，捲作一團。有人大聲呼喊，復聞足音聾然，——她伏被下，枕頭下，她的眼睛閉着，她的手掩着耳朵。

檢察官視爲很重要之點：在甚麼時候和在甚麼情形之下，那盒火柴會到了不食煙的布陳尼諾夫的口袋裏，却還不得清楚。布陳尼諾的答語是兩樣——詳細他已不記得。雖然他很記得那半圓的月，——低懸窗中——在娜狄雅屋子裏……和

牀上娜狄雅與赤加里夫的黑影。(當時他還不能馬上辨出誰在牀上。)他記得他怎樣說：我殺了烏吐奧夫金。」(娜狄雅和沙索克兩人都聽不見這句話。)他不能由門柱拔去他的手，後來手掩在面上，沙索克用頭撞他的肚子，他就翻身倒地了。甚至他還記得當時他心中忽想起「污辱者」這三個字，因此他就有第二步的舉動了。

似乎他不是馬上走出那黑的走廊。那裏有許多家具阻着路。他打壞了一些東西，拋於別處，然後才奔往廚房。那被驚醒的蒼蠅在黑暗中嗡嗡的叫。他的膝蓋碰着竈角，在黑暗中攪了一個鐵熨斗。當他覺得手裏已經沈重，他就冒出幾句下流的話，跑出街中。當他走的時候，他清楚的記得口袋中是有火柴，牠們在盒中索索的響。

檢察官：你供說至到你手裏拿着熨斗跟着赤加里夫的時候，你還沒有放火之

念嗎？

布陳尼諾夫：也許。我從前說過：『焚燬了這鎮就好了。』我確曾說過……

檢：這是不是說就使在那時候，你的思想也是常以放火爲念？

布：我因爲內心的矛盾覺得很苦——即是我自己和我所處的環境的矛盾。我
只有一個老師——戰爭。我的思想如一兵士：見一切腐敗的東西便掃清牠。但是
自從與霍吐安赤夫同志談過之後，我的心便平服了。我開始工作，努力想遏制自
己。但我不能做得到。倘若那時候有人告訴我：『不要活着，因爲那是社會，革
命，和將來所需要的。』那我就不會發抖了……但是我竟因餌而上釣了。

檢：說清楚一點。

布：一個人可以壓倒他心中的死的恐懼，虛榮，和生的熱戀……獸類的幸福
……一切你願欲的……意志比一切都強……我以我一生來證明它，檢察官同志。

可是無論我怎樣願欲，——我的心順着牠自己的願欲而跳動……我的身體的生

存，一切，以至牠的祕密的深處，都不由我自主……當我的心和血管被撕開的時候，一切都不由自主，一切都糟了……你問我吞的是甚麼……愛……不由我自主的就是它。我生命的血液如焚。我不知道甚麼腺，甚麼毒素，塗毒了我的腦子……或者，無論如何……我不知道，我不是生理學家……他正由我那兒扯了一個女人去，扯碎了我的肉和血，——女人是我愛的，所以連我怎樣熱戀這個女人，我都不清楚。反抗來了，我身心不由自主。我以石頭擊死了烏吐奧夫金，心裏好過一點了。我不知道詩人所描寫的愛的真際——我沒有這種經驗。我在內爭中癡狂地過了三年，在建築學校埋頭埋腦自尋了二年的苦惱，——在夢中看見蔚藍的城……也許這也是愛……我不知道……但當石頭洞穿了烏吐奧夫金的腦袋時——一會兒我覺得安慰……倘若那就是愛，倘若那是從愛來，那末，詛咒你的愛吧……恕我，檢察官同志，你不是總想知道怎樣火柴會到了我口袋裏嗎？……當我看見那迭茲達·伊文諾夫娜房中有這麼一回事之後——我不知怎樣教你明白

我：一切事物在我眼中跳舞，我看見紅色……當我拿着熨斗追逐沙斯卡那污辱者的時候，我聽見我袋子裏火柴索索的響；我的熱情凝爲一種思想，——把眼前的一切東西都燒燬了……呀，是的，你仍然想知道關於火柴的事實。天曉得牠是由那裏來的……我以為我是在路上拾的……當他栽倒的時候，他的手鬆開，在他手上握着一盒火柴。我便拾起來。爲甚麼呢？我點着一根火柴，注視他的臉好一會，直至我的手指都灼了。

檢：然則你確說你之得到火柴，是在路上拾的，志在照照你所殺的烏吐奧夫金的臉龐，——你這個口供是頗重要的——而你並沒有預抱焚燬全鎮之念？是不
是這樣？

布：你明白，檢察官同志，這一切了——牠不過是一部分。現在我這樣那樣的思維——兇案終是不可避免的。就使不是烏吐奧夫金，也會是別一個人……就使不放火，也會別樣……從這事的精髓評判吧，評判我吧，但不要以我偶然的舉動

爲標準。

檢：你在法庭裏才說這個話吧。現在讓我問你，你拿了熨斗一出門之後，你便怎麼樣……

七月三日至四日間的晚上

布陳尼諾夫所述的話曖昧而多矛盾。他努力爲他的行爲辯護，但也無多大用處。甚麼話都像是不合邏輯。他跑出門外揮舞着熨斗，走了三四十步後，他便不想起那污辱者了。他又爲新的可怕的願欲所顛倒了。他心裏忿忿之起伏正如波浪之互相遮覆，一切的堤堰都衝破了——現在甚麼事都可以做了。那都是由想及火柴的一念生出來。

布陳尼諾夫驟然站住。他竟躺在馬路上的灰土中打滾，有人在幽暗的光中還望見他張開口裂開牙齒大笑呢。

月亮正照在巷尾。牠的淡黃的光輝，正篩在地上，照着沙斯卡·赤加里夫，他正站在十字路口，離布陳尼諾夫的家約有三十步。布的思想又轉到那污辱者去，他又望着沙斯卡前走，這會沒有一點怒氣了，不過心裏覺得怪納罕的。

沙斯卡正在暴怒，當他瞥見布手上的熨斗的時候，他決定給他一個辣手段看。他向布身上撲過來，扭轉他的胳膊，由他掌中奪取了熨斗，擲在一旁，猛擊布的眼睛，布禁不住搖動了。

『不要多管人家的好事，你這該死的怪物。無論如何你不能久留在這兒，』沙斯卡說。第二槌就把布陳尼諾夫打倒在地。沙斯卡便望着街頭走。頭也不回。

瓦斯黎·阿麼塞伊域治受了鐵拳擊後昏暈了一陣。但他馬上又用手爬起身，眼巴巴的望着沙斯卡的黑的身段，遮着月亮，沿掩映的籬笆間的小樹的長影漸走漸遠。風一陣一陣的起了，悶熱如從爐裏吹來，揚起垃圾和灰土打在布陳尼諾夫的脸上。河外的深沉無底的黑暗中，電光閃着白眼。沙斯卡掉轉身搯他的拳。於

是瓦斯黎以手掌遮着他的瘀腫的眼睛，跟着沙斯卡望着墟場走。

以後的話又完全不近情理了。（他對檢察官解釋道；「倘若我兩腿都折了，我也會匍匐跟着沙斯卡走。」）風刮得越緊了。似有暴風雨欲來之勢，樹兒在黑暗中沙沙的響。塵埃萬丈把巷都封住了。走到墟場沙索克就不見了。

明晨就是大市集日。有許多布棚子已經在晚上沿着公園豎立起來。在公園內，白楊正隨風低舞，掛着山鳥窠的枝柯不停的擺動。離河稍近的地方，停着乾草車。塵土，乾草，樹葉在廣場上旋舞。

布陳尼諾夫又看見沙斯卡站在「新生」的明窗下的行人路上。有幾個人——其中有兩個警察——正和他談話，顯帶着興奮的神氣。「他殺了烏吐奧夫金，」沙斯卡的聲音傳到他的耳邊了。「我正看見他，——他的襯衣滿是血跡。」那些人漸嚷起來。有幾個好事的人自酒館的窗口探頭出來，頭上蒙着土。忽然又刮起一陣灰土把這些人和酒館都吞沒了。

布陳尼諾夫縮在一隅好幾秒鐘。他的思想忽起忽落，正在打量他的周遭。見了沙斯卡後，他心裏又湧湧着一種壓不住的念頭。他焦急到牙齒戛戛作響。在萬丈塵土中看見赤蛇似的電光在河後落下。疾雷忽起，天空如裂。布陳尼諾夫屈身疾走，越過墟場至於乾草車那兒。在他背後警笛響着。斷續的人聲由風傳到他耳邊：「他就在那兒……抓住他……抓住他……」似乎一個鴉巢在他頭上飛過。「暴風來了，鴉巢飛了，」他意識中突然想起。他忙投身草車間，以手拔出一些乾草，擠過了，蛇行而進。已而屈身坐下，側耳細聽，極力壓止他的心跳……左右都傳來警笛聲了……人聲漸多了……「他是在這兒……他不會走開……摸索一摸索草車吧……這兒呢，朋友……快點……」顯然皮酒室的客人已全數加入來尾追他，各方走動，在草車間嗅他摸索他。

布陳尼諾夫於是劃一根火柴，擲在乾草堆中。幾根光身的草莖和乾葉着起火來。布陳尼諾夫，喘息着，擠進一點，把自己左右的乾草燃着。由車底下爬到上

風那邊，把最後的一扎火柴燃着投入草內。

一股一股的白煙在草車間瀰漫起來。布陳尼諾夫走開幾步，然後轉過身來。火燄已爆發了。尾追他的大聲嚷起來。火舌馬上在三處噴出。風更把牠們揚起，波及各處，有十架草車已經湧起了通紅的火柱。火燄在狂掃的風中，黑暗中，衝出，奔騰，火勢漸大起來。燒着的乾草束的火星飛散全鎮。警鐘响了。枝葉搖曳，那滿着烏鴉的樹木照得通紅。

布陳尼諾夫站在岸上林蔭路中的長櫬上，望着他所做的成績。鎮中又有好幾處起火了。那木屋頂，籬笆，幽寂的樹，噪林鳥的窠子都泛着烈光。火燄已瀰漫於全個墟場。貨攤和帳棚在火中走動，如生物然，然後攣縮塌下。「新生」酒館的屋梁熾紅到像煤炭一樣。

攜着襖包的婦人和啼啼哭的小孩跑到林蔭路去。總沒有人理會到布陳尼諾夫。一個婦人啞聲的驚叫，倒在地上。一個留髯的男子穿着內衣跑過，他的雙手

舉起。有些人扛了一個人來，放在樹下。在瓦斯黎·阿歷塞伊域治的眼前這一切景象都像是不是真的，只是他幻想中的斷片，電影中的有色影片。在這時節，他心中的混亂幽暗自不消說了。

這時該鎮一大幅已焚着。林蔭路的人也走清了，——因為熱得太利害，不能再留在那兒了。但是布陳尼諾夫仍站在板櫬上望着。

* * * * *

到這兒布陳尼諾夫的供詞又有破綻了。他記不起甚麼，只記得當他看見墟場上冒煙的帳棚中一根兩旁懸着電線的電報桿子的時候腦子裏頭的痛苦的感覺。

他忽起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念頭……他怎樣會穿過正在焚着的街巷到達他的家裏，很難明白……他記得他怎樣爬上窗口跳入餐室內，和怎樣由牆上扯下那幅「蔚藍的城」。這房子的屋頂已着火。

他穿過草場和古墳場回到林蔭路去。天快亮了。在他周圍，已沒有甚麼墟

場，一大堆黑的磚瓦木石四處冒着煙，滿着煤炭的煙突插在其上，在灰燼上，孤另另地立着電線桿子。

「檢察官同志，我告訴你，在這時節，我的心却爲一種狂喜極悲的感覺所支配，我是一個人站在廢址之中。滿着自我的可怕的感覺——自我這個字已深印其指爪於熾熱的炭爐中，焚於雲中曉色中了！現在有時候我覺得這種思想可怕：似乎人們一向是從創造中，表現中尋出自我，微見自我……而我呢，你知道了，——從甚麼呢？……抑或是不明白某種事物？是不是我有異狀？……抑或錯生在這個時代，——所以不可測，怪誕，潑野？……抑或霍吐安赤夫同志說得才對？……我不得而知。不過我已坦白地罄盡一切了……我只想在火中證實我的「蔚藍城」的計劃而已……」

牙齒裏咬着一塊帆布，布陳尼諾夫攀上電桿，但是錯了腳，倒栽下來，昏暈過去。其餘的事實我們已知了。這件空前案子的偵查結束了。

布陳尼諾夫，瓦斯黎·阿歷塞伊域治便出席於人民法庭。

原书空白页

嬰 兒 伊文諾夫 Vsevolod Ivanov 著

—
蒙古——像一隻野獸，鬱鬱不歡的野獸。那裏的石頭野獸似的，水也野獸似的，即使那裏的蝴蝶也作嚙人狀。

蒙古人的心却是神祕——人們說他穿的是獸皮，狀貌像中國人一樣，所居離俄國人很遠，遠在瀚海的那一邊。人們又說有一天他會越過中國和印度到渺茫的蔚藍的國度去。

從前游牧入蒙古以遠避俄國的戰爭的伊爾的什·啓爾基茲人，却在這裏與俄人相鄰近了。他們的心沒有一點兒用——玻璃一般，——一眼就可以看穿了。他

們從容的流浪到這兒來——和他們同來的有他們的牛羊，小孩，甚至病人。

俄人却是慘被驅逐而來到這裏。他們是強壯的農夫。他們留下了他們的老弱在巉巖的山間——有些死了，有些被殺。他們的妻子，他們的財產，牲口都遺下給白黨受用。農夫們暴躁得很，正如春天的狼。

他們臥在山洞的帳幕中，臥着，夢着草原和伊爾的什人。

他們共有五十人。他們的頭領是塞爾治·塞里凡諾夫。這一隊人因此稱爲塞里凡諾夫游擊隊。

他們很寂寞無聊。

當他們被白黨逼走，越過山頭，越過黑黢黢的大岩石，他們心裏駭怕，現在他們已在草原中了，他們覺得無聊。

草原正如伊爾的什草原那樣，——沙，乾的草，鋼青的天空。一切都是陌生，荒蕪。

況且沒有女人，消遣日子更是難過。

他們便談起關於女人的流傳於軍中的下流的故事，性兒再不能耐的時候，他們便乘馬到草原去追逐啓爾基茲女人。

啓爾基茲女人呢，一看見俄人來，便帖然仰臥在地。

若親近他們，未免令人生厭——木然不動，眼睛兒緊合着，犯她們正像淫一個牲口那樣。

啓爾基茲人駭怕這些俄國人，他們游牧到草原的深處去。當他們瞥見一個俄人，他們舉著手槍和弓箭相嚇，他們會吶喊起來，但是他們不敢放。也許他們不知道怎樣放吧。

二

這一隊的司庫，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吐魯巴綽夫，像嬰兒那樣善哭，臉

孔也像嬰孩——小，沒有鬍子，泛著微紅。不過他有長而強健的腿，像駱駝那樣。一當他騎上馬，他的氣概就很凜然了。他掉頭不顧，坐在馬上，面孔晦暗，生氣，兇得可怕。

當三一節的前夕，三個人被派入草原內找尋好的乾草——塞里凡諾夫，司庫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和德勒味西寧。

烈日之下，沙石如焚。

風由上頭，由天空吹下，——熱氣由地下上升上那蕩漾的天空裏，人馬的身體乾而遲鈍，像石頭那樣。

塞里凡諾夫嘎聲的喊道：

「從前在那裏有多好的乾草場呢？……」

他們都知道他所指的是伊爾的什。

這三個鬍鬚稀少的臉孔都默然無語。太陽似乎把他們的毛髮都燒枯了，像

燒枯了草原的草那樣；眼睛像是爲魚鉤所戳傷的創痕那樣，祇留一線，滿充着血。

只有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恻然的答道：

「這兒也是患天旱嗎？」

他的聲音如哭，但他的臉孔却沒有哭起來，只有他身下的馬的大而刺痛的眼睛苦流着淚。

這一隊游擊隊成單縱列沿着羊腸似的小路向着草原前進……

沙礫悽然冒煙，熱風挾着沙礫的氣味，像飢餓一樣，噬人的肩膊，膠着人的頭。汗在人身上焚灼着，却不能衝破那乾硬的皮膚，而浮於皮膚的表面。

傍晚的時候，當他們離開了洞，塞里凡諾夫指着西方說道：

「前面有人來了。」

真的：草原上紅塵萬丈揚於天際。

「來的一定是啓爾基茲人。」

他們便紛紛爭論起來，德勒味西寧說啓爾基茲人離得太遠，而且總不敢走近塞里凡諾夫山洞。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說他們一定是啓爾基茲人，毫無疑問

——揚起的塵土是厚的塵土，啓爾基茲人的塵土。

當風把塵土捲到他們身邊，他們齊聲說道：

「陌生人。」

騎者的語聲使到他們的坐馬感覺到風吹來有點奇怪。牠們斂着牠們的耳朵，伏在地下等候後命。

牠們的灰黃的身段，瘦得像竹竿一樣的腿，臥在洞中，可憐又復可笑。牠們合着牠們的大而兇的眼睛——也許是因爲慚愧的緣故，——和喘着氣。

塞里凡諾夫和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臥在洞的邊緣上。司庫正在哽咽流涕。

塞里凡諾夫常常要他貼在自己身邊，壯他的膽——而那鬱鬱的農民的心常因爲聽

見這恍惚嬰孩一樣的啜泣而輕起來，兇起來。

路上的塵土飛揚起來。輪聲轆轤，馬兒的長黑的鬣在項圈中揮汗如塵。

塞里凡諾夫很自信的說道：

「俄人。」

他喚洞中的德勒味西寧前來。

兩個戴着紅帶的帽子的人坐在新的疾馳的車上。他們的臉孔爲塵土所蔽，那紅帶子的帽似乎浮在黃的漩風中，來福槍的槍身凸出來，時見有一隻手拿着馬鞭伸出塵土中。

德勒味西寧思量了一會，說道：

「軍官。這征隊，爲着公幹來吧，我以爲。」

兇的那一個閃一閃他的眼睛，口也跟着動。

「我們就結果他們，好吧。」

那馬車裝了這兩個軍官，很像是車推了馬前行揚起沙礫把輪蹄之跡沒了，正如狐狸之以尾掃沒了牠的腳跡那樣。

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含淚懶聲的說道：

「不要，弟兄們。還是生擒他們好。」

「你不管你的生命了，是不是？」

塞里凡諾夫生氣起來，靜靜的開了他的長鎗的保險機，像人的解鈕子一樣。

「這兒沒有甚麼值得哭的。」

最令到他們暴怒的，就是：這兩個軍官之到草原來，沒有隨從護衛，一若他們背後有無數的人馬那樣——那就是農民當災的預兆。

其中一個軍官在車上站起來，眺望着草原，但看不見多少——在如焚的枯草上，在近住洞的像死馬般的岩石上，揚着塵土，吹着晚風。

在十丈的紅塵中，着一輛馬車，輪蹄走動，兩個軍官在思量中……

槍聲响了。

兩頂紅帽子，互碰着，便同倒在車中。

馬韁鬆了，像是斷了一樣。

馬兒躍向前，幾乎跑掉。可是，忽然間馬背的最高部湧起泡沫。牠們的笨重的筋肉顫動，垂低頭，住了脚。

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說：

「死了。」

農夫們走到車旁，望入去。

兩個紅帽子的軍官都死了。他們肩靠著肩凭着，他們的腦袋向後垂，像頭披那樣。其中一個是女人。她的頭髮蓬亂，有一半滿着灰土——黃色和黑色的，——她的軍衣因為她的乳峯高聳起來。

「奇怪，」德勒味西寧說。「這是她自己弄糟了。爲甚她要帶紅帽呢？誰願

意殺死一個婦人？我們正需要女人呢。」

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啐他道：

「你真是流氓，資產階級。你心地壞透了。」

「等一等，」塞里凡諾夫插口道。「我們不是強盜——我們須點清楚這些「國家的財產」。給我一些紙頭。」

在馬車的前座底下，在其餘的「國家的財產」中，有一個白頭髮的嬰兒，坐在中國造的竹籃中，手裏拿一塊褐色的被單的角。他仍然未斷乳，——唧唧作嘍物聲。

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淒然說道。

「看一看他，他自己說自己的話呢……」

他們再道出他們可憐這女人的心事，不肯脫她的衣裳。那男子呢，他們把他的衣服剝了，葬在沙裏。

三

在歸途上，阿藩那西騎上馬車，臂間抱着嬰兒，徐徐地搖他睡，柔聲的唱：

「夜鶯兒，夜鶯兒，小鳥兒，

金絲雀兒，

淒然的歌唱……」

他記起那勒比阿琪居留地——他的家鄉，放着牛羊的青草場，他的妻子，於是嚶嚶的哭了。

嬰兒也哭起來。

乾熱如焚的幼沙在車旁掃過，瑟瑟悲鳴，這幾個游擊隊策着強壯而小的蒙古馬飛跑。他們的臉孔如灼，他們的靈魂欲焦。

路旁蔓生着沙漠的草，爲陽光所凋傷，宛如砂礫——纖細至不可見。

沙和草都是纖細，苦酷。

啊，小徑是羊行的小徑。啊，沙礫是苦酷的沙礫。蒙古——一隻野獸，鬱鬱不歡的野獸。

回到營帳裏，他們查點那軍官的所有。書籍，一個烟草袋，閃光的鋼製儀器。其中有一個三脚的是橢圓形的盒子中有間隔……

游擊隊走前來，以眼睛打量牠，以手捫觸牠，擱在手上秤秤它。

他們帶着羊酥酪的氣味，——因為他們很無聊所以吃得很多，他們的衣服也滿着油跡。有些人是由頓河那邊來的，高額骨，輕薄的嘴唇；有些是有石灰礦場來的，長而黑的頭髮，黑臉孔。他們的腿統統都是灣曲如弓，說話統統帶着喉音和草原的腔調。

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拔起那銅頂的三脚架，說道：

『一個望遠鏡呢。』

他半合他的眼睛。

「這是一個上等的望遠鏡，值一百萬以上。他們用牠望月亮，他們在那裏尋到金砂。他們簡直不須淘牠，金砂純淨像麵粉那樣。他們只須把牠倒入口袋裏就完了。」

其中有一個城裏人笑道：

「聽這個撒謊鬼說吧，該死……」

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生氣了。

「你敢說我撒謊嗎，你這個瘦鬼？看吧。」

*

*

*

*

*

煙草已給他們均分了，儀器等物則交給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因為他是司庫，若有機會，他可以拿牠們來與啓爾基茲人換一些東西。

他把這些儀器擱在嬰兒的面前。

「可以消遣了。」

但是那嬰兒還是啼哭。他出盡方法來撫慰他，直至滿身是汗，——嬰兒依然
嚶嚶的哭。

廚子把午餐端上。牛油，雜煮的粥，和椰菜湯的濃烈的氣味可聞。大的木匙
羹由靴統內掏出來。營帳內的草也踐踏平了。洞內沉沉陰暗。上頭一個騎馬的哨
兵喊道：

「我的時間已到了。我要吃飯。派人來換班吧。」

他們吃過後，他們記起還須餵那小孩。嬰兒不停的啼哭。

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嚼碎了一點麵包。塞入那張開的小口裏面，自己撮唇
作響，鼓舞他吃。

「吃吧，小鬼頭。」

可是，嬰兒反閉了口，掉轉頭——他不肯吃這塊濕的麵包。他由鼻子哭出來。

農夫們圍着他。他們翹足爭看他。他們都靜悄悄的不做聲。

這會兒很熱。頰骨和嘴唇間，羊脂的光澤溼然。襯衣打開，腳兒光着，黃到像蒙古的泥土一樣。

有一人獻議道：

『給他一點椰菜湯吧。』

椰菜湯已經涼了。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先插手指入湯裏，然後把指頭塞進嬰兒的口內。肥膩的湯由小嘴唇滲出來，流於淡紅色的襯衣上，流於毛織的被單上。

嬰兒又不肯食。

『小狗比他還伶俐一點——牠會連指頭都吃斷呢。』

「小狗是狗，而這個是人呢。」

「多聰明！」

在隊裏沒有牛奶。他們想以牝馬奶餵他。但是馬乳是會醉人的，他吃了恐怕會生病。

他們坐在馬車左右，分爲幾簇，紛紛爭論，很着急似的。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由這一簇人奔到別一簇人去，肩上披着一件裂開的外衣，他的小眼睛也像是裂開那樣。他講話的時候，聲音低沉，焦急，帶着稚氣，一若是那嬰兒自己在那裏繞行訴苦。

「怎樣辦呢？他不肯吃。弟兄們。我們一定要設法子。」

他們站着，肩膀廣闊，骨格峻嶒，呆望着他，束手無策。

「這是女人的事體。」

「當然。」

「假使有婦人在這兒，他恐怕一隻羊也吃得了。」

「說的是呀。」

塞里凡諾夫召集一個會議，宣佈道：

「我們不能讓一個基督教的嬰孩像畜牲一樣餓死了。他的父親也許是資產階級，可是這小孩呢？」

農夫們都齊聲說道：

「這不是嬰兒的過錯。」

德勒味西寧縱聲笑道：

「長人啊，我的兒。在這兒長大，飛入月球裏，飛到金礦裏。」

農夫們不跟着他笑。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提拳喊道：

「蠢狗。」

他頓他的足，在空氣中漾手，忽然銳聲呼道：

「母牛。他須要一隻母牛呢。」

其餘的人同聲說道：

「倘若找不到母牛，他就會死了。」

「無論怎樣要找一條母牛。」

「沒有母牛，他要燒死了。」

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決然的說道：

「兄弟們，我現在找母牛去。」

德勒味西寧插口道：

「到勒比阿琪去，到伊爾的什去？」

「我用不着到伊爾的什去，該死，不用饒舌。我只要到啓爾基茲去。」

「換那望遠鏡去。」

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撲上前，氣衝衝的喊道：

「惡漢，人類的叛徒，賤種。你不怕你的歪臉孔打破嗎？」

當他們真個的互響起，鬧得太兇的時候，沙里凡諾夫排解道：

「夠了，夠了。」

會議決定了派德勒味西寧，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和其他三個人上草原中的啓爾基茲的村落去，趕一條母牛回來。若能夠多得幾條，更好。因為廚子身邊存肉不多了。

他們把長鎗掛在鞍上，披上一件啓爾基茲人的狐皮衣，這樣子遠望過去便像啓爾基茲人一樣。

「上帝庇佑你們。」

他們使用被單把嬰兒包好，放在車下的箱子內。一個青年漢子坐在他旁邊，爲哄這小孩歡喜和娛樂自己計，時對着草地放槍。

四

啊，蒙古的沙，鬱鬱寡歡的沙。啊，蒙古的岩石。恍惚是藍色的憂愁，憤激的河流深注入地中。

俄人越過沙漠。黑夜來了。

沙礫吹來，帶着熱氣和苦艾的味。

村裏的狗遙向着狼吠，望着黑暗處吠。

黑暗中的狼向着村落，向着死亡哀嗥。

啓爾基茲人要從死裏逃生。

「我們終能救我們的牛羣出險嗎？」

黝綠，窒悶的暗影，在沙礫上顫慄，沙礫很難留得牠住，它會馬上決然而走，向西奔馳。

村落發出獸糞和酸牛奶的氣味。瘦餓的啓爾基茲小孩坐在燎火的旁邊。在小孩們左右，伏着尖肋骨，尖齶的狗。氈幙（註）狀如稻草堆。帳幕之外便是湖，蘆葦。

就從蘆葦那裏向着黃色的野火放槍。

啓爾基茲人馬上由他們的氈幕裏跳出來。他們驚呼，初時一個喊起來，後來齊聲哀號。

「鳴波。鳴——波，囉——啓爾基茲——鳴嚕士。鳴——波。」

他們躍上馬（馬日夜都站在那兒不卸韁轡）。氈幙和草原却反響着馬蹄聲。野鴨在蘆葦中驚叫：

「鴨。鴨。」

只有一個鬍子斑白的男子由馬上倒栽下來，墜入一個大熱乳盆裏，水花四

（註）啓爾基茲人的帳幕圓形，以木作架子，上蓋氈毛，名爲 *Yurt*

濺；那老人滾倒了，大聲哀號。在他左右站着一條鬆毛狗，尾巴卷入腿間，忸怩地伸牠的餓嘴舐那熱奶。

牝馬低聲嘶鳴。羊在欄裏奔突着，一若是駭怕狼來。母牛喘着氣，像是呼吸窒息了。

啓爾基茲的女人一看見俄人來帖然臥在氈上。

德勒味西寧忘形狂笑。

「我們是牡馬還是甚麼？我們不是常常……」

他匆匆的裝滿一扁瓶牛奶，躡拍一聲奮其鞭，把母牛和小牛趕到氈榻去。小牛脫了繩，急攢頭到那溫軟的乳房去，他們輾而大的嘴唇欣然抓住了乳頭。

「牠們餓呢，這小鬼頭。」

德勒味西寧趕開那母牛們。

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再進村走了一遍。正在想騎上馬走的時候他忽記起一

件事來：

「他需要一個牛奶嘴。小鬼頭，他們竟忘記了牛奶嘴呢。」

他再奔入幃中找尋牛奶嘴。幃裏的火已經熄了，因此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只得拾起一根尚在燒着的火把，——火星如雨的跌下，冒煙處漸漸作聲——找尋牛奶嘴。

在他的左手裏火把咯咯的響，在他的右手裏握着一枝手槍。

他找不着牛奶嘴。柔順的啓爾基茲婦人仰臥在氈上。受驚的小孩哀哀的號哭。

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生氣了，對着幃中一個青年的婦人喊道：

「牛奶嘴有嗎？邪教徒，給我一個牛奶嘴。」

那婦人哭起來，忙解開她的絲外衣的鈕，後來連內衣也解開了。

「呢啓勒克。阿爾。阿爾。」

在她身旁的氈上一個用破布包着的小孩在啼哭。

她跪下了。

「阿爾。阿爾。」

可是，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一手抓着她的胸，擠一擠牠，歡喊道：

「好了，好了，有牛奶嘴了。」

「呢基勒克。呢。」

「得了吧。不要呱呱的叫。跟我走。」

他提着她的手，曳她出幃外。火把墮地。氈幕便漆黑了。

在黑暗中，他抱女人上馬，擱在他的前面，時摸索她的胸，一路跑回塞里凡

諾夫洞去。

「我尋到了，弟兄們。」他欣然說道，歡喜到眼淚溼然。「我早知我會找到牠。」

五

在營帳裏，他們發現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沒有看見啓爾基茲女人帶了她自己的嬰兒在身邊。

『好吧，』農夫們說。牛奶還可以夠兩個人吃。我們有的是牛，而她也是一個強壯婦人。』

那婦人常是緘默，不愛說話，背着衆人餵乳給嬰兒們吃。嬰兒們臥在帳裏的氈上——一個白，一個黃——一夥兒啼哭。

過了一個星期之後，阿藩那西·彼托羅域在會議中宣布道：

『我們現在還是受人騙，夥伴們。那娼婦把雙乳都給她自己的豎子吃，我們的只得他的餘瀝吃。我看見她這樣偏心了，夥伴們，』

農夫們進去看。兩個嬰兒都像尋常嬰兒一樣——一個白，一個黃，黃得像熟

的南瓜那樣。不過俄國嬰兒似比啓爾基茲嬰兒瘦一點。

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張開手，嗒然若喪：

「我給他一個名字——瓦斯卡。你看……這是一樁罪過。」

德勒味西寧說：

「你是一個病孩，瓦斯卡。」

他們找到一根棍，把牠擱在馬車轅桿的中間。

於是他們把小孩縛在棍的兩端，看看那一個重。

兩個嬰兒用破布裹着，懸在細繩上，都驚啼起來。他們發出一種濃厚的嬰兒

味。婦人站在車旁，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也哭起來。

農夫們屏息地望着。

「讓他們離開，」塞里凡諾夫下令道。

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鬆開他的手，俄國嬰兒卽向上擺。

「這黃唇小兒，」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恨恨的說道。他吞盡一切。」

他在脚下拾起一個乾羊頭，把牠擱在俄國嬰兒上。兩個嬰兒現在平衡了。農夫們便冒起來。

「你們看，她只好好的餵他，所以比我們的整整重一個頭呢。」

「你不能够太過與她計較。」

「這野獸。」

「我們除了看小孩子外還有別的事做呢。」

農夫們都斷言道：

「你總不能步步留神到。」

「何況，母親還是母親呢。」

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頓足高喊道：

「那末，你們因為一個邪教人就想一個俄國孩子死了。你們想瓦斯卡死嗎。」

他們都轉眼望瓦斯卡——他躺在一旁，白而瘦。

農夫們於是覺得難過。

塞里凡諾夫對阿凡那西·彼托羅域治道：

「抱去那個吧……天管他，任他死吧……我指那啓爾基茲小兒。我們已經殺了他們不少了，再一個……」

農夫們再望一望瓦斯卡，便悄然散開了。

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抱去了啓爾基茲小兒，用破袋包着他。

母親哀號起來。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輕擊她的牙齒，離洞到草原去。

六

兩天之後，農夫們羣躡足走近幙邊，爭翹首望那啓爾基茲婦人，她正坐在氈上，餵乳給白嬰兒吃。

她帶着一副帖服的臉孔，眼睛小如燕麥子。她穿了一件紫紅色絲外衣，山羊皮拖鞋。

嬰兒以面撞她的胸，雙手在衣上亂抓，小腿胡亂的，怪可笑的撐動，像是欲跳的樣子。

農夫們仍望着，大聲吃吃的笑。

阿藩那西·彼托羅域治譊然望着，鼻子半塞，含淚說道。

『試看一看他吃』

營帳的帆布帳以外，橫着洞，草原，陌生的蒙古，——沒有人知道那裏是盡頭。

蒙古——一隻野而鬱鬱寡歡的獸，沒有人知道那裏是它的盡頭。

原书空白页

鶴
謝西珂夫
Viacheslave Shishkov 著

哦，竟有這樣的新秋的夜晚——沉思而敏銳地悲傷。孤寂的叢林，已收割的田野，草場，空氣都睡在那栩栩的夢的懷抱裏。可是大地還未曾涼透，繁星在天，一道月光做成的微顫的銀橋跨於大河之上。河的中間有一大的沙洲，野鶴的淒異的淚聲穿過淺藍的夜氣，由那裏送來。這秋禽正在健肥歡暢，趁未南歸之前，開始求偶了……

「達尼玉珈，聽呵……牠們正跳舞呢；」安得黎說。

「又怎樣呢！」那女郎答道。「讓我們下船，划出去吧。」

「牠們不讓我們划近他們。牠們很留神的。假如我有鎗在手就好了！」

野宿的火已經熾紅。達蒂安娜（即那女郎）拿出一個洋薯投入熾熱的灰裏。

她的黃褐色的髮上，隨意的披着一條黑色的圍巾，一髮厚髮覆於她的微黃而光澤的前額，垂到她的淺藍的眼睛上。

『我也曾一度看過牠們跳舞，』安得黎一壁說，一壁鐫刻一些圖樣在一根赤楊的手杖上。『去年我跟着我們祖父打魚。哦，我們看見種種……我們還看見一條女人魚。她正坐在石上，結她的辮髮……一絲不掛……而且俊俏模樣兒。像你一樣，我有一回看見你，達尼玉珈，當你到河裏入浴的時候。』

『撒謊下去吧。』女郎滿張開嘴唇嫣然一笑。

『我確看見你，我確看見你……我看見一切。我想偷去你的襯衣。』

『不要臉。』

安得黎正伸手想取一塊燒着的煤燃他的煙斗，忽按倒那女郎，開始癡狂馳騁她。她掙扎欲脫身，掉頭他向，不把嘴唇給他，一壁吃吃癡笑，一壁低聲道：

『她會聽見了……住手……不要再胡鬧……』

在野火的那一邊，聽見羊皮衣裳的絆縲聲，復聞長歎。安得黎跳起身來舉步走，達蒂安娜也站起。熱情在她的眼眶裏焚着，雙手顫動。安得黎呼吸不暢，幾乎站不牢。

「聽呵，她們在跳舞……」他道。他的漆黑的支波西的雙瞳，總釘在那女郎的半啓的朱脣上。

夜色，野火，月亮，水中的鶴淚，把女郎和男子雙雙陷入癡醉的輓網中。大地在他們的脚下搖動。如舟之在河中，奔騰的熱血推逼着他們使互相貼近。

「讓我們到河裏去……崖之下……看看那野鶴……」安得黎的語氣使她中心如焚。

「我不去哩。你不過想再吻我，」女郎微笑低語，一邊却移身貼近他。

「上帝制止我，我決不這樣做。我們去吧。」

「你哄我。你會這樣做。」

安得黎，嗚嗚唱起來，緩步向河邊走。達蒂安娜用眼死釘着他，默然站了一會，便招呼道：

「娜斯塔斯亞，你睡着嗎？」

羊皮的衣裳動也不動，達蒂安娜也開始嗚嗚的唱起歌來，她的臉兒一會兒緋紅，一會兒青白，她從火爐裏撈起那塊洋薯，擱在她那捲起的裙裏，也不抬頭回望，便一直踏着清新而帶露的小徑跑去。

靜默臨於野火之上。那火焰沒有人照料，低沉下去，奄奄欲滅。遠遠送來緊着的馬的鐵鍊的叮噠聲。一星忽隕，使那藍色的夜氣發亮了一會。

娜斯塔斯亞突然起來，肌肉豐滿的手猛把羊皮的外衣扯脫。

「小鬼們！……我一定要監視他們……！」她含怒的說，抬頭回顧，像

小牝馬那樣奔向河邊去，喊道：

「達尼玉珈……丹珈……我告訴祖母去……」

在秋天的時候，穀灶裏頭盛燒着火，禾束一定要在早晨之前烘乾。有誰可幫娜斯塔西亞的忙呢？誰可由松林裏拿松脂回來，誰可幫助她明天打禾呢？她現在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他的丈夫給惡徒玉丹尼奇（註一）的部下在任堡殺死已有一年多。誰會給這年青小寡婦幫忙呢？

這時是深沉灰暗的夜裏。雄鷓已啼了三次。穀灶燒熱了，她的鄰人安得黎已經脫下外皮衣，塞柴進灶裏去。灶煙發出一種氣味來，熟的裸麥束昇騰出一種醉人的水汽。

「勞駕，安得黎玉斯加……畢竟，你是幫助一個可憐的寡婦。」

「我只再攔一點柴，就夠了。我要睡去。你把這禾束拿起，攔別的在上頭。」

娜斯塔西亞淒然坐在灶旁的禾堆上，不答一語。她的短的洋紗罩衫在她的高聳的胸間翻動上下，像是活的小鹿那樣，她的健實的雙頰泛紅。

（一）玉丹尼奇 Yudinich 爲俄國十月革命後的搗亂的白黨首領中之一。

「但是要記得，不要告訴達尼玉珈一句話，」安得黎顫聲說，微睨娜的胸。
娜的呼吸更難接續。

「你害怕嗎？」她嫵聲帶着譏諷說。

「我害怕。」安道，他的熟練的手按倒她在禾束上。

穀窠裏正燒的熾熱——熱得悶人。外頭正佈着霧，滿環的圓月微作白色，從霧中隱約可見。

當安得黎走回家的時候，就枯的草，鋪着銀白的霜，在他的脚下索索作響。

一隻長耳朵的兔突從白菜叢裏竄出來，穿過園圃，沒入霧裏。

「還走嗎，小兔兒！」安得黎呼道。

曙色將臨了。達蒂安娜的祖母。口裏喃喃祈禱，僂偻前行到井邊汲水。處處晨光黃上鄉村的窗牖。

米迦勒節（註二）挾着大雪以俱來。村人們以麥酒，盛饌，歌唱，跳舞，詛

咒，拳鬪，棍鬪來慶祝它。

一村的領袖人物都盡情歡樂，即使蘇維埃的主席也從鄰村來。彌撒之後，森永神父差不多挨次把各家走遍，手裏拿着一個十字架。到傍晚，他必須要人攙扶了，因為他已不能再站起，他後來只有勉力跪下誦彌撒。晚間，那爛醉的主席也要人扶到他的東道主那裏去。到天亮的時候，主席和神父都在村外一間唯一的鐵屋背的房子裏，給人同攔在一張床上。

『恐怕有甚麼禍事了，』房主人面色低沈，高聲說道『奇怪的事——跟教士同在一塊……』

『絕不，沒有甚麼不妥，』客人們含糊答道。他是一個識趣的人，他每開口都擁護蘇維埃政府。』

最高興還是在寡婦娜斯塔西亞家裏。她不得不盡情歡樂，她要誘惑那青年男

(二) 米迦勒節 Michaelmas 是慶祝天使長米迦勒的節日，在九月二十九日舉行。

子，和單身漢子，因為青春是在逝去了，單身婦女的生活終非了局。她的心像小鳥一樣的跳上跳下。

『起來呵，青年人，盡情歡樂吧！』

唉哎喲，盡情歡樂吧！』

雄壯的青年的聲音這樣子轟響着，直至聲震屋瓦。家製的臘炬的金焰爲之搖動不定。

安得黎彎着腰，雙臂交橫，走向環立而唱的人們的中心。

『挑選你所最喜歡的人，』

挑選你所最喜歡的人呵！』

他低首一鞠躬，他的粗壯像鐵一樣的手已經握住一隻溫軟如絲的臂了。

『吻你所最喜歡的人，』

吻你所最喜歡的人呵！』

達蒂安娜撇開那唱歌團，奉上她那剛閉的朱脣。

「不要再玩這頑意兒吧，」寡婦高聲喊道，她的聲音拉緊了。「呵！」她的雙頰如焚，她握着她的裹着黑髮的頭。「呵……女郎們，讓我們每人盡一杯……男子漢！……」她睨視着安得黎，滿含妒忌，她冷酷好笑，以手輕拍他們的肩膀，「安得黎玉莎……呵……你還記得嗎？」

酒已飲過數巡，人們都有醉意了。達妮亞（即達蒂安娜）面色灰白，心中淒楚，踱到窗前去。外頭雪花舞着，一個手拉風琴嗚嗚的響起來。

「來跳舞呵！女郎們……我要跳舞！」娜斯塔西亞手裏揮舞着一塊紅巾。催逼着他們去，「天呵，爲甚你不要我呢……呵……只讓我吻你……只讓我緊抱你一次吧。」

舞蹈的迴旋，歡呼的響朗，風琴的悠揚使瓦竈也爲之顫動了。

達蒂安娜覺得怪不愉快。她忙舉步走出屋子，她覺得不舒服，連雪的鹽片也

不覺吞下了。忽然間她又感到已陷入於深透的恐怖之中。

整個星期達蒂安娜如醉如癡。黑夜間，她會醒來暗泣。一晚達利亞祖母喚她到面前，問道：

「怎麼一回事？」

達蒂安娜默然不語。

到明天早晨，達利亞祖母定睛看着她好一會，從下頭看到她濃密怒蹙的眉峯。

「你覺得不舒服嗎？呵，你……」

老婦人蹣跚地踱到娜斯塔西亞家裏。

「聽我說，小孤孀，聽我說，」她搖着她的黑的頭飾說道。「你是這樣子關照我的孫女兒嗎。而我，真是老蠢才，又會讓她在你那裏過夜，以為你是規矩的

人。聽，告訴我，誰是她的漢子？」

剖禾的刀從娜斯塔西亞的手鏗然墜地。

「甚麼事發生？她的嘴唇也白了。」

「甚麼，甚麼？難道你自己不知道甚麼！」

「鬼關照着她！」寡婦突然向着老婦人的皺臉唾罵，並以火著擊地作響。「你

要知漢子是誰，你自己找去……」

達利亞祖母搖搖頭，咀嚼她的沒齒的口。

「呸！」於是她走出去，砰然把門關上。

娜斯塔西亞倒身牀上，高聲大哭。自然安達黎現在會和達蒂安娜結婚了。

安達黎，脚下踏着索索作響的雪，步行到縣蘇維埃辦事處去閱報，一路自己盤算，「娜斯塔西亞有兩個銅茶壺，兩匹牛，一匹馬。達蒂安娜便窮一點。我將娶那一個呢？而我又必須結婚。怎樣呢，也許最好還是去問問巫師。」

他一路行，一路含怒吹口作聲，又再想及娜斯塔西亞：「假如我娶了達尼玉，娜斯珈將會致我於死地……她是一個拚命的婦人，一個潑婦。」

他碰見達蒂安娜，正運亞麻子到油坊去。

「呵，安得黎玉斯珈。」兩人都止步站在樹林路的中間。「你近來怎樣？」

「很好。你呢？」

「不好。我時時刻刻都在思量。」

她抬起淒苦的藍眼睛打量他的支波西的眼睛一會，強欲啓口笑。

「你甚麼都不知道麼，安得黎玉斯珈？」

「甚麼都不知道。」

達蒂安娜長嘆一聲。她的面龐陡現愁容。她俯首視地。

「罷了，你不久就知道了，安達黎玉莎。再會。」

他凝望着她的去蹤，十二分的可憐她，喊道：

「呵，達尼亞！你還記得那野鶴麼？等候到春天來了的時候。讓我們去聽夜鶯啼吧。」

女郎默然不答，漸走漸遠了。

達蒂安娜仍然到紡紗協作社去做工，可是不再跳舞了，——她說她害頭痛，她和她的朋友一邊紡紗，一邊唱着悲哀的調子，附近鄉村的青年都到這裏來聚在一起玩耍作樂，因為聖非列的齋期快要過去，而婚嫁月不久就來臨了。垂涎達蒂安娜者不止一個青年男子，——再沒有一個女子能夠像她那樣漂亮，溫柔，和勤懇——有三個青年人竟因為爭她而至於酒後以刀相向。

安得黎心裏仍沒有決定，把一切女子平等看待，然而蒙他餉以葵花子的只有達蒂安娜一人，當他和她在一塊兒坐的時候，他會抱着她低聲說道：

「不用焦急，我們就將結婚了……舉行蘇維埃的結婚式，你說好嗎？」

鍾情娜斯塔西亞的也有好些男子。不過娜只款待一個人以薄餅和家釀，——

那即是安得黎。

「我知——你不過想娶丹珈（達蒂安娜，）」當她晚上看見他上達的家裏去的時候，她會這樣說。「娶她吧，娶她罷……這小妮子可荷重負，我猜想，——合縣人將會嘲笑你，蠢才。」

一日早晨，達利亞祖母拿了她的錢袋，扶了一根行杖，蹣跚地緩行，穿過樹林到巫醫的作坊那裏去。

耶羅廢奇久以神巫名於村中。當黨人襲擊鄉村，沒收麵飽和財產的時候，獨找不見這巫醫。他們遍地搜索過——不獨巫醫渺無影蹤，即他的作坊也沒而不可得見，黨人中有一個還因此患虎列拉病，不到一個鐘頭就死了。

三日之前，祖母達利亞也曾在森永神父的家裏碰見蘇維埃主席的老婆米特別夫娜。

「哦，達利亞祖母，上他那裏去，上他那裏去吧。他的確靈異。我的丈夫從

米迦勒節起喝酒，此後便沒有停過。而城裏的監察委員又隨時隨地會下鄉來。我因告訴他：對上帝許一個願，立下一個狀！上帝，助我一臂之力，使我戒酒，把牠封起來，交給森永神父擱在壇底下。可是他竟像不是我漢子似的——他開始喊起來：「他是一個酒徒！他是騙子，你給鴉片村人吃。」於是，我上神巫那裏去，他給我一些狼的肉屑，和教給我一句咒語。而我的男人便清醒起來，——兩個星期以來一滴都不沾唇。」

達利亞祖母到了耶羅廢奇的家。巫醫坐在竈的旁邊，正擱一個貓肝在白子裏搗碎，一隻烏鴉在他身旁的地上走着，呱呱的鳴。

「你有除去你的十字架嗎？」

「我除去，我除去，小神仙。教那青年人愛我的小妮子。」

巫醫受了先祖母的一塊布和半個盧布銀幣之後，給她一把竹帚，和解釋他知怎樣用。

旁晚時候祖母回到家裏，滿心歡喜。她正要進門的時候，安得黎已在門口。

「我來有些要緊事商量。你好嗎？」

達利亞祖母舉巫醫的竹帚拍他的背，口中念念有詞；

「阿咕嘶——嘆咕嘶……」

「幹嗎，祖母？」安達黎翻身向他，驚異得很。

「阿咕嘶——嘆咕嘶！」老祖母再拍他的背，如是者數次。

安達黎大笑——心裏以為這老婦人瘋了。他走到桌旁坐下，笑過了之後，便

對達蒂安娜的父親說：

「我告訴你，格里哥黎叔父。我想要你的女兒達蒂安娜。」

「叫丹珈來，娘，」格里哥黎匆遽地說。

達利亞祖母連忙跑去找她的孫女兒，歡喜到狂了。

「那巫醫……那巫醫……」

安得黎和達蒂安娜在證人之前登記他們的蘇維埃式的結婚已有一月多了。因為他們不是在教堂裏按基督教的儀式結婚的，夫妻自然不能同居，——新婚夫婦還是像從前那樣度日——各居一地。

達利亞祖母，——她心裏以為這不算甚麼的婚儀，——仍然相信那魔帝的靈驗，常常拿起牠拍安得黎或達蒂安娜的身上。

「呵咕嘶——嘆咕嘶！」

然而，結果全無。祖母生氣了，拿斧頭把竹帚斫成片片，塞入竈裏燒了，而且還跑到縣裏團兵那裏控告那巫醫。

「那林中妖精，」那團兵說，「也騙得我好苦。我的牡羊給人偷掉，我就走到巫醫那裏去，那妖精竟指點我一條錯路。我本想抓他，不過我怕危險，恐怕他故意和我鬪氣。」

老祖母哭出聲了，不是為那塊布和半個盧布，而是悲傷她的孫女兒。

而同時她的孫女兒，——啊，冬天竟快就過去了，——含淚對她的未正式結婚的丈夫說：

「安得黎……爲甚麼你不正式和我結婚呢？讓我們到教壇去」

「哦，這樣子的宗教，迷信……我不能夠。你試讀一讀報紙。」

「我們各居一處，像陌路人一樣。你不是我們家裏的人，你真是不三不四。」

「嚇！」安得黎怒呼道。「我預備明天來和你同住在一塊。就使立刻也行。」

格里哥黎剛要進屋子，聽見他說了，叱道：

「你配到這裏來嗎？我告訴你到這裏來的規矩。像你這樣拆爛污的丈夫，真是隨地都有……你只想自己討便宜，小鬼頭。你糟塌了我的女兒了，而且……」

「她已不是你的女兒。她是我的妻子。讀這法令。」

『滾你的法令！甚麼法令！法令不關係莊稼人的事，你真完全沒有良心嗎。』

『你，真是一個蠢才，格里哥黎，此外甚麼你都不配。』
說罷，安得黎舉步就走。

格里哥黎開始把他的娘，女兒，蘇維埃，以至全世界一切咒了一大套。

『爲甚麼你生氣呢，爹？安得黎要和我同居。只有你不許他。』

『我死也不許他！多體面的事體！他們私下和書記等類人串通就說登記了。你們的非驢非馬的結婚式，真是該死！上安得黎家裏去，舉行婚禮吧。』

我早想去了，不過他的父母不許我進門。』

祖母也責備她。

『這是你的差錯。女子的名聲繫於一髮，一旦失去，你用繩挽也挽不回來了。』

達尼亞倒身板凳上，嚎哭起來，一若是喪了心那樣子。

「呀，你哭嗎？祖母，拿皮鞭來……」

朝去暮來，春將老了。白晝漸漸的加長。野鶴已由南方飛回。

達蒂安娜總不出門。她的面容黯淡，她的心緒也是有說说不出的悲楚。娜斯塔西亞對人炫示她穿的嶄新的短統皮鞋，和黃色柳條圍巾。鰥夫和青年男子爭着向她求婚。她都拒絕。

安得黎與他的父親發生大的齟齬。他時露憂鬱深思之狀，他很少去看達蒂安娜。到那裏去一回，他便和格里哥黎爭執，終至快快離去。他的父親和格里哥黎都斤斤的說道：

「到教堂去，正式和你的女子結婚。」

安得黎答道：「我想依着法令做去。新法令一下。我們便須遵守牠。」

「你的甚麼法令；她（指娜斯塔西亞）鞋聲乙乙走遍全村……這便是你的法

令，『格里哥黎喋喋的說，聲都哑了，眼睛滿含怒意。安得黎赧顏而退。』

一天，格里哥黎沒有在家，達利亞祖母也出門了。當她回來，她遍找不見她的孫女兒。她跑到最好的房間門前。那門已在裏頭用鉤繫着。

『開門！』

門還不開，祖母打起抖來。她敲過又敲，但是她只聽見門後的呻吟聲。祖母便跑到園裏去，拿了一把梯放在窗間，攀進去。

達蒂安娜正痙攣着在那裏臨盆，她嚙那枕頭，呻吟着。

『呀，天呵！』祖母失聲喊道。『你這髒東西居然把門鉤上。賤婦人，你想絞死你的孩子嗎？罪過，該死……』祖母蹣跚出去洗她的手。

娜斯塔西亞的乙乙的鞋聲，在門廊作響了。

『你好，達利亞祖母。我的鷄有一隻走入你們的院子裏嗎？你要絞死誰？』

喂？』

「你，你黃圍巾！你，娼婦！你，拆散人的夫婦。滾開，滾開！」

祖母洗乾淨她的手，拿了一個古神像擱在達蒂安娜床頭，點着一支蠟燭，把門打開，等孩子容易產出來一點，——她本想打開那神壇的門，但是來不及了，——又回到孫女兒身邊，接她的快要墮地的曾孫兒。

同時安得黎來到格里哥黎面前，手裏拿着帽子，支波西的眸子閃幾閃說道：「我已經決定，格里哥黎叔父——父親——不守那法令。倘若你想在教堂舉行，就在教堂吧。我完全同意。他們（指他的父母）在家裏鬧到我頭都昏了。」

格里哥黎正在穀倉裏把犁刀按在犁上。他板着面孔諦聽安得黎講，已而說道：

「好吧。」

他們坐下，抽起煙來。

「你要到甚麼地方去？」

「林中去，」安得黎答道。「我們還須一些木頭。」
同時，嬰兒落地了。業已半死。翌日就死去了。

達利亞祖母憂慮萬分。她拿了一些麻布，和她的最後的半個盧布去見教士。
森永神父用牙齒試過那半個盧布。用手摸過那塊布，答應了。到晚上，他們偷偷地
地把嬰兒在教會墓地埋下。

晚上幽暗而暖和，田野如在呼吸。

祖母已上床睡了，格里哥黎又喝起酒來，達蒂安娜漸好一點了。

三天之後，安達黎在合作社那裏碰見娜斯塔西亞：寡婦在買鱈魚，安得黎買
煙。

安得黎的心滿着惆悵。寡婦登着鞋子乙乙作響，比從前更打扮得風流，胸口
更多露點。安得黎買完回家去。在他背後，他聽見那迷人的乙乙履聲，

「爲甚這樣高傲，安得黎？甚時舉行結婚？」

「你想知道幹麼？」

「幹麼？或者你會請我去觀禮。上席賜給達蒂安娜的是男孩還是女孩？」

「你說甚麼我不知道。我剛由樹林回來。」

「不如上那裏去……看看情形，不然，他們或會絞殺那嬰兒……我偷聽得一些事體……」

安得黎氣息也接不上來，茫然四顧，忽然間全身冷了，惘然循着路行，如在夢中：

「讓我們去吃一點茶……我還有鱒魚，」娜斯塔西亞諂媚地斜睨他的眼角。安得黎跟着寡婦後頭走，宛若中魔，沒有停腳，勉強前行。她囁囁跟他說話，但他不聽。他的心已飛到達蒂安娜那裏去，他想要他的孩子，可是又不想要他。他的靈魂覺得悲愁，不舒服，正如人在大難臨頭之前所感覺到的那樣。

剛聽見第一回鷄啼，安得黎歡飲過寡婦的家，便沿着村街回去，口裏嗚嗚唱着歌。

『且慢。我須叩門。』

當他叩門，格里哥黎由窗裏望出來。

『你好，我未來的丈人。我的岳父，我的合法的妻子那兒去呢？他們說你們得了一小孩子。小孩子呢？』

『沒有小孩子。』

『你說沒有孩子是甚麼意思？』安達利喘着說，他的雙腳已不穩了。『有小孩子！若果你和祖母敢絞殺他，我要你坐監牢……我知道你，兄弟！』

一個巡更似的女人忽然停止了她的喋喋的聲響，藏身暗中諦聽。

『走吧，孩子，睡去。』格里哥黎說完，把窗戶關起來。

安得黎握着那窗框，喊道：

「那末。我給回你退婚書。我不討她了！呀，這就是——現在時行的花樣了。倘若你絞殺他，和她死去吧！你自己討她做老婆吧。」

當他行近他自己家裏的時候，娜斯塔西亞撲過來擁着他，像一團火那樣；癡狂地吻他的眼睛，前額，口脣，並且啁啾的低語道：

『親愛的寶貝……心肝……你擺脫他們了……我親耳聽見了……現在你化了灰都是我的了。』

安得黎搬到孀婦家裏去。達蒂安娜過了一些日子就不怎麼傷心：安得黎已不愛她，永遠不愛她了。罷了，那又算甚麼呢？世界上還有別的青年男子漢。好些紅軍回到家鄉來：談情，獻媚；軍人們的勳章銜耀於村女隊中。有些居然做新郎了！

達蒂安娜很快就恢復過來，如春苞初放。她的身體漸強了，你看見她的時候

真不忍移目他向。她就是一切美的化身。

綠的田野裏春花怒放，達蒂安娜也如春花怒放，但是在後院中，街頭巷尾，泥濘裏，婦女們的耳朵邊，老嚼舌者的涎沫裏，都有散布關於達蒂安娜的謠言：她曾絞殺她的孩子。

達蒂安娜傷心了。

小鳥們銜泥築牠們的巢，夜鶯徹夜在野櫻桃樹上顫啼，少年男女們嬉笑，跳舞，歌唱那一個春天做成了好幾對夫婦，舉行了好幾回婚禮。

孟珈，拍拉斯珈，和頓珈兩姊妹——以至村裏二十個女郎都歡天喜地，——她們跳舞到狂了，簡直不能離開那青年男子一刻。只有達蒂安娜不跳舞。沒有一個男子想跟她跳。她孤另另的坐着，一若她是染有瘟疫，沒人敢惹她。及至廢然返家，她便悲傷的哭泣，到第三回赴會，還沒有人敢惹她，青年男子的眼睛連望也不望她。達蒂安娜傷心了。

她便不再赴會了，蟄居家裏，鬢髮不整，終日飲泣。當格里哥黎看見他的女兒，他的手也變軟了，心房的血也變黑了。達利亞祖母爲之悲痛逝世。

「我不能這樣子坐過一生，」達蒂安娜一天傍晚對她父親說，啜泣，起身出門。

她的父親將用完晚餐。她的語聲像利刃穿過他的喉嚨。他的心因駭怕而縮小了，他離桌去跟尋他的女兒。

門口漆黑如死。

「達蒂安娜！」

黑暗瀾漫如有凶兆，他聽見索索的聲了。

「呵！」格里哥黎狂呼。「我主耶穌呵！」他打起抖來，由繩上解下他的女兒，——他的腿不能站直了，——抱她回去放在床上。

當她剛甦醒過來的時候，有人在窗間微叩。一老人進來。

「這兒，有一封信給你，格里哥黎。是從縣裏郵局來，一封掛號信。」

「是我兒子寄來的，」格里哥黎模糊的想起。他的兒子是在彼得格勒一個工廠裏做工，位置很不錯。不過這會那裏是看信的時候。

翌晨，達蒂安娜看見那封信。她的哥哥不答應回來，——他正沒頭沒腦做工，——他想她到彼得格勒來。

「爲甚你悶在鄉裏？鄉村會給你甚麼呢？若是你自己寫信來說生活難受，那就到我這裏來吧。我會設法使你讀一點書，成爲一個人。」

達蒂安娜欲去之心忽大熾。

「雖然我覺得心傷，」她父親說，吞下他的眼淚，「你去就去吧。」

夏天過去了，達蒂安娜的行程已準備妥當，秋天來了。一切事物，依然如故：飢餓，貧窮，家釀酒。早晨，裸麥攪在穀倉地上打，像擂鼓那樣。沙洲上的

野鶴在熹微的晨光中嬉舞。安得黎駕舟掩至，放鎗射去。

從那時候起，安得黎家中便有一隻折翼的鶴。他不能再翱翔雲表，他要永遠和安得黎活在一起以至於死。

早晨。煙霧迷濛。一輛貨車轆轤的沿着大路走。

「永別呵，我的故鄉。」

娜斯塔西亞費盡力氣然後才把如癡如醉的安得黎由窗間拉走。

格里哥黎，帽低覆着前額，揚鞭歡嘯，但是他的胸臆却滿着酸辛。達蒂安娜坐在車上。她是去試她的將來的命運。她的臉龐光彩而愉暢。她的晶亮的眼睛凝眺着前途。然而前途却一望迷濛，霧在她的頭上低垂。

過鶴的清澈的鳴聲穿過層霧送到地面來。牠們向南飛去，直達牠們的目的地。

碧霄之上飛鳴自由，日光如沐，霧有甚麼要緊呢？

狼的律法

皮涅克 Boris Piniak 著

歲月的積累正如書籍的積累一樣。無論那一個人，一生總有一個時候撒手與這勞勞的人世長辭；於是這個人就給人送到諾窩·德威楚修道院去，埋在地下，他的屍體任蛆蟲蛀蝕，——更或昇往願修道院，擱在火葬場燒燬。在火葬場中，死者嘗到人類最後的折磨。在火葬場的爐中，熱度達列氏表二千度，只費兩分鐘，棺木和死者的衣裳便化為灰燼，只剩有光身的屍骸；這光身的屍骸開始翻動起來，兩腿漸彎，雙手徐向上伸，直至頸部，頭縮入兩肩間。假使有一個思想奇特的活人站在窗前，偷覷列氏表二千度的熱力怎樣燬滅一個人的軀殼，這個活人

的頭髮會變成斑白，死者所嘗的最後的人類的折磨會使他覺得是帶有玄學的意味，與死亡的律法相違。——人生的歲月的積壘——正如一冊一冊的書籍；因為每一冊書——不是人類一椿折磨嗎？違犯死亡的律法，逸出死亡之外的人類天才和人類思想的折磨，不是正如火葬場中的折磨嗎？——有時那愛念書的人，一定——哦，他一定，——晚間在書齋中，在羣書中，——他一定對卷帙而驚心，他一定感到每一冊書就是現實人生的寫照，感到每一冊書就是超越死亡的思想的折磨，——他一定感到恐怖，覺得在這兒，黑夜沉沉，書卷的巨口從櫥架中張噬，牙齒的金色在桃花心木的牙齦中閃耀，而人的心魂却為迢迢長夜所覓，——他一定感到恐怖，覺得這一個屋子和這些沉沉的卷帙都是死亡的本體，現實人生的羣身之處，活的思想的死的寫照，像火葬場所遭的人類的折磨。由那個書櫥中躡足下來的有歌德的思想——絕非人間所有的少年維特的影像。有勒新，黑格兒，步克涅耳——烏爾斯泰爾所印行。有烏蘭，薇蘭，斯悲爾哈根——青年的朋友，青

年所崇拜的英雄。這一切都是舊時代的陳跡了——十月革命前的時代的遺痕了。有馬克斯，列寧，托洛斯基，布哈林，——社會主義發展史，德，奧，匈，俄，世界的勞工運動的發展史——這是現在的時代，十月革命的時代。列寧死了，他所著的書籍的出現，却一天多似一天。黑夜裏，在死者的沉寂的當中，一人獨自，真是十分寂寞無聊，因為人的生活是有兩方面的，——一方面是頭腦，職責，名譽，所構成的，明瞭的意識所構成的，——一方面是下意識，本能，陽光，血液所賦與的。

當沉沉的卷帙已化爲火葬場裏的屍骸的時候，黑夜不會斂手把人放過。

他躺在他書齋中書架下的皮榻上。正是夜半寂寂如死的時候。窗簾已下。他不能夠看見書卷的形體，——但是他看見牠們。他不知道他自己是睡還是醒，但是他覺得他的腦和思想的形體。他看見腦袋如他在陳屍處所見的那樣——兩葉生肉。左耳之上，枕頭附近，頭顱骨之下，忽生一思想，這一思想上躍如小鼠，沿

着回轉部捫索，確如有物搔牠，——至前腦下意識的領域便停止，成爲一個具體的思想：『明天我一定要上第三國際去。』——下意識之遮蔽腦袋的兩葉，正如那遮蔽火車睡車的燈光的不透明的重帷那樣。只留一小隙以供意識的出入之帷幙除去，須待意志的努力。但是這時候的意志却欲這些帷幙完全遮密，因爲這是應該睡的時候，而且在帷幙之後又是十分的恬靜，溫軟，舒服，安閒。意志的須求雖是這樣，思想之由意識的罅隙來者仍然奔入腦海的暗處，意識跟蹤而至，監視着牠。一剎那間，思想奔入記憶界，由一個記憶走到另一個記憶，兩個記憶聯合起來，回到意識界去，就在這一剎那，由最遠之處，由腦海之底，起了一個幻象——這幻象與第一和第二個記憶密相聯接：——他看見他的前妻的肩膊，恍若從前在他身旁那樣，恍若他對她告別時最後所見的那樣。——在下意識的隱處，很是溫軟，安閒，恬靜。意識覺得在腦海中已沒有一點思想，腦已入睡了，——牠有力量牽住思想，放回原處，不教它走動。已而通入他妻的屋子的門砢然開

了。他的眼睛閉着，他形體上不能見物。但是他確看見他的妻，他的後妻，馬利亞。開了門，站在門闕半晌，便望着書案走，在牠的身旁坐下，任她的雙肩下垂。她穿的是白的褻服。眼睛合着。頭髮用絞成一卷的手巾束着，作臨睡時的裝束。她在案旁坐下，任雙肩下垂，沒半點兒力氣，——在她身旁却站着重肩膊的斐力克斯。意識認清楚，那是他的妻，後妻。——已由下意识界馬上奔來整千整萬的——不是思想——感覺，整個的下意識界，腦袋，身體，感到非常沉重，僵直，痛苦，——不是肉體的，但是有白人頭髮的力量。沉沉的卷帙，像是火葬之場，——一幅一幅的思想像是橫陳的屍骸，——菲力克斯像是思想，——他的妻像是死屍——不是在火葬場中，而是在諾窩·德威楚修道院內，那兒死人的軀殼飽了屍蟲的口腹，——下意识，像諾窩·德威楚內的一具屍骸。科涅，韋柏，馬克斯。——意識猛把帷幔沿着全腦扯開：「又是夢魘了！」——黑夜沉沉，空房寂寂，窗帷已下，杳無一人。

「馬利亞！維多利亞！」

寂然，闕無一人。——「我要把這些書清除了，這兒真是沉沉如墓，我聞見蠹魚的氣味呢。」——寂然，渺然。意識又把重帷合上了。在下意識界中，安閒，溫軟，恬靜。最後一個的思想之鼠竄過，搔他的腦袋。——我的妻，這個後妻，像是書籍。」——再沒有旁的思想。這人入睡了。這人的臉龐恬靜。天色亮一點了。黑髮鬚——不過三十六歲而早已着了一點斑白——覆於前額。這個很美的男子的雙脣在睡中抽動。睡中做的事誰能知道呢？也許可怕如陳屍場的厚肩的菲力克斯，在夢中却不可怕呢，下意識遠遠看見他，很和氣的，他們像是兄弟一樣。

長夜終於過了。到天亮時候，這人由榻上起來。輕步走到窗看看曉色。一當他看見克林倫宮的雉堞，他雙眉就緊蹙起來，——光明與他的幻景抵觸了。在諾窩·德威楚修道院的墳場內，蛆蟲在泥土，棺材，和軀殼的幽暗中嚙着死者，黑

夜如是，白晝如是。

二

菲力克斯有一個俄國的老婆。她能夠使到他的家裏的陳設有西歐的風味，因為她有女人家的最大的力量——沒有一點兒力氣。有一天晚上，在端內資前敵中，菲力克斯正在一個殘破的工業城鎮的大本營的電報機旁坐着，夜半闌然，一人獨自，十一月的寒風與遠處的炮聲相和。他沒有睡，候命令之來。忽然一個女子，眼睛枯黯，一手掩唇使別人不能聞其語，輕輕的走到他身旁。她告訴他：她是工廠工程師的女兒，她的父母於一個禮拜前在這間房子被殺，這間房子就是他父親的，曾作白黨的大本營，她已躲在食器室內整個星期了。她的眼睛枯黯。她坐下，與菲力克斯對面，氣力全無的對他說道：

「也殺死我吧，倘若你要殺的話。除此外我沒有路可走了。」

菲力克斯命她住在辦公處隔壁的屋子，那即是他的住室，只有他進去。她聽命站起身，到屋子裏睡去。第二天清早，菲力克斯看見這女子悄然踱到放在他屋子內的鋼琴前邊，悄然坐下，彈起來，按那柔軟的踏板。在這當兒她初燭然一笑，若抱愧然，繼瞥見菲力克斯，便把鋼琴蓋合上。她是一個靜默，麥色頭髮的女子，不知人生的甘苦，藍色的眼睛閱世茫然。她就這樣成爲菲力克斯的老婆。他由前敵的血潭裏拾起她，正如一個人由一個酒罈裏揹着一隻無用的小貓的脖子，把牠提出來一樣。菲力克斯的人生寄於他的工作。菲力克斯是她的第一個丈夫，菲力克斯從沒有問過她是否愛他。一年一年的過去了。這女子，因爲有婦人的最大力量——力量全無——能夠在菲力克斯的家中——革命兵士的三個屋子中——造出一種寧靜的空氣來；在寢室裏，她攔了許多花朵，和一個養魚器，俾得濕氣充足，滋潤菲力克斯的喘氣的肺。她設法使屋子和屋子的光線——白晝的陽光，晚間的電光——奇寒。菲力克斯正爲革命工作，他本是一個魁梧而年富力強

的男子，因為喘氣病和肺癆的磨折，他的體力已見衰弱，革命時屢遭槍劍的創傷，內戰時，在馬特西夫斯喀雅車站榴霰彈剛在他的足旁爆炸，又受重傷，所以身體益不支了。在非力克斯的寢室內，懸有一張單子，是他親手寫的，裏頭列着他曾經患過的十三種病名。非力克斯的房子確是一個軍人的房子，那裏一切都是嶄新，像他的毛瑟槍的槍機那樣。她的屋子就是寢室，中置一個琴，她常就而彈古典的樂曲。她還有一個朋友——一隻狼和獵犬混血的大狗——與她作伴。

在那個年頭，正是革命的艱難締造的時期。莫斯科的廣場籠罩着慘淡的雲，汽車的吼聲可見得要人的忙碌，革命的意志使羣衆的運動如狂。除了星期日以

外，工作是十二分緊張的。有時——當然是很少很少——軍事共產時期的緊張的彈簧偶然由革命意志的輪齒鬆出來，過度努力的腦筋開始感到疲倦，非力克斯便打電話給他的好友以得加·薩狄卡和別的朋友，簡單的說道：

「請上這兒來。馬上。我們準備去了。打獵。」

以得加便知道彈簧已經弛了，菲力克斯的軍衣已經脫下了。

已經寬下的腦筋的彈簧知道怎樣去疏散自己。如狂的汽車風馳電掣的奔入伊味斯卡雅和哇哇斯卡雅教堂，頸骨幾爲之斷。牠們浴於夜的海裏，麥酒的海裏。森林的看守者的房舍震動，如手榴彈在那裏爆炸。郊外正鬧着狼獾。人們的心在酒精中猛躍，正如舉網時魚之在網中搏動一樣。人們步入森林的清晨的沉寢中，諦聽着他們自己的足音和樹林的聲息，準備向着自然的母親開火，那時候他們的意志都鬆弛了。倘若婦人也度這種放縱狂飲的日子，這婦人便成爲赤裸裸的本能的犧牲品。森林和夜色都成苦痛。麻醉的頭腦把一切重新估定，記憶力把那些相隔數十年的生活斷片縫合起來，把那些爲酒後忘記相隔只一分鐘的生活斷片也縫合起來。

凡是有生者都有生活的權利，——凡是有生者——或者都有戀愛的權利——他沒有這種權利可以嗎？——馬利亞，菲力克斯的老婆，具有婦人的最大力量

——沒一點兒氣力。她很怕住在莫斯科——革命的偉大的城：在那兒貝多芬的音樂却爲革命的歌調和紅軍的進行曲所壓倒，在那兒沒有俄國化的荷蘭火爐的暖氣，而只聽見熱量計的小鏈的搏動聲，沒有暗滯的火油燈，却照耀着電燈的寒光。雖然這樣，她仍是彈弄古典的曲調，有時且讀蘇聯的文學——俄國文學史中的非常的一頁，在那裏已沒有尊嚴，貴族，體面等字了。——有一天晚上恰是腦筋鬆弛的晚上。那久無人居的地主的房子嘯着九月的涼風。客廳裏還有一張桌子，椅子却沒有了，蠟燭插於空的酒瓶內。桌子點滴着不可思議的酒精的餘瀝。人們圍着桌子痛飲，他們的談笑，他們在牆上的幢幢的影，正如賀弗曼（德國浪漫派小說家）的神話。酒精把一切的時間和空間的分別沒了，却又把一切的時間和空間割裂分離。有一道作輾軋聲的舊樓梯由客廳通至中層樓上。以得加跨上這道搖搖欲坍的扶梯，——一道黯淡的黃色的光由塵封的窗外，公園外，河外射下，以得加後來不記得那是清早還是黃昏時節。他把瓶子和酒杯放在窗檻上。窗

側站着一個男子，他的眼睛像是望着空間而實是望入虛無。一髮黑髮垂於前額。這種眼睛，若是由虛無轉回來的話，一定很爲靈動；這是馬扎兒人的眼睛，雙瞳中仍含有來處不明宅居於多腦河的文化舊邦的馬扎兒人的神祕的歷史。——由虛無處回到以得加心上的不是思想，而是感覺——悲傷，使靈魂感到肉體的痛苦的悲傷，——歡悅，使到脊推麻木的肉體的歡悅。以得加知道，當他一想到女人一想到瀰漫於全世界的女性的時候，這種如死亡之透入靈魂的悲傷，這種如太陽投入心懷的歡悅，便在他身中滋長。——在那屋子裏，低至可以手觸其天花板，破舊軟榻的彈簧輾軋作聲。

「誰在那兒？」以得加問道。

「我，」馬利亞答道。「你知道，以得加，我沉醉了。」

於是以得加的心裏竊來一種喜悅——使到脊骨麻木，如太陽入懷的喜悅。

「我很傷心，以得加，——我覺得很寂寞，——有時我覺得很駭怕，因爲在

這茫茫的世界中，我却孤另另的一人獨自。」麻醉的頭腦所打量的事物別是一樣，記憶力把那些相隔數十年或相離一瞬的生活的斷片縫合起來，——在這時又常常念起一種不可信的貞潔的感覺，和感到一種真理——超出一切真理的非真理。——「以得加，我爲避開衆人到這裏來，而你也到這兒來，——多奇怪！我正想及你。有時我覺得我愛你，我覺得你可欽佩，強有力，像百煉鋼那樣的剛強，——我也苦念你呢……」

以得加不記得那從中層樓塵封的窗外，公園外，河外射入的黃色黯淡的光是在黃昏還是在清晨。——當以得加下來的時候菲力克斯站在桌旁。其餘的人都睡了，倒頭睡在桌下和廳角的乾草上。殘燭將盡，猶閃爍着最後的光輝。

「祝我們的友誼，喝一杯，以得加！」菲力克斯說。

菲力克斯手和目俱垂——以得加舉着空杯答道：

「好，讓我們喝吧！——盡此一杯！」

「但是你要斟滿你的杯，」菲力克斯說。——「你的是空的呢！」
窗外已見黯黃的曙色了。

三

他們兩朋友——菲力克斯。克倫茲和以得加。薩狄卡是俄國革命的偉大時代的人物，是這時代生出來。他們不是俄國人，因為俄國革命是國際的。菲力克斯是一個奧國的日爾曼人，以得加是一個奧國的馬扎兒人。他們都當俄國是他們的祖國，因為俄國會拯救過他們，使他們再生，而他們也想從莫斯科的克林倫宮叱咤全世界。他們說一口很壞的俄國話，——這兩個革命的俄國軍團的司令，因為他們是在內戰的槍林彈雨中學說的，——但是他們思想已是用俄語思想。他們倆同是傑出的人物，同是歐洲人，同是保留着歐洲人的慇懃，有禮，好潔和準確的特性。他們同是度過艱苦的生活。一個做過奧國的軍官，一個會廁身於匈牙利的

文人之林。當他們與戰爭和革命的飢荒和炮火奮鬥時，他們不得不經歷許多困難，然後能了解俄國——俄國的語言，風俗，習慣，娛樂，書籍，傳說。他們都知道他們的安身立命之處——菲力克斯的一生是靠着他的軍衣，以得加的一生是靠着他的文官外衣。兩個人肉體上都很美，他們兩人的眼睛雖不能鼓舞人創作的精神，但却能教人興奮活動。他們的美是兩種不同人種的美。菲力克斯有重而下垂的肩膊，他的受過傷的雙足走起路來也是很重。他的美是一種不整齊的美，前額微皺，眼眶深凹，兩頰起紅暈；聳起日爾曼人的顴骨，髮直而帶淡黃色。以得加含有多腦草原——也曾印過匈奴，哥德人和馬扎兒人的足跡的草原——的血統，髮從廣額披散，因為草原的千百年的風所逆吹，故向後垂，所以眼角的豪氣和活潑之態更流露出來，何況以得加行路時又常像是挺着頭和胸部當着強風呢。

當他們由前敵回到莫斯科時，每晨八點鐘便有一輛轎式汽車停於他們每家的

門口，這汽車便載他們到革命的「磨石」處去——到那上頭奔流着歷史和思想之水的重的「磨石」去；——而他們便是司磨者，司理那碾着歷史，光陰，人類和精力的「磨石」。這些磨石有許多槓杆，注入的歷史之水也是從許多源頭來。這兩輛轎式汽車載着這兩人疾馳於莫斯科的街道廣場間，由魯比安斯卡雅街至伊里英卡街，由伊里英卡至克林倫宮，再由克林倫宮至舊方場。革命派菲力克斯去勸作。革命派以得加去爲革命思維，替革命攷慮牠的方法，時機，理論，和道德。當磨石已經磨得太多的時候，那早晨八點鐘出去的汽車便在夜深停回門口。菲力克斯的軍衣是最平常軍衣，——以得加的外衣也是最平常的外衣；這兩件軍衣和外衣像不是用羊毛和布做成，而像是用皮革造成，其厚韌之處，有如這兩個久經革命的艱苦的人額骨上的皮膚。軍衣和外衣只待到夜深才脫下。這兩人須用盡他們一日的光陰不能偷閒一刻，正如滿裝着水的水瓶，不讓牠溢一滴水出來。他們的生命之瓶滿裝着思想和工作，他們的生命完全是爲着活動而生。

在人類的生活中，常有一種感覺不出的陽光，是血所賦與的啊！——

以得加的住宅也是政府所有。在那兒，牆壁很厚，至天花板的圓拱始隱。終日闐然如無人。書齋的四壁滿着書籍。陽光由窗戶的圓拱射入餐室，可是書籍也已侵入餐室。餐室的書架復站着他的五歲的女兒阿里莎（簡名里莎）——他站在書後，陽光照着，她胡亂的撒嬌問話。

那父親正坐在一杯茶旁念着報紙，那女兒爬到他的膝上，靜到像一隻小貓，不敢擾他父親讀報，已而若有所深思，脫口問道：

「爸爸，我們是活着，還是玩着？」

她的父親不明所以，報章上的文字已與他女兒的問話混在一起了，說道：

「你說的是甚麼意思？」

「我們是活着還是玩着？——你和媽媽——你們是活着，而我和我的朋友拿

塔莎，——我們是玩着洋囡囡。這些洋囡囡都不是活的，牠們是用碎布紮成，牠們的頭在舖子裏有得賣。而你却和我們玩。——我和拿塔莎——我們是活着還是玩着？」

女兒的問題弄到報紙上的文字通都糊塗了，——因為女兒的天真的思想，這父親却茫然不知所答，他的整個心魂只想着他的女兒——他的肉——對於他怎樣可愛，這父親只把他女兒緊緊的摟着，弄到她感覺到精神的紛亂肉體痛苦而流下淚來。

在書後，里莎縱聲大笑，小手兒上下舞動，疾如假日公園中的蹺跳戲。在她之後來了她的母親——他的老婆兼朋友，——她是他生命中第一個女人，和他在布達佩斯共度過青春，她會和他經歷過革命時的飢荒炮火的歲月，和他共歷過不懂得俄國，俄言，俄國的風俗習慣之苦，而沒有沉溺於俄國放縱的生活。這個女人會得他做伴歷過她的女人的途徑——由破題兒眼睛因為醉心情慾而閉合起至到

眼皮新起着繃紋。她的俄國話比以得加還壞，她思想時用她本國的語言思想，她常是沉默寡言——這個驕傲的女人，母親，朋友，和家庭和書的保護者，這個沉靜，遲緩的女人，她知道人類的情慾是暗黑的，灼人如俄國燎火中的火把一樣，她能夠力壓自己的情慾，如匈牙利黑暗的中世紀思想所訓迪。在俄國革命的前敵中，在馬特西夫斯喀雅車站中，一個榴霰彈曾在菲力克斯腳下爆炸。那時在看屋中有三個人——她，菲力克斯和以得加：她的肩膀爲一塊彈片擊中。她用手從傷口內取出那塊彈片，痛到嘴唇皺起，雙眉緊蹙，但仍然微笑。

黑莎在晨間見面。他的老婆維多利亞却在夜裏相見，手裏常是拿着一根蠟燭，穿着黑色的衣裳。夜半的俄國茶常是冷的，書齋裏的書籍又發出蠹魚的氣味。維多利亞每坐在榻上她的丈夫身旁。她會用德語問道：

『你知道嗎，我想，魯斯·菲雪已經失勢了……』

桌上的燭正如浮士德的燭，午夜迢迢像是長年之不動。這兩夫妻便談起來，

所談的比哥德還莊嚴偉大百倍——談到世界革命，灌注歷史的水于牠的磨石上的革命——這都是這石屋以外的事，在夫婦談敘的時間之外的事了。在這時候，以得加便把那已化成皮革的絨布外衣脫下，俾得從容的在書中和他的老婆上頭消磨他的時光，——因為沉沉的卷帙有一種魔力如影畫鏡一樣，使人的思想得以飛越時間空間，隨意所至，——至於他的老婆的聲音，髮，頭，雙肩，胸部，她的言語，她的溫柔，她的撫慰呢——能教他掏出他自己的心陳於掌上，全身都隱於心後，於是沉靜和那使紅髮的里莎獲有生命的奇異的物事便支配着一切了。在半夜裏，當他的老婆——那驕傲而沉靜的女人，革命的女兒——入睡的時候，——獨也滅了書籍隱於黑暗中，——而他呢，若還睡不着，便想到這偉大的世界，他一生所做的大事——他以臂支頤，在暗中，在他身旁彷彿亮着他老婆的受傷的赤裸肩膀——日間常穿黑衣，他生命中的唯一女人的肩膀。這就是愛的神祕所在了。這就是不能教牠溢出一滴水的瓶，正如人之不能教革命的水瓶流瀉

一樣。

一兩個星期或一個月總有一次有一兩點鐘或一晚上有空，菲力克斯便上以得加家裏看他，或以得加去看菲力克斯——以盡友誼，不是想杯兒相接觸，而是想心魂兒相親。

那重肩的菲力克斯在屋子中躑躅着，他的軍人的眼睛四望屋隅，圓拱和天花板，笑謔和簡潔的詞句夾雜而出。

「天花板潮濕了，窗戶也破裂了，你總不小心你自己的健康……」

「做給我看怎樣閉這火爐，牠一定要閉了……」

「維蒂雅（即維多利亞），翻上你的眼蓋給我看，你血不大好了……」

於是菲力克斯就會在書齋的榻上坐下，不動者幾個鐘頭。一瓶梅子的白蘭地酒從書架後露形出來。菲力克斯的一舉一動，以得加都知道，以得加的一舉一

動，菲力克斯也同樣的知道。菲力克斯便拿杯子斟滿了白蘭地酒，笑謔起來。喝上了五杯之後，他們的心魂都打開了，於是以得加，菲力克斯和維多利亞得以互相端詳各人的事體，各人的思想。桌子上的書都給挪開，蠟燭密插着，一張短榻，上放小碟，擱在菲力克斯的身旁。維多利亞默言不語，擁土爾其的圍巾，狀至溫暖。菲力克斯一手擱在以得加的膝上，俾減輕其肩膊的担負。於是菲力克斯便披肝瀝胆的把自己的思想告訴以得加和維多利亞。

「讓我們轉而注意，」菲力克斯說道，「聖經中領導猶太人出埃及的摩西同志。他不是一個愚蠢的鄉下人。他履海底如平地，平空生出甘露，（馬拿）迷失於沙漠中，在賽奈開蘇維埃會議和歡敘會。他到處尋求一宅居之所歷四十年。可是他仍然達不到上帝預許之地，遺志至約書亞（註一）才得完成。這絕不是一個愚蠢的聖經故事，因為摩西老人之不能達到目的地是自然之理，凡是認識索丹的

（註一）約書亞

oshua

是摩西的繼位者曾引以色列人入

Canaan

人（註二）都不能住在以色列；他們不配住上帝預許之地，因為他們知道「巡邏者」之一物，選者的鬍子是怎樣，選者之妻的胸是怎樣。這老人不得不物化，把這責任交下後一代，因為只有那不知「選者」爲何物的後一代才配住天賜之地。我現在想起我們的事業正如摩西，我們曾跋涉過海底我們也曾住腳食過天賜的甘露，——但是你和我都不配過這樣新生活；我們都不配，——你的紅髮女兒却可以度這種生活。我記得軍官們怎樣痛毆民兵呢。我們不是別的，十足是摩西吧。」

以得加一口服盡這思想的毒藥，拿來用在他一生爲之奮鬥的革命身上。菲力克斯悄然徐徐的說，——他是一個重肩膀的人。燭光是照着哥德的燭光。書架一點兒沒聲息，書籍已成爲人類思想，和時間之一部。以得加知道菲力克斯所不知道的動聽的言詞。

（註二）索丹 Sodom 爲一城，聖經中謂該城居民罪惡深重故放天火燒之。

「是的，但是摩西和列寧都立下法典。我們要活着。我們要寫這法典爲將來之用——這法典一定要沐於我們的血中。我們有幾分是懷疑者，我們都知道那用來燒成法典的血，——你和我，我們放槍射人的背後，——那是一種迂曲的路。將來的新生活一定不知流血爲何物，正如在天賜的地域中，巴亞爾邪神和波提乏（註）之妻的故事都應忘記了那樣。我們必須活着——過着英雄的生活。」

歇一會，菲力克斯和以得加的談鋒便開始轉到俄國的城市平原，英國的礦山和礦工，長江流域，斯丁納的企業公司和邱吉爾（英財相）的偽善——所談的都是閃着火焰有關革命前途的事體。——這些瓶子不能溢出一滴水。——這革命磨石的司理者也有他們的週日（除了星期日的日子），那時候相處的是上司下屬，同僚，無甚交情的朋友，甚至敵人，所遇的是成功或失敗，——但在這時節——會

（註）巴亞爾 Bial 爲迦南異教之神。波提乏 Potiphar 是約瑟的主人，其妻調戲約瑟，爲所拒

照過哥德的蠟燭照着，卷帙沉沉的書齋寂寂如死——以得加和菲力克斯便披肝瀝胆。傾箱倒篋，話他們週日所做的事情，昨日前日的事情——這些話是他們的交往常說的而且蔚成他們的公論。曾照過哥德的蠟燭一直燒着，直至菲力克斯站起來，穿過沉沉的院宇踱到門口去。在門口那兒，這兩朋友互吻過，一輛汽車便在幽暗中消失了。以後的時光便是夫和妻的時光了。

四

十月革命時代重新改建了性的道德，經濟上解放了家庭。在人類的世界中，一夫一妻制度不是生物學的法則。以得加永遠爲維多利亞所束縛了，她也曾與他一同飄泊，共過患難，她爲他生下一個女兒，紅髮的里莎——他的愛的結晶，他的將來的所在，——但是以得加形體上却不忠於他的妻，正如許多這時代的男女那樣。在火車上，鐵路的枕木上，隨便某一個城鎮裏，隨便某一夜，都有他的女

人，這些女人不要他負責任，她們只給他一種歡悅——陽光入懷的歡悅，藉她們他得親近那永劫的女性。革命的水瓶却無容留永劫的女性的餘地。

這一切小德出入是無妨的，因為有工作時候的大德在。人的生活是有兩方面：意識的生活和下意識的生活。在森林中，狼們有他們的秘密小道，人看不出的窟穴，路標等等。由第一種生活——革命的工作，書籍臥遊，家庭的樂敘，和朋友之誼——以得加葬身於第二種生活去。每日工作時間有電話叫他，一點鐘一個地方便有一次電話。以得加的汽車便停於一偶然的街角，沉迷於第二種生活中，陷於神祕，匿跡於沒個人知歡樂便是一切勝過一切的地方。在秘密戀愛中，不知所謂疲倦，金錢，行為失檢——況且一切都是秘密中做的，沒個人知曉，甚麼都無妨礙，秘密可以為許多不道德的掩護。在大城市中，也有神祕的小徑，神不知鬼不覺的路標，和常人看不見的幽會場所。一當從日常的工作逃入第二種生活的時候，便只有女人的歡樂。他藉那秘密的路標知道往她那裏去的途徑。往

她那裏去的路途滿着銷魂蕩魄的事物。女人一隻掌攔在一個男子的眼前便可以遮盡世界——這不是說依據物理學的法則他不能視物，——而是說牠可遮盡世界，使到她的手掌比世界還大。一個女人的裸赤的膝蓋可以比白蘭峯還冷過，莊嚴過，高過。她——馬利亞——去會他，把她一切的美都帶在身上，俾得盡獻給他。她戀愛着，她一胸的愛情都沉醉在古典的曲調的音節裏，不爲自己的行爲尋口實，簡直不曾想到尋口實這一件事。她的頭藏在以得加的胸懷裏，俾得緊湊他的胸懷，俾得聽見歡樂的搏動，當她聽見他的心跳，她便不發一言。她的雙掌和她的一切都在他的掌裏。人們都知道擁有女人時的歡樂怎樣，——人們都知道擁有女人的整個靈魂意念和思想時的歡樂更大。這兒，整個的心魂都在掌上了。幽會的時節，在工作時間以外，不是晨間十時，便是晚上十時，或是午後四時，——幽會的地方或是菲力克斯的家，或是以得加的家，或是第三個朋友的空屋，或是鐵路上的睡車，挑選地方和時候總弄種種狡猾。幽會的時光很快的過去。完了

的時候，接過最後的吻，說過最後的呢語之後，在前門口或窄巷的轉角處，第二種生活便沒入于第一種生活中——工作，焦慮，動作的生活中了。走過了窄巷的轉角處，他可以回到菲力克斯的家裏，問詢馬利亞·尼古拉耶夫娜——完全不同的婦人，問詢她的健康，和替他老婆向她請安，——因為在人類的行為中，祕密的事常不能上道德的台盤的。一走過了窄巷，他肩膀便須負擔現實的第一種生活的事體，因為莫斯科的廣場已垂着動作和意志的慘淡的雲，同是革命的水瓶，不能獨異，他不能不揮使他的思想了。在革命的磨石側便站着一個人，他的顴骨因久為歷史的風雨所吹打而堅韌異常，他的絨布外衣已變成皮革。心裏已無狼的小徑之存在。回到家裏，書後現出紅髮的里莎。

五

菲力克斯的眼睛生出來是教他敢作敢為的，以得加的眼睛若是由虛無處回過

來的時候也是能夠激發行動的。這兩個都爲着幹而活着，爲着他們所幹的而死。林中的獵人潛躡着狼。趕獸者緊跟着狼的足跡。於是獵戶們循着狼去的路，以網圍着叢林。叢林靜悄悄的，正在秋的懷抱裏。獵戶中的噪喊者始噤叫，咆哮起來，驚破了林中的寥寂，喚起了豺狼，逼牠循着那爲獵戶和網罟包圍了的路上走。狼的生命成爲死亡了。

在晨間，里莎來到以得加的書的洞裏。她曳着一個洋团团足隨地板走。以得加把他的女兒放在羣衆中的桌上坐下。

「爸爸，你告訴我你和媽媽過活像我和拿塔莎一樣。我們過的是生活。而我的洋团团密爾迦——她也活着嗎？」里莎問道，狡然一笑。「講故事給我聽。」以得加不能夠圓滿地解釋出爲甚麼那洋团团不是活着。里莎覺得有點不耐煩了。以得加講給她聽大熊怎樣斫下樹枝，現在她所坐的桌子就是用這樹枝做的。

「媽媽講故事比你講得好，里莎說道。

「不，我的故事好點。」以得加答。

「是的，」里莎又道，「不過媽媽的故事是有圖畫的，在你的故事裏，我連大熊怎樣斫樹枝和跌下來都看不見。在媽媽的書裏，甚麼都有圖畫。」

里莎坐在以得加面前的桌子上，變成書的一部分，却又從書中長出來，這紅髮而快活的小里莎。以得加和他玩起來。她把她的手指張開做成一把可怕的剪刀，擺動她雙腳，當牠們是舌頭。她騎上她父親的肩頭到餐室去，因為他父親要喝咖啡茶了。當喝咖啡的時候，父女們玩着球。

在辦事處那兒，牆上掛有各種世界地圖，桌上右角放着電話，桌子的對面，安樂椅的對面擱着一張孤另另的椅。在正午時，由這個森嚴如兵營的空的辦事處，有電話傳菲力克斯的語與馬利亞和以得加。

與馬利亞：

「馬利亞，請你在一刻鐘內上這兒來，有重要事。」

與以得加：

「以得加，請你馬上來，有重要事與商。我很想見你。我在辦公處。」

馬利亞坐在菲力克斯對面的椅上。他們候了以得加半晌。以得加很意切的進來。沒有椅子給他坐了。菲力克斯把電話機的聽筒除下，開一包新的紙煙，拿起一根，遞給以得加。

「讓我們抽煙吧。坐下，坐在窗檻那兒，以得加，菲力克斯一壁說，一壁頻頻吸煙。」

以得加很留神的望着菲力克斯，退到窗前，坐在窗檻上。馬利亞很是安靜。菲力克斯狂吸他的紙煙。

「喂，你有甚麼告訴我呢，以得加？」菲力克斯問道。

「告訴你甚麼？」以得加答。

菲力克斯的頭垂下。雙眉間的皺紋黯然收緊起來。

「我很想知道你和馬利亞的關係，知道你們倆都緘口不告訴人的事，」菲力克斯道。

以得加的眼睛準備動作。他站起來斜踱過這屋子，在桌旁站住。馬利亞離椅站起來。窗外雨聲滴瀝。威匿思的玻璃使這屋子滿着無影的鎳色的光。在悲劇發生的時分，人們很少作表情的姿勢的。

「你們默然嗎？」菲力克斯道，頭擡起來。「好。我請你們來是爲着以下的理由。鄉下人是有寫日記的習慣的。去年，九月八日，一年零一星期之前，你，馬利亞，我的妻，和你，以得加，我的朋友，在蘇維埃有的房子中——你們負了我。我不是人類心魂的佔有者。我有我的浪漫事，而我也承認誰都有這種權利。可是我讀這日記九月了。我假裝若無所知，以爲這只是一時間的衝動，以爲若是當真嚴重的時候，你們會告訴我。你，以得加想以空杯和我喝酒——但是你是我朋友，以得加。我們正忙着建立新的世界和新的道德。那件事情發生已有一年了，而

我仍然和你說話。這一年告訴我你們的行爲不是一時間的衝動。我不認多妻制度爲共產黨的道德，但是我認一個共產黨徒應當對別一共產黨徒忠實。可是我現在提出來的不是辯論，而是行動。你明白，以得加，我的心已經離你遠了，同時你也明白我不能讓我的妻受侵害。我提議你們不必說些無謂的謊話就乾乾脆脆的結婚。我主張如此，因爲這是事物的自然的結果。我們寓所的鑰匙在這兒，馬利亞。我歇一會就到療養院住一個月。我希望這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可以從容解決了。別了。走吧。祝你們幸福。」

馬利亞翻身坐下，已經聽見這判詞了。以得加一根筋肉也不敢動，免至漏聽了菲力克斯所說的一個字。他的眼睛爛爛如他的游牧先人之在草原上看守着敵人一樣。菲力克斯再把電話聽筒掛起，電話鈴馬上响了。

「是，」菲力克斯說。「我就是克蘭茲。誰我都不能接見。是的，我就到療養院去。不。是。我剛和我的妻分開。是的。不，——我不過提議把假局揭開，

——我相信倘若我的妻與她的真正的丈夫薩狄卡同居會好一點。我請馬利亞和他到來，請他關照她的前途。是的。」

菲力克斯掛上聽筒。這辦公處冷酷而虛空。牆上的地圖指出世界。威匿思的玻璃窗生出鏽色的寒光。窗外雨還滴瀝着。馬利亞哭起來，埋首案上。

「這是辦公處，馬利亞，」菲力克斯說。「不要哭。走吧。」

……在大城市中人們的感覺有時也如狼獵時在網罟後的狼。當以得加和馬利亞走後，菲力克斯由桌後站起來。他在辦公處往來蹣跚足雖不良於行，而步履甚疾，所走成直線的幾何形。菲力克斯的雙肩比平日更重。額的縐紋，延及眼部。他的臉孔正像一個人步行三十里不停，一晝夜沒有吃過，黃昏時候來到一個陌生的家，報告一件簡短，可怕，確鑿的消息那樣，——不敢歇息，不暇喝茶，帶着噩耗再奔黑夜的長途那樣。菲力克斯拿起聽筒，用力的搖電鈴——打給第一個人，第二個，……第五個。

「是的，我就動身去就醫。沒有甚麼事。今天我支使了我的妻到她的真正的丈夫去。我祝他們幸福無極，我只想極力把事情弄乾淨。以得加，薩狄卡，我的朋友。我認這一切是事物的自然之理，和一個共產黨的責任。薩狄卡是一個忠實黨員。我幫助我的朋友。在他那一方面是很難。」

菲力克斯說話的音調教他的朋友聽見知道他是十二分鐘靜，也不是僅說笑話。菲力克斯的臉寂然不動，雙頰緊張，至為堅忍，足以冒雨走長途而不怕。威匿思玻璃窗之外秋雨如注。在鉛色的街道間，人類之羣浮泛着。狼已為網罟所圍，——黎明時，在林中，冷雨之下，——聽見噪喊者的號叫，——冷雨已經把網打濕了，——狼無路可逃。第一種生活和第二種生活融合為一了。以得加和馬利亞由伊里英卡奔到黯淡的紅場。若從聖巴西爾教堂望過克林倫宮，——這亞洲式的莫斯科克林倫幻化為中古歐洲的哥德式建築。這兒就是到陽光入懷的第二種生活之路了。以得加一看見這鉛色的廣場的影子，克林倫宮的哥德式尖拱，九

月的寒氣他覺得肉體的苦痛自腦蓋下沿脊骨搔爬着。在第一種生活和第二種生活混雜中，羣衆雷動着。他的眼睛又沉入虛無。

「我們怎麼辦呢，以得加？」馬利亞問道。

「你馬上回家去，」以得加答道。

「那一個家？」馬利亞再問道。

以得加默然不答。克林倫宮的尖拱寂然。以得加記起他昨天怎樣挽着他的情人馬利亞在手，差不多要把她全身抱起來，怎樣對她說呢語。現在馬利亞已經永遠給了他了。他由虛無處轉望這站在他身邊的婦人，——像是一個陌生人樣望着她。他的眼睛茫然不懂。菲力克斯談論到男子的生活多麼強硬，堅持不已的時候，他好幾次告訴以得加那使他驚懼的一剎那——當馬利亞在前敵的血潭中，他父母被殺的屋子裏忽然對自己彈起琴來，一看見菲力克斯來對他忸怩地慘笑。現在馬利亞是站在以得加的身旁，她的肩膀寬弛的垂着。斜雨打她的面。雨的淚珠

疑在她的粉頰上。馬利亞向着以得加微笑——一個慚愧慘淡的微笑。

「上一個朋友家裏去吧，」以得加說。一小時內我就來。」

林中的獵狼中每把網由一處曳至別處，一步一步的把獵狼們逼緊。電話可以說同時是等於獵狼和輿論。克林倫宮的院宇，是幾百年前的沙皇建築物，高敞而幽暗沉沉，闐然如無人，荷蘭式的瓦火爐暖氣瀰漫。電話的鈴聲在桌上響着，不絕如春潮之至：週日的工作，上司，下屬，同僚，不相識的人，敵人都以藉電話而插足辦公桌上。

在以得加的辦公處，電話響了。

電話中說話的是他的朋友和同僚。

「菲力克斯剛打電話給我們」

「菲力克斯確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他忠實地應付事物……」

「舊道德——人們爲女人而爭，爲妒忌所苦的舊道德——已在死亡中了……」

「甚麼時候結婚？……」

若你從聖巴西爾望過去，亞洲化的莫斯科的林克倫宮忽幻化為中古歐洲的哥德式建築。在中古時代武士們有一種擲手套挑鬥的風俗。這種挑鬥的風俗入到亞洲俄國便成為狼獾。菲力克斯已化為狼獾時的噪喊者了。

決定和行動這時是必須的了。

六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道德，是時代的產物而又與時代合而為一。這句話或者未盡可信，但在不可信中我們至少看見，革命時代的道德純是政治道德。我們儘可目不識丁，不知化學為何物，寫白字，——我們儘可無知無識，嗜酒如命，——我們儘可食言無信，儕於棍徒竊賊，——我們儘可對婦女苟且，——我們儘可沒盡清廉義俠的觀念——但是我們必須政治上有道德，必須是共產主義的

正統派。文官不要緊，政治官就是不道德。名列社會革命黨，孟雪維克（少數黨）或無政府黨，不獨不道德，而且極端可羞。社會革命黨和少數黨的名詞是罵人的名詞。人類的天賦各有不同的，有些生出來就賦有政治的才識，有些生出來却不宜於政治。政治才識之為天賦正如著作，行動和藝術的才能一樣。有一個人可為驚人的音樂家，但政治上却一無所能。一個人可為最忠實的天文家——言行必信，忠於文化的工作，對婦人不肯苟且，享有世界的盛名，——但是這一種人在那時候的社會却不會成爲中心人物，他越能幹偉大，越使人疑惑他，因爲一問到他——你的政治信仰怎樣？——他就糟了。但是當這天文家說——「可憐！他是一個酒徒，獵豔者，他房子裏有政府的家具，連博物院的鐵條還沒有扯去呢！」——這話便不公平，因爲那些擅取公物，或甚至有時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簽的人們知道怎樣造成革命——正如天文家之洞明他們的星宿，——和知道怎樣爲革命効死呢。這種人不得不活着——竭盡其意志，思想，和理智，一切都置於理智的

意力的制裁之下，消滅一切非理智者。

狼們有一條律法：當老狼衰弱的時候，他們便吃牠，因為老者力弱，與力量均齊的律法相違，而狼們不能讓力量不均齊。人是一個社會動物。一個人永不能說——一生中一剎那也不能說他在這一剎那間就是他的本來面目。人性的實際可以由人羣的律法徵見之。這裏也有一個法則：若使一個人斷然的反覆的對許多人說他是一個優良高尚的人，這人便自以為確是，且將努力做成誠實高尚的人。人類可以催眠成好人——不是催眠術家之力，而是人類社會之力。人類社會之為一個催眠家還勝於靈子術醫生。狼呢，却為力量均齊的律法所支配。

……農民詩人葉塞寧所過的生活是幻燈似的生活，這種生活只能在像俄國革命時代的時代產生，綜合他一生來說，可注意的是；這人只為他的情感而活着，

因此他就與他周圍的人們隔離。葉塞寧的收場真是悲劇的收場。在他的生平中最當注重者就是他與伊沙多拉·鄧坎的不幸的會面。葉塞寧成爲這名滿世界的跳舞家——五十歲老的伊沙多拉·鄧坎的愛人。她見了他不能自持。但是她不會說俄國話的。這女人，這跳舞家，也會顛倒了好些人，也會消耗了人類億萬金錢，名字由檀香山紐約傳到俄國伊比特，爲保存她的肉體美的緣故，她盡識世界的化粧品，——却爲立阿贊的黃髮青年所傾倒，獻身於他，——而照當時的藝術家的道德標準看來，葉塞寧能夠做了這個婦人——交談也要人翻譯的婦人——的情人，還是榮幸的。藝術家的道德標準實以此爲幸福，爲光榮。但是一當葉塞寧和伊沙多拉·鄧坎結婚之後，他成爲她的丈夫了——這就使葉塞寧倒霉了。他們的關係，他們的轟飲，還是一樣。倒霉的地方在甚麼呢？現在一切都認真起來了，因爲在一個才上二十歲的青年的身旁並立一個五十歲的女人——一個不懂葉塞寧的語言，曾醉過世界各地的無數男人的情愛和光榮之酒，爲全世界所鍾愛，而倒厭

倦世界，不慣於晚上睡覺，不慣於穿常人衣服，痛飲俄國麥酒俾得不睡的女人。於是這麥田的抒情詩人，葉塞寧——一個佳士——輪拳擊鄧坎的臉，舉腳踢她的肚子了。他讀給她聽一首罵她為母狗的詩——她不能懂的詩，——和她一起，他痛喝俄國的苦麥酒，喝到消磨盡了他的一生——他的血，他的詩，和他的榮譽。

七

中古時代武士挑鬪的手套有時變為狼獾。狼獾時的狼，毛聳齒露，非衝破網罟以逃生，則必冒槍彈以求死：上帝不許牠遭生擒，——因為生擒之後，牠將要偏促於籠中，毒齒為鐵檻所消磨，毛也禿了。莫斯科城和莫斯科附近的秋天——九月天——若是下雨的時候，像一個俄國乞丐穿着襤褸，帶濕蹣跚的蓋過，——晚上大地變作這樣幽暗沉沉，我們看不見日間的乞丐在林蔭路的板橙上歇着。在

畫間，街道作鉛色，晚間的黝暗却為電燈光所漆。在田野間，林中叢中——濕的靜默，人看不見他自己的手，泥濘上到膝頭。這樣的黑夜必須有的，否則大地就沒有養悔的時候了。在莫斯科郊外，古園中，今已成爲療養院的院宇中，一間暗室的窗前站着菲力克斯，手裏拿着一根紙煙。這療養院已入睡了。大地已沉入幽暗中了。紙煙的紅光映於他的顴骨上。紅光如怒，顴骨作冷酷狀，冷酷如療養院的晚上。經一天的莫斯科電話頻响，他穿上療養院的長袍了，莫斯科的電話响不是正義仁道之聲，而是中古時代挑鬥手套的殘暴。紙烟熄了，洋火又點上，這披着醫院長袍的男子頭靠着窗戶的冷玻璃，皺紋聚於額上，若一老人然。窗外黝暗如漆，黝暗籠罩大地了。院外，園外，郊野外——就是莫斯科。

馬利亞孤另另的獨在菲力克斯的幾何公式一樣的家。沒人來，沒人探訪。在菲力克斯家裏最後的一晚也是沉寂。以得加應當五點鐘來，但是夜半還不見他的踪跡。只有她的狗蹲在她的腳旁。莫斯科的午夜吹着斜雨打街燈的濕光。克林

倫宮附近，莫斯科河干，有一條小的林蔭路。克林倫宮和河干都沒入虛無之中。半夜裏，克林倫宮附近，莫斯科河干躡着一個男子，戴着寬邊黑帽，披着黑外衣，領已掀起來，綁着淡褐色腳綁。行時肩首昂然，挺着臉和胸逆風雨前進。這人的眼睛却望入虛無。他就是以得加·薩狄卡了。這時必須從虛無轉過來，決定和動作了。他就決定了。他猛然把頭上的雨水和頭中的紛亂的思想拂落。他沿着克林倫宮的宮牆和聖巴西爾教堂行，步履也是一樣的有力。在以得加的住宅——本政府所有——中，牆壁甚厚，至天花板的圓拱始隱。書齋的四壁滿着圖書。從書沒進來了維多利亞——他的妻，他的友，與他在布達佩斯共度過青春的他生命中的女人，他曾與他共歷過革命時的患難，共歷過不懂得俄國，俄語，俄國的放浪習慣之苦。這婦人也曾跟他度過了婦人的半生，由破題兒第一遭眼睛因醉於情慾而閉合起至有了五歲女兒里沙的撒嬌。她這時進來，手裏拿着蠟燭，身穿晚服，肩頭却裸着。

「你喚我嗎，以得加？」維多利亞說。「你回來很晚。菲力克斯打電話給我，真好笑，雖然今天不是四月一日。」（註）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一點都不明白。」

那兒，很遠很遠，三月或四月底時候，當雪溶了後，布達佩斯大道旁的溝裏，生長着名喚雪花的藍花；以得加和維多利亞年青的時候每好採擷牠。當以得加臥在喀爾巴阡山下的戰壕裏，戰壕那邊的草野上也長着這種花，以得加冒死爬出戰壕外，採了一些花送給維多利亞。今天他無意中看見賣花店的窗間有這種花。他女兒里莎也曾口口聲聲說媽媽講故事比誰都好過；今天早晨以得加告訴里莎熊斫樹枝的故事；以得加聲言這故事比媽媽講的好過；里莎却會有方法替她母親辯護：——「對了，」她會這樣子說，——「但是媽媽的故事有圖畫的，而我在你的故事中却不見有一些！」當匈牙利蘇維埃革命頓挫的時候，在可怕的黑

（註）四月一日是歐洲人可以隨便愚弄人的日子

夜裏，維多利亞扮作賣花女郎，匿以得加於花車裏，安然穿過哨兵線；他藏在花裏，花中却有雪花……

眼睛由虛無處轉過了。以得加的臉和胸都挺然昂然，準備動作了。

「菲力克斯給你打電話麼？他不是開頑笑。他說的是真的。」

維多利亞痛皺其唇，恍若她從前有一回用手指從傷口拔出那片榴霰彈一樣。蠟燭微搖。燭放在桌上。——里莎會想得一方法替她母親辯護，她會說：「對了，但是媽媽的故事是有圖畫的，我看不見熊怎麼碾下那樹枝！」當他們年青的時候，雪花在布達佩斯的大道上的溝中開放，有地球一天，牠總會再開放千萬年。正如人類之會再活千萬年一樣，因為阿里莎是活着呢，但是他，以得加，和她，維多利亞，將要離開人世到頓修道院的火葬場去，在他們往火葬場去的途中，他們將成衰老，他們的頭髮將盡灰白，他們的牙齒將由動搖而脫落，他們的皮膚和思想將會退縮，而雪花呢，仍然是蓓蕾，開放。

『聽我說，維多利亞。我要告訴你一切都完了。現在所餘的只是一件單純的責任。菲力克斯的舉動殘酷而可敬，且與共產主義的道德相符。任你怎樣評判我都好，我不能不接受了他的挑釁。我不能夠丟棄一個光明正大的給我的女人。菲力克斯的舉動誠然殘酷。你愛怎樣評判我就評判吧。』

『好，』維多利亞說。明天阿里莎和我，我們就離開你。

歲月帶着沉重的脚步逝去。人們的下顎肩膀會朽的。維多利亞——里莎的母親，他的妻，他的朋友，與他同度過青春，犧牲一切和他遠行的女人，——在九月的夜裏你看不見襁褓的乞丐睡在林蔭路的板櫬下，——維多利亞是一個自負的女人，不好說話。維多利亞由椅上站起來，勉把她睡衣的衣緣摺襞蓋着她的受過傷的肩頭。以得加知道維多利亞不會做人的妍婦。馬利亞願意做以得加的第二房妻室，但若是真正的妻室的話，便沒有這種妻室。維多利亞力把她雙眉皺起。更見峻嚴慘厲。

「好，」維多利亞重說道。明天阿里沙和我，——我們就離開你，——以挽回你的名譽，如果你的名譽是須要你離開你的女兒和老妻的話。」

維多利亞置手於燭台，取燭欲行。這蠟燭像是那「賀弗曼的神話」中之物，正如那時節，——以得加忘記了是甚麼時候，——黎明或是薄暮，矮窗外照着微弱，黯淡，黃色的秋光。大抵在靜默中過了好一會然後維多利亞抖擻精神拿開手，因為她的手已滿着蠟淚了。維多利亞努力，抖擻精神舉起她的頭和那蠟燭。

「再見，以得加，」維多利亞道。

「再見，維多利亞，」以得加道。

我們已同甘苦十五年了，以得加。——所謂責任究竟何在？

「我除此外沒有辦法，維多利亞。——這是一種責任。」

「好。你要離開我和你的女兒。但是饒了阿里莎吧。——你沒有憐惜心嗎？

你可以照料你自己嗎？——這是革命的責任嗎？」

「是的，我會理我自己。是的，這是一件革命的責任。」

「再會。」

維多利亞力疾毅然走出屋子，——她是一個自負的婦人。維多利亞沒入書外。牆沒入圓拱中。一屋子都靜悄悄的。以得加站在桌旁。他的顴骨像是與眼睛合而為一，眼睛像是躍躍欲有所動作。以得加是布爾扎維克黨人，這種人生出來是能夠敢作敢為正如天文家之能觀察星象一樣，這種人是能夠為其所作為而死的。

以得加拿起電話聽筒

以得加對一個同事說：

「你問我甚麼時候請我到我的婚筵去嗎？——我馬上就結婚了，是的。倘若你讓我，我這會就上你那兒來喝一杯濃的熱茶。恕我，那是在早上四點鐘舉行。很奇怪的婚禮。布爾扎維克的戀愛。」

以得加對馬利亞說道：

「恕我，我愛，五點鐘沒有來。我有事體。明天你到這兒來住。」

馬利亞在電話中答道：

我自己一個人覺得很害怕。你在那兒？——立刻上這兒來吧，親愛的。只有

「狼（大名）與我作伴。」

「我還有事體做。明天我們倆同到戲院去，」以得加答道。

第二種生活已進爲第一種了。蠟燭在黑暗中冒烟。牆壁退入圓拱內。這房子也像以得加那樣是屬於政府所有。

八

他是造他出來的俄國革命的偉大的時代的人物。早晨八點鐘，一架轎式汽車停於他門口，載他到革命的「磨石」那裏去——在這沉重的革命磨石之上歷史和

思想像水般流動，他就是司理這碾磨光陰，人類，精力的磨石的人。這革命的磨石是很莊嚴偉大。那是革命艱難締造的年頭，當那流水，像平常水磨的流水一樣，會在十二月的時候結冰，和在溶雪的時候爆壞了水磨。司磨者不得不堅韌他們的皮膚，強硬他們的頰骨——站在革命的磨石和川流的旁邊。到了磨石用得久的時候，汽車便在深夜後收工。

責任的結婚做過了。轉瞬又是數旬。雪滿莫斯科了。晨間，阿里莎——不從書外走出來。晚上會和馬利亞見面——這個婦人，柔順就是她的力量啊！沒有人來看他們。馬利亞見他的時候步履如有所怯，她每以手撫以得加的肩頭。

已而恐怖來了。誰都知道擁有一個女人的歡悅，——誰都知道擁有他人的靈魂，思想，和意志的歡樂更大——這一切是在他的掌中。

……午夜沉沉如死。當以得加脫下他的絨布外衣，以他的妻和書籍消磨時間，他就會在這樣的晚上談到比哥德還尊嚴偉大的事——談到世界大革命——在

這石屋外，在夫婦閒談時間外倒注歷史的川流的世界大革命，——而那妻子，她的頭，她的髮，她的聲音，她的言語——婦人的掌可以遮住整個世界，不是說如物理的法則所照示，使人視而不見，——而是說牠遮了世界後手掌使變爲比世界大過……

以得加想脫下他的外衣的皮革，但是他不能夠。馬利亞會置他的肩上。以得加想從心裏挖出一些甜蜜的話來，這個他從前有許多的，現在却掙不出一點來。馬利亞把她的心身都交給他，但是以得加沒有看見她，她不是像從前那樣全身都在他的掌中。他想說出一些呢語，這些呢語本來只是爲她而發，可是他反說：

「你使我不能看見你，我愛，而且，你手指又骯髒。它們通染了墨水。你剛才寫甚麼？」

我是寫……沒有甚麼，——我的日記。你要我拿來給你看看嗎？」

「何必呢？我相信你。」

「不，以得加。你不相信我。你冷淡得很。」

以得加勉強吻馬利亞的眼睛，這一吻不生甚麼效果。午夜終是寂寂如死。蠟燭的呆寂的光沒於天花板的圓拱之內。沉沉的卷帙滿於牆壁間，有一種魔力，如影畫鏡一樣使人的思想得以飛越時間空間隨意所至。

「我簡直不覺得你，簡直看不見你，馬利亞。」

「你不想見我吧。」

這女人實在他的跟前，這女人把她的一切都交給他了——但是他從這婦人領略不到甚麼。於是最可怕的事開始了：在他懷抱間的女人投身入他懷裏的女人，——却是——不需要的——……從前，他的老婆維多利亞，她的頭，她的髮，她的聲音，她的言談，她的溫柔，她的撫慰，可以令他掏出自己的心捧在手上，當歇息的時候，那孕生紅髮里莎的神祕東西支配一切。一個婦人的膝蓋可

以比白蘭峯還偉大過。馬利亞的膝蓋却是裸的，那是軟弱的城市婦人女子的膝，只此而已。——已而馬利亞又說。他能獻給他的都已獻盡了。

「你不愛我，以得加。」

「不。我很愛你，我愛。我爲你一生都毀了。」

「你不愛我，以得加。一切我都知道，以得加。你不相信我。你視我如陌路人。當我是你姘婦的時候，你需要我的，但是我不配做你的妻子。我曾是你的姘婦，這即是說你可以再有第二第三個姘婦，我也可以再有別的情人，——我們都自己做過這種事了。我愛你，但是你連這個也不相信。我是你的十字架，我造成你的大業，——不是爲我，也不是爲你自己，而是爲他人。——你不做聲，以得加。」

書架上書籍的牙齒在紅木的齧肉中金光閃閃。已而以得加說話了，熱烈興奮，如巫覡然；以得加的目光灼灼，像是他的草原祖先在羅馬教徒領他去焚死之

前咒罵基督教的上帝時的眼睛一樣；以得加抓着馬利亞的肩頭，緊握牠，她痛到眼睛流淚；以得加大聲說道：

「我愛你，我愛你，馬利亞，我痛愛你！——靠我身旁坐下，把你的頭枕在我膝上。我將高聲讀書給你聽。聽呵！——我們念書吧！」

*

*

*

*

*

以得加·薩狄卡念過好些書。他已上三十七歲，高而黑，身段至爲完美；做他這種事業的人本來身體是有些缺點的，但他却沒有。書本來會壞他的目光的，但他沒有戴眼鏡。他是一個記憶力極好，博學多能，意志不紊的男子。革命不得不征服世界以得加能堅強他的意志，令到他的眼睛似乎是視而不見。早晨八點鐘，汽車又停在門口了。

九

馬利亞居於從前維多利亞所居的房間。白天的時候，院宇闐然。總不聞有聾然的足音之至。馬利亞把狗帶了來，那狗是鬆毛的，晦氣得很，是狼和臘犬混血種。那狗的名字喚做狼。狼見了人就吠，沉鬱善怒，只識得馬利亞。狼和馬利亞的友誼在牠生出不久時便發生了。當初到以得加家裏那幾天，馬利亞重新布置牠的屋子——維多利亞從前住過的屋子，搬挪衣櫥，換掛過帷幙。有一回，她由窗檻滑下來她的手，微傷出血。狼還不會學過舐人。牠看見馬利亞手上有血，牠就力舐她的傷痕，思以牠的藥來醫治她的傷。於是馬利亞抱着狼的頭，嗚咽地哭起來，足足哭了一天。狼吮那傷口至到血止然後已。馬利亞——一個弱小的女人——人世的經驗很少，——幼年和入學的時候都是消磨於工廠附近，——馬利亞誕生，她的母親的撫愛和她母親之死都是在這間工廠。除了馬利亞和狼之外，尚有一個緘默如啞的老婆子在以得加的房子裏。這老婆子司理火爐子添柴和燒湯的職務，馬利亞坐在火爐邊烤火，有時在空房中，窗戶的圓拱下蹀躞着。窗外雪

花飛墜，茫茫的人海泛流着。沒個人來，日子像沙漠般無盡。以得加所處的世界是另一世界——就因為這個世界，她的父母被殺了，她的唯一的愛，對以得加的愛也在死亡中了——使她惶恐。凡是人類都有生活之權。這一個弱小女人，面龐俊俏，手兒纖纖，却不知道她這種權利。窗外高聳着克林倫宮的城堞，皚皚的白雪籠罩一切，恍若暮年之至。克林倫宮上頭的穴烏慘啼着死亡。——這樣子過了白晝，又來了——最可怕的——黑夜。以得加進來，步履笨重得很，所過處的東面都給他碰壞，這個男子是從他所不知的世界來的！以得加的眼睛——以她看來——是在虛無中。她看見在戀愛中的人以為最可怕的東西——這就是，她是以得加不需要的——怪可憐地不需要的；因為這個男子正在極力裝作溫柔，纏綿——**實實**翻騰的不是真的血，而是洋紅染料。以得加不自覺得一當他和馬利亞在一起的時候，他是由她退到她所不知的世界裏。馬利亞準備付給他一切——但是他不能從她領略到甚麼。在這樣的晚上，和這個人一起，鮮血已變為洋紅染料的人一

起，她覺得難過到可怕，——但是她又不敢離開他，離開書的窟穴，而回到她黑沉沉的臥室裏，從前維多利亞住過的臥室裏。雖然這樣，在這樣的晚上當以得加埋頭埋腦讀報告和書的時候，她便不得不離開他。回到她黑洞似屋子裏，狼搖尾歡迎；這陰氣的狗便置首她的膝上，漸漸入睡，留着一隻眼睛不閉來守夜。——以得加則仍埋首書中，心靈爲那神遊虛無的鉗一樣的意志所緊握。

* * * * *

……晚上院宇靜寂，靜寂到生霉。人的心神便到奇異的境界。屋子漆黑如死。以得加不能看見書籍的形體——但是他看見他們。書籍像是從書架中張着巨口噬人，牙齒在紅木的牙齦中金光閃閃。每一冊書都是現實人生的寫照，思想的痙攣，——實際上書是一個陳屍場，殮房——現實的人生在那裏埋葬，——是模仿活的思想死的思想，像在火葬場所見的人類的痙攣。以得加不知道他自己是醒還是醉，但是他覺得他的腦和思想的形體。下意識遮蔽腦袋的兩葉，正如那遮

蔽火車睡車的燈光的不透明的重帷一樣。只留一小隙以供意識的出入。他的意志欲把帷幙緊合無縫。因為在下意識的幽暗裏，十分溫軟，恬靜而安閒，一個人有一個人特別的感覺；在他的下意識中感覺到阿里莎。他有兩面生活，一面在重帷的幽暗處，一面在奔竄着的思想之鼠身上搏動。這鼠奔竄着——與意志相逆，——意識却監視着牠的奔竄的趨向。一剎那間，思想由一個記憶奔到別個記憶內，兩個記憶聯合爲一；回到意識界去，就在這一剎那，由最遠之處，起了一個幻象：那是維多利亞的肩頭，恍若她從前在他身旁那樣，恍若在內戰時期維多利亞以手從她的肩上傷口拔出一片榴霰彈時那樣。在下意識的幽暗裏，十分安閒，溫軟；恬靜。意識覺得腦海中已不留一點思想。眼睛合上了，他形體上不能視了：但是他看見馬利亞進來，站在門闕上半晌，便踱到書架去。將會發生甚麼呢？他是茫然。他的妻的眼睛合着。他的妻漸漸縮小，漸漸沒了。他的妻，後妻，馬利亞，化爲一本書。這本老婆化成的書在空中升起，在架上與悲爾哈根並立。影畫鏡似的

斯悲爾哈根把馬克斯推於地上。不可思議的事開始了。那屋子忽擴大化為俄國共黨十五次大會的安德勒那夫斯基大堂。馬利亞立着——一本書。重肩的菲力克斯行近書架，拿了這本書——馬利亞——打開牠，看一看牠，便隨意的放在桌上。已而，由下意識界馬上奔來整千整萬的——不是思想——感覺和意象，——整個的下意識界，腦袋，身體，感到非常沉重，僵直，痛苦。意識猛把帷幙沿着全腦扯開。黑夜沉沉，空房寂寂，闕無一人。

「這些書一定要挪開，實際上馬利亞像一本書呢！——我一定要活着！我一定要草下將來的法典！……」

黑夜沉沉，闕然，寂然。

* * *

又是不可思議了。狼是吠着，慘吠着。有人在牆後抖動呻吟着。以得加點着根蠟燭。以得加走遍幾間屋子。在維多利亞房中，漆黑的牆上吊着馬利亞，足

離地很高，她穿的是白襯衣。狼在馬利亞脚下哀嚎，悲慘像人一樣。以得加忙把馬利亞解下。這三個在地上掙扎如患歇私的里亞和煙孳然——馬利亞，以得加和狼。狼舐着馬利亞，舐她的頸子，她的胸部；她的眼淚。馬利亞和以得加齊聲說話。狼不再像平時那樣吠以得加了。

「弄死我吧，以得加，」馬利亞道。「弄死我吧，我愛。我覺得我有權活着，因為我總不曾害過甚麼人，——但是你早已經弄死我了。告訴我吧，我一定照你所說的做。」

在最近幾個月內，以得加能夠找出一些真誠懇摯而又很單簡質樸的話對她說，這是第一次。以得加，和狼一起，學狼那樣——但沒有推牠起開——吻着馬利亞，吻她的眼睛，她的喉嚨——她的肩膀，一壁低聲說道：

「我愛，我愛，我的寶貝，我的雪花……」

十

早晨八點鐘一架轎式的汽車停在門口。一個靜默的男子，綁着腳綁，披着夾的大衣，載着寬邊黑帽，挾着一個皮包，從門口走出，與汽車夫握手招呼，問他有甚麼新聞。那汽車夫却在那裏呻吟。不一會，汽車又向着革命的磨石前去了。

十一

……在諾窩·德威楚和頓修道院中，人生的積累的歲月告終。在火葬場中，死者嘗到人類最後的折磨。在火葬場的爐中，熱度達列氏表二千度，兩分鐘內，棺材和衣裳化為烏有，只剩有光身的屍骸，這個光身的屍骸便動起來。這人類最後的折磨似帶有玄學的意味，與死的律法相違。最後的人類的掙扎似乎為一種奇異的法則所支配。屍的兩腿漸向下彎，兩手伸向頸部，交橫置胸上，首縮入兩肩間。這人——在未有火化為烏有以前——的身形正如在他娘胎時的身形一樣——那時節他也是由烏有生出來。

金齒

璪斯陳科 Mikhail Zoshchenko 著

朋友們，我預備告訴你小青年團員格里沙·斯特賓亦可夫的故事很久了，可是我常常有點記不清。日子自然一天一天的過去了。

格里沙碰到這樁不愉快的事大約是在半年以前。

當然，這孩子之受委曲是因為他做出一些似乎壞的事體——資產階級的傾向，和社會主義的敗壞。但是，還是讓我把這可為鑑戒的小歷史原原本本清楚的說出來吧。

這件事，我以為，是發生于莫斯科。也許不是在莫斯科。但是我又覺得確是莫斯科。我所以這樣想，因是那裏是慣出這種事。可是，我也不一定死說是在莫斯科發生。赤色日報沒有說到詳細。牠只用小號字登載出來說牠是發生于塞米

翁那夫斯基青年團區分部內。

這事的經過是如此。塞米翁那夫斯基就是這苦受委曲的格里沙·斯特賓亦可夫所屬的區分部。據說格里沙脫落了三個牙齒。怎麼脫落——我們却不清楚。也許因為運動太多了。也許因為碰了大樹。也許因為他年紀小時吃糖吃的太多。我們確知道的只是，決不是因為酗酒打架而發生這回事。那是十二分不可能的！

這樣子，可憐我們的格里沙，短少三個牙齒了。其餘的還是安然不動。但是那三個呢，好，沒有了就是了。

何況他又是年紀青青多才多藝呢！你要明白，短了三個牙齒，過日子也有點沒趣的。沒有了牠們，教他怎樣生活？他不能撮口作聲了。吃東西也不容易。而且欲啣紙煙于齒間也不可能了。講話的時候，又帶囉囉的聲响，怪難聽呵！喝茶的時候，茶從口裏流出來。

這孩子出盡他的方法了——用蠟塞在孔內，用麵包蓋牠——但是總無濟于

事。

格里沙積得一些錢。于是上牙科醫生那兒去。

「倘若須要的話，」他說，「替我裝上三個假牙齒。」

那牙醫又年輕又大意。他不洞曉那塞米翁那夫斯基區分部團員的心理。他只上前安上三隻金牙在他口內就算了。

好了，這三隻金牙的富麗堂皇，真是無語可以形容了。試叫他張開他的口——一幅畫圖。你會看到不忍轉眼。簡直一幅夜景呢！

但是在區分部裏頭，他們開始對格里沙側目。這即是說，一當他張口說話或吃東西，他們都會望着他。他幹嗎這樣呢？鑲了這三個牙齒有甚意思？

他們紛紛議論這事。有些說，他從那兒學到這種新商人的派頭呢？有些說，幹嗎要這種資產階級似的腔調？更有些說，一個平常的小青年團員口裏牙齒有窟窿就不能夠吃和咀嚼嗎？

在常會中，他們提出一個問題——這種事能夠許可嗎？他們原則上決定：

認金牙齒之鑲有足以令到否認社會主義和牠的理想，我們塞米翁那夫斯基區分部團員當反對這金牙的所有者。認他為破壞青年團理想的先聲。至于這三個牙齒

——變作失業者捐款。否則將有開除出青年團之議。」（赤色日報。）

決定後，主席自己還補充了幾點。他當然是一個心腸熱烈的人，這時更忍不住了。他說了好些過火的話。

「我不是白白的，」他說，「做你們的主席，可是，」他說，「我還不知道金的牢什子爲何物。况且，」他說，我的白齒久已只餘齒根。我仍可咀嚼。我怎樣咀嚼——只有天才曉得。大約我用手幫助我咀嚼吧。但我沒有鑲上門牙。」

格里沙當然哭了數聲。把這些牙齒捐作失業救濟金，他覺得難過。他便解釋道：「你們不看見牠們是牢牢的鑲住嗎？再把牠們敲下來便很難。」

他不肯屈伏。

他是否開除出青年團，我們不知道。現在我們再得不到關於這件案的消息。但是我們相信他已被開除了。

原书空白页

老太婆

當她的兒子回來家中的時候，那老太婆正在院子裏。她拿一桶喂豬的東西出來。當他還在很遠的時候，她已經由近門口的豬欄那里看見他了。她馬上就認識他：她自己的骨肉。但是她不去歡迎他。她站起來，用裙子抹淨了手，眼巴巴地看着兒子的面孔。

她的兒子也是一眼就看見她了：他的母親已經老了很多了。她的背是彎曲的，好像有一塊小小的肉瘤在上邊一樣。兩個乳房已經乾了並且往下垂着。在頭蓋下面，可以看見的頭髮，已經不是很有光澤的灰黑色了，統統都是暗淡的白色了。那雙清澈的灰眼睛，仍是如往日一般的銳利。好像有一塊燒紅的煤在裏邊一般。他望着那雙眼睛微笑。

「呵，母親。爲什麼對我這樣冷淡呢？好像一個不相識的過路人走入你的院中一樣。」

老太婆緊緊地合着她那兩張薄而沒顏色的嘴唇。她慢慢地而又不十分願意地回答：

有一個時候我們也常常歡迎不相識的人。我們永不會不與他們以麵包和鹽，一直到我們一無所有爲止。你請假回來的嗎？

「唔，是的。我想見見我自己的母親。但現在你好像連房子都不准我進去。聽說你很憤怒，不過我以爲，無論怎樣，你都是一個母親……」

「爲什麼不准你進來呢？這裡是你父親的房子。他爲他的子女，他的家人做的。你是他親生的兒子。進來吧。也許你會驅逐我出去也不一定。」

安提甫輕輕拍着他的腰部，笑道：

「呀，我知道了，母親，你就是這樣的歡迎我。但是並不要緊，那不會令我

心傷的。我不是膽怯的人。我的樣子像你，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你可以說，你是照你的模型鑄我出來的。但是我要找些東西喝。我是由車站步行來的，我的喉嚨乾到燒着一樣了。那個銅茶壺呢——你還用牠不用？

他們已經站在房子裏邊了。安提甫用他那晶澄而又溫柔的目光周圍望着，看看那黑沉沉的睡榻，又看看在房裏一角帶着憂鬱面孔的聖母像，又看看那長桌和桌上自家紡織而又已破舊的檯布。他的面孔表出一種歡悅而又慚愧的顏色——好像他身體內某種彈簧失却了效力一般。他的面色比前較溫柔較和藹了。那老太婆却比較暗淡，她的目光較銳利。她用一種憤怒的聲音說：

「那些同志們還未有連那銅茶壺都拿去。但是我想你知道：當你出世的時候，當你幼年的時候，你是我的。我養育你，我小心管理你。但是現在你既變為反抗父母的人，使你自己的父親在不應死的時候死去，我便不再養你，不再照顧你了，毒蛇。這間房子是你的，你可以住。但是說到食物呢，那就要你自己打算

了。他們什麼都搶了去。現在我所食的，是我這老命用力換來的。我不再分給任何人了。」

她的憤怒把她的面孔轉成年輕一點。安提甫把他的軍帽擲在長凳上。

「唔，如果你是以這樣的語氣來對待你那個不見了五年的兒子的，我就不打擾你了。但是現在拿些茶給我喝吧。我已經告訴你說，我的喉很乾了。並且把些東西給我吃。我會把錢給你的。」

老太婆望望他那個被風塵磨折的面孔，他那兩張乾涸的嘴唇，她聽見他那深沉而又疲倦的呼吸，她的眼睛似乎柔和一點了。她有攷慮地回答說：

「如果你這樣說，那便可以。你完了要結賬的。我現在煮茶了。」

但是當她靠着烟窗，料理那個銅茶壺的時候，她從她的眼角望着她的兒子。她的心從新燃燒着憤怒和苦痛的火。不，我親愛的，不，兒呀，由我養育，由我教訓，現在却使我憂愁煩惱的你是不能夠使你的母親像你一樣想像的。我一路把

我自己的信仰保持到暮年。我並不是在和平快意中保持着這種信仰的。我的背像車輪一般，我手上的青筋打結，我的骨節常常發痛；這些結果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我已經把我的信仰的保持到暮年了：人在上帝之前，是必言要謙遜的。每人都有他自己的拘束，他自己的地位。生出來從頭到腳都是農民的人的本份是：勤苦工作以獲得你的麵包，生育兒女並且留下他們在你的原本地位中，使他們捱受你所是捱受過的同樣人生痛苦。我們生活，我們工作。並不是沒有憂愁，沒有痛苦，但我們也有着落。在那些因為工作而被鄉中恭敬的人中，我們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壞的。我們生有三個兒子以為上帝服務。女兒嗎？她們是為別人工作的。我們把她們嫁到別些鄉村去。她們對於我們沒有利益，也沒有損害。她們有時使母親的心很掛慮，有時使她很愉快。但是那並非為家庭，也不是為將來。她和那老人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兒子的身上。但是上帝不喜歡這樣。他把那些好的兒子取回。有一個被蓬重壓碎了。當他離開那磨坊回家的時候，他由他的坐位跌了下來。

來。第二個爲沙王犧牲了性命。他又沒有兒女遺下。他的妻是沒有用的，是不能生育的。現在她已經有了第二個丈夫，仍然是沒有子女。但是他們對於那個最小的，最年幼的，常常都以爲比其他的較有希望。他很精明很伶俐。但是她和那老人好像是在上帝面前犯了不可赦的罪惡一般。他們希望在暮年中可以因爲那個兒子得到慰藉，上帝却用他來懲罰他們。當沙王被逐了的時候，謀殺的事件遍地皆是，那兒子就放假回來。初時並沒有怎樣。村中的人都覺得很滿意。他懂得讀書，他的頭腦很清醒，他常常都明白一個農民應份做什麼。這回戰爭損害了他們的農場多少。除了那班被顧的工人之外，一個謹慎的少主也是需要的。那個老人家是患疝氣病的。他的精神氣力漸漸減少，也不能夠管理得許多。他們以爲這些各種難題都可以解決了。但是他們的兒子，他們的快樂，都變了——轉而推殘他們。那一次的假期——回來給父母以快樂的假期——並不長久。一年後他再回來時已經是第二個人了，思想與肉體都變了。

躊躇躊躇吞吞吐吐了一陣，他便說：『我是一個鮑爾雪維克。你爲什麼趨向那一邊呢？你所有的不過是很少吧。你何苦用自己的背去庇護別人的穀倉呢？』他的父親是一個很謙虛的人。實際上他的母親才是家中之主。鄉村的人們都笑說。

『如果你想向德姆安要什麼，問他的女人便行了。她是穿跨子的。』但他是一個很正常的人。他不歡喜擾亂，常常都很虔敬。老太婆對於她的信仰非常熱心。他的心是屬於這一類的。她喜歡祈禱，她整夜都祈禱着。她常常請求上帝寬恕她未有做尼姑！當她年輕的時候她不是這樣的。她在青年時，曾和她的丈夫犯了許多甜蜜而又祕密的罪惡。她也不悔恨。但到年老時候！她對神的熱望却漸漸增加。因爲這個原故，雖然他們的兒子使他們很傷心；雖然他所走的路徑與他們所預備給他的完全相反；雖然他們很堅決地保持着他們所積蓄和獲得的東西，他們仍然可以和他和好。他們會爲他而積蓄。經過相當時間之後，他們的

生活是會回復舊觀的，他們兒子的心是會變的。他將會想及他自己的農場，他自己的利益，不會像現在那樣只顧着他人的需要。他們所爭論的是信仰問題，忠心於上帝的問題。那個兒子聲明布爾扎維克要除去的，不只是沙王，並且上帝也要除去。他侮辱他的母親說：

「你咆哮着做什麼呢？你的上帝已經幫助你很多了！當你在地上你叩頭來爲伯加的生命祈禱的時候，我的兄弟會因此而生存嗎？」

隨着又苦笑着說：

在全鄉中你祈禱服侍上帝比任何人都較多；而麥基，司迪班涅茲，永不祈禱的，却有鐵做的屋頂，家庭中樣樣都順利。他是用不正當的手段來生活的！你的上帝似乎有類於我們縣中那個老代表——他所喜歡的是詭計。

他激怒了老太婆的熱心了。她頓着腳，很莊嚴地指着聖母的像來斥逐他。

「你不是我的兒子！我不會使我的靈魂因爲有一個褻瀆上帝的兒子而負犯罪

之責。去你所想去的地方罷。在我們未死去以前，不要回來。」

像他的妻一樣，那老人也對他的兒子說了許多痛恨的話。

「我們歷盡許多困苦來等待着，這就是我們暮年所得到的結果了。我們不能忍受了。這是不能用祈禱以求赦免的罪惡。我們全家都是恭敬上帝的。當我死了的時候，你便是我的兒子，我的承繼者。現在上帝告訴我不要忍受你在我身邊的痛苦。回城市去吧。我和老太婆沒有兒女都可以推過我們的老命的。」

他這樣說，可是兒子離開了之後，她便開始掛念他了。他漸漸消瘦和衰弱下去，他不能夠，也不願意料理農場了。無論什麼時候，他如果很愁悶地由床起來，那個母親便知道他在夢中見過安提甫嘉了。他們常常都聽見安提甫的消息。就是城中的人也沒有不認識他的。鄉中的人因為城市各種物稅的原故就遷怒到他的父母。

你們有兒子，你們把自己的災禍放出來，佈滿了全世界。如果只是你們受痛

苦那還可以。但爲什麼要我們受痛苦呢？」

那些較貧苦的鄉人，近來說話漸漸大聲起來的人，却常常把那些不歡迎的消息告訴他們。

「他們說安提甫同志在犁田的時候就會來這裏鄉間了。人人都說他是一個好人，一個真實的人。」

但是誰讚美他呢？那些她和他的丈夫所喜歡的人，同他們和睦地來往的人，通通都掉頭不顧他們了。不過那些大聲的，無以爲生的佃農，無土地的人却把這對老人當作親人一樣看待。

老人很悲哀地嘆息和咳嗽。他用那雙疲倦而又憔悴的眼睛瞧着他的田園——只得一匹馬，牛都沒有一隻的田園。那年他對於撒種的事，提也不提及一聲。老婆呢，只有比以前作更誠懇更長時間的祈禱。

「我的天父，慈悲的上帝，不好忿怒。忘了安提甫嘉的罪惡吧。請你不要責

罰安提甫嘉的褻瀆。可憐他。」

但是上帝並忘記了那罪惡。他毫無憐恤地大施責罰。

布爾扎維克的勢力已經很穩固了。正好像安提甫嘉所說的一樣。他很受村鄉中的新黨領袖們所尊敬。他們慶祝他們自己的紀念日，不是神聖的，也不是宗教的紀念日。他們用了多過五碼的紅布。除了做旗之外，他們又發明了一種新的用途。他們用那幅紅布把兩枝棍縛着放在村中會議室的石級上。在紅布上一個新到的畫家用白油寫下下邊的字：

『馬克斯和安提甫·施馬肯同志萬歲！』

那自然是指安提甫嘉了。因為這樣的原故，安提甫便介紹那個畫家到城中工作。於是他的名字便與布爾扎維克領袖的名字寫在一處了。

那些年老的人連布爾扎維克這個名字都不能讀。大地主的兒童就拿安提甫來開玩笑，叫他做『卡拉』。他們很怕那個老太婆。雖然她年紀很老，她仍然常常

都預備着打架。不過他們傷害了那安靜的老人。他們一碰到他便大聲喊道：

「馬克斯的父親！」

那老人把他的頭更深一層的藏在兩肩之中。

他忙忙地走回家裏。他覺得羞恥，並且不敢在街上走了。他的農田不能夠維持他的生活。但是當政府實行徵收物稅的時候，忽然間他變了很活潑。

「我們必定要保留的。如果可能，我們必定要儲蓄一點。照現在的情形，我們已經損失得夠了。」

更帶着幾分害怕而又盼望的神氣，靜靜地加了一句：

「將來安提甫自己也許要需用的。」

他停着等候答話。但是那老太婆却一個字都不說。

他把東西收藏起來。最先告發他的就是那些幫忙他把東西收藏起來的人。那就是安提甫的報應。那老人被拉到城中去。在那里因為懼怕和渴望的原故他便死

了。他不再回來了。把他拉到墓場去的正就他所愛的兒子。如果不收藏財產，他也許生存久一點也未可料……現在呢，他的兒子却坐着桌邊等着食物。他並不想及或者掛念他的父親。他問也不問一句，連抱歉的話都不說。他坐在那聖像之下，坐着在他的帽子中，好像一個反抗宗教的人一樣。上帝所以對他們發怒完全是因爲他的原故。什麼東西因爲他而消滅了。她在暮年中所留下的只是憤怒和悲哀。她瘋了。她那對燃燒着的眼睛從她的兒子身上轉到聖像那里去。她的心沉迷於一種秘密而又誠懇的祈禱中。

「呀上帝，不要記着吧。最少都使他死後得到安樂呵。準他進到天國去呵。不要使他在地獄受苦呵。」

她望着她的兒子，好像是她不共戴天的仇敵人一般。她忙忙促促的把東西給他吃。他用很寧靜很有思想的目光望着她，說：

「母親，你還未寬恕我。你是永不肯改變你立定的主意的。唔，我也是一

樣。我並不會因為你的憤怒和你的言語而改變。我們沒有同住在一間房子的可能。好啦，你已經給了我食物；現在我走了。我將找別一處地方來住。這餐飯你想收回多少錢呢？」

他的母親很憤怒地望着他。但是當她說話的時候，她的聲音是很平靜的：

「我不會使你吃虧的。你吃了雞旦，麵包，飲了牛奶。我就照你城中的價值來計算罷。」

她很冷淡，很硬心地說出了那個價目。後來她又說：

「我必定要說我實在不知道怎樣用你那些紙幣。我縱使得了，是等於沒有收錢一樣。你們已經把世界弄到連金錢也變成無用的田地了。」

安提甫很痛苦地微笑着。

「我給你一件襯衣吧。我有一件很乾淨的襯衣在行囊裏。世界既然變到這個情形。你很可以連自己的兒子的襯衣都搶去了。」

她很平靜地拿了那件襯衣。她把牠弄得平平整整，然後小心地把牠疊起來，放在一個箱子裏。

安提甫站起來，咳着，很空洞地說道：

「好了，再會吧。」

他靜靜地向門口走去。頃刻間他又止着步再望望他的母親。她的面孔好像是石頭做成的一般。兩對很相像的眼睛互相交視。老太婆首先轉移她的眼光的方
向。她很冷淡的說：

「再會吧。」

那個兒子把雙脣緊緊地合着，好像他的牙齒咬傷了他一樣。這樣更使他像他的母親了。他好像老一點，嚴肅一點。於是他便轉面，走出去了。

那天晚上她的心情異常痛苦。她已經把她自己的兒子驅逐出去了。也許他們永不會再晤面了。她在聖像前屈着身許久，於是她的思想便更堅決起來。

「往日的聖徒爲上帝而受的痛苦還較利害。」

她的兒子不再到村中了。但他在流浪生活中帶了一個女子。不法的。因此便有了許多閒話和譏笑。但是老太婆不久便把牠停止了。

「我並沒有兒子。那個逆徒不是我的兒子。我已經和他脫離關係了。不要說及他來煩擾我。」

再過一年哥薩克黨在這處得了政權。他們回來替代了布爾扎維克的地位。那老太婆聽到謠言：

「安提甫好像已經被殺了，或者他是躲避着。他們說他已經被捕了。但是他被殺這個消息比較真些。他的女人，鄧嘉·華露斯拉哇，被拉入獄，現在已經釋放了，她住在城中。」

這一次老太婆並不擯逐這個傳遞消息的人。她把她的園肩向前額移低一點，用一種屈服的音聲問道：

『那個女人有小孩子沒有？』

『他們說他留下一個孩子。他們說她的生活很困難。』

但是那老太婆打斷了這段談話說：

『我一定要馬查領回她的孩子。他們叫我去的。唔，這是一種工作。現在的子女是不養父母的，不相識的人更不會白白的做。我需要食物，我沒有時候閒談了。』

她離開了那間房子，向外邊走去。

但是自從這日起，她好像是失了蹤的一般。一星期後，他便預備好到城中去了。她連旅行的手杖都預備好了，可是疾病却把她阻止着。將死的時候，她好像變了溫和一點。她對那個跑來看她的馬查——那個軍人的妻——說。

『我相信我已經有了一個孫子在城中了。我原想見他，但這不是上帝的意旨。我想，他還未恕過了安提甫嘉的罪吧。我想這是慈悲上帝的意旨罷。』

忽然間她很淒涼地哭泣起來，像一個嬰兒一般。馬查覺得很奇怪。那個老太婆一向都是強硬的。她只是在習俗上必要流淚的時候才哭的。而現在呢，她却在那里號啕大哭。剛在將死之前。兩天之後她便死了。

黑豆餅

當火車離開莫斯科只有三十里路的時候，喀德鄰拿再不能靜靜地坐着了。她覺得好像永遠都不能到的一樣。火車走多了一里她的心便跳快了一點。

昨天她發現那個五年來在莫斯科工廠工作的安德烈已經和別一個女人同住
了。

他並未有寫信告訴她，他們的關係也沒有絲毫的變更。每逢年節他仍然寄錢回來，間中也有來信。聽說他現在已經做了什麼主席，生活很寬裕了。

寄給她的那一百個盧布對於他也許不算什麼；他用其餘的那四五百個盧布和那個女人生活。一百個盧布這個數目以前她看來是很大的，現在忽然變成渺少到有侮辱之意了。

當她到莫斯科的時候，她應當怎樣做呢？跑到他那里，當堂暴露他的罪惡，敗壞他的名譽嗎？

給人們知道他是一個棍徒一個無賴。……她將會用她的空手打爛窗門的玻璃，以至於流血……她又會撕去那個女人的頭髮。

「呀，上帝，上帝——他做了什麼事情！完全是因爲一根紅帶子……」那好像不是很久的事情吧。他們倆很快樂地住在一起，在黃昏的時候同到河邊的草原採取乾草；那時落日快要下了，禾鳥們在隔岸遠處的濕田裏鳴着，村內一片模糊的聲音由暮色中傳來。她站在蓬車的上邊，他呢，打開襯衣的領子，一頭被日光炙乾的頭髮，小汗珠撒在那剃乾淨的上脣上邊，站在地下用草又舉起那些潮濕而帶着香氣的乾草拋到她手裏去。完了，他便帶那匹馬去飲水，她便躺在車中的乾草上。嚼着一根草，知道晚飯後他們倆——雖然是疲倦，但仍是快樂而且很有生氣地——赤着雙腳走過了庭園去睡在那新鮮的乾草上。夏天忽起的黑雲有時會變

成暴風雨，柵上小隙中的電光閃閃耀目；清鮮的空氣更覺得有乾草和她的衣服
棉布的氣味。

現在一切都完了。

她覺得她什麼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當她離開了車站隨着一大羣人走着的時候，她却沉沒迷失於大城市中
了。她本來是想如狂風暴雨一般的捲到他那里，告訴他一切的；但她却要問人才
知道怎樣可以到他所住的街道去。人們把電車指示她，可是當她買票的時候，她
却忘記查問在那裏下車，於是她便一直坐到郊外。

她要坐馬車回來，然後步行查問那間房子的號數，因為她是不認識字的。人
家告訴了她之後，她便一路走，不敢再問，等她再問的時候，她又已經走過那間
房子很遠了，於是她又要回頭了。

她漸漸的愈走愈快，她恐怕當她走路的時候，他們會離開了那房子。

當她找到那處地方，一所門戶和窗戶都很大的房子的時候，所有的住房都是鎖着的，因此她必要敲門和按鈴。按那一個門鈴呢，怎樣可以知道那一個門是她的呢？

「伯母，你在這裏做什麼？」一個穿着一條圍裙手裏拿着一個鑿子的男子問她。

喀德隣拿告訴他。

「他不在這裏。他不是住在這裏的。」

「你說他不是住在這裏是什麼意思？慈悲的上帝，我現在怎樣打算呢？」

她只有一個盧布，繫着在她的手帕的一個角中。這是不夠她買車票回家的。

一個拿着一個水桶的老婦，由樓梯底那個門口走出來，查問過來由之後，便說安德烈已經搬到城外住了。她要坐車才可以到那里。

喀德隣拿得到了一點頭緒，就歡喜到了不得，幾乎要跑着走出門口。因為太

過歡喜的原故。她却忘記了問明他究竟在那里；所以當她到了城外的時候，他只懂得那一條街，但是不懂得門牌的號數。

快到黃昏了，並且黑雲又滿佈着在天上。她在那條街上由街頭跑到街尾，東問西問，但是什麼都問不出來。她在手中有一幅手帕，包着一包黑豆餅。她已經不記得爲什麼帶這些黑豆餅來了。她原是來唾罵丈夫的，但她却循例帶了禮物——黑豆餅——來。

現在她只剩下十一個小銅元。這處是初到的地方，天色又已經夜了，並且開始翻風了。她滿面都是汗，十分徬徨，在兩傍都是柏樹，地上鋪滿青草的城外街道中跑着，沒精打采地擺着她的雙手，緊緊地執着那條包着黑豆餅的手帕。

當她最是徬徨無措的時候，當她最失望最害怕的時候，她轉進了一條小巷，在一排木柵的底下，看見了一個慣見的滿着乾枯的頭髮的頭頂。

那就是他。安德烈了。他的衣裳打開了鈕，他正蹲着在花壇的旁邊，掘着泥

士。

喀德鄰拿只得大聲喊着：

「安德烈，我親愛的！」

她由花園的門口跑進去，當安德烈很驚奇地站起來的時候，她已經抱着他，把她的頭投向他的懷裏，不能夠再忍着她的眼淚了。

「你是誰？你怎樣來的？你由天上跌下來的嗎？」安德烈很詫異地而又很快樂地問着。

喀德鄰拿不能夠拿她所想回答的話來回答。她說：

「我非常害怕。我以為永不能夠找着你了。我找了你一天。我又沒有別處地方可去。」

她又哭泣起來了。

「你爲什麼哭呢？」

她爲良心所感動，用手背揩了眼淚，抱歉地笑着。頃刻間她忽然記起她所以來此的原因。但是她剛剛正像得救一般的跑到他那里，在他懷中流着歡喜的眼淚，在這種情形之後，要開始唾罵，要把快樂的眼淚轉爲狂妄粗暴的吵鬧是不能的。

而且，當她在花園裏看見過那個她所慣見的頭頂，好像是一個意外的奇異的影像之後，她的心已經充滿着以前所料想不到——即使當他們倆同去取乾草，睡在牛欄內的時候，也未嘗感覺過——的喜悅了。

他完全沒有表示出她預料他會表示的神態；一個穿着城市衣服，住在城外的男人在碰到被他拋棄的妻——穿着粗棉布的村婦——時所會表示的神態。

她總不能在他面色和聲音中找出一點厭惡或倉皇的神氣。他很恬靜，他的聲音仍舊帶着愛護的好意，尤其是當他說着下邊的話的時候：

『你爲什麼哭呢？來，我叫他們煮茶去。』

他帶着她在一條小徑走，那小徑一直通到斷株中近着木柵的一間油着鮮艷黃色的房子。

途中，他停着足向一個穿平民衣服的過路人叫道：

『伊凡，庫斯密茲，你明天一定要派人到城中取貨物了。我會把條子寫好給你的。』

當他和這個人說話的時候，他那種神態，和那個人回答『好了』那種情形，使喀德鄰拿覺得他依然是那個，聰明，實際和仁慈的安德烈；但同時又變為第二個爲人們所倚賴，在這陌生的地方指揮和施行命令好像他往日在家中一樣的安德烈了。他很簡單很恬靜地做去，好像不能不如是一樣。

她帶着一種失望的心情向着那房子走去。她是會忽然碰到其他那個女人的，那個女人當然會是打扮如貴婦一般。喀德鄰拿不知不覺低頭看看她自己那件在禮拜天穿的布衣，並且因爲那件鄉村衣服的原故，覺得面上像發燒一般的紅起來

了。

當他們走到一間用新木板間隔開的屋子的時候，她最先看見的東西就是兩張床。她的心跳動得很利害，因此她兩條腿漸漸軟到幾乎站不住，她的喉嚨乾涸起來。

屋裏的東西和他們倆所同住的屋子什麼都不相同。靠近窗口那裏有一張桌子，桌上鋪着一張報紙，四角用釘釘着；一個墨水瓶，一枝筆，一排書，更有些紙頭掛着在牆上一根長釘之上。屋角那個面盆架掛着很清潔的城市手巾。

「沒有聖母像嗎？」她因為要找些話說說，所以便這樣問。

「沒有」，安德烈很單簡地回答。

他背着他的妻洗手，又用那很潔淨的白手巾慢慢地揩着。

喀德鄰拿很不安地坐着在她入門時，最先看見的那張椅裏。這張椅差不多是放在房的中央，她坐着那里，雙手執着包袱，東望西望，很想找出那另一個女人

存在的表誌。

她忽然看見一件舊草帽在壁廚上邊。她趕快把眼睛移下，免致使安德烈知道她看見了那件帽。

「好了，我們快要飲茶了，」安德烈一面說，一面起首把餐桌上的新聞紙和文稿拿開。

喀德鄰拿覺得不知道用什麼說話才可以打破這個不安的沉寂。在這個沉寂的當中她那種最可怕的感覺就是他們兩人所絕沒有提及而又仍然在他們兩人之間的那件東西。

往日在家裏，她常常說及的是：牛，小孩子們（他們有三個小孩子）和不好的天氣等等。

現在她盡力去找些東西來說說，可是她總找不到。她忽然記起他們的牛，她覺得很快樂。

「我們的力士加前幾天生了一隻小牛了。那隻小牛很標緻——正好像她一樣。」

說着「我們的力士加」那幾個字的時候，她不知不覺望着那件草帽。她的心跳動着，等候安得烈的說話。

「正好像她一樣麼？」安德烈機械地回應着。他慢慢地把桌上的新聞紙放到書架裏去，仍然好像是想着一件事，他的面色忽然有一種新的表示望着他的妻，好像他已經決定了告訴她一件重要的事情一樣。

那個恐怖的時間到了。

「喀德隣拿」安德烈說，他只望着窗外，並不望着他的妻，「我沒有寫信給你，因為那是沒有什麼意思的。我現在並不是獨居，是和一個同志同住。一個優秀誠實的女子。不久她便放工回來了，你不要使她難過。我永未曾追逐過女人，這件事的發生是很純正的。只是如此罷了……。」

喀德鄰拿靜靜地目不轉瞬的望着他，——只是她的喉嚨抽縮着，好像有時吞東西不下的樣子。

這個時候正適於跳動起來，拉破她的頭巾，撕脫她的頭髮，充滿恥辱和憂愁像瘋婦一樣的狂呼哀號。還有把窗門的玻璃打破。

可是她却靜靜地說，她自己也不懂什麼原故：

「那麼我又怎樣呢？」

「你仍然像你往日一樣的生活着」，安德烈回答，「我會寄銀子回去給你的；收獲的時候，我會回去幫助你的。」

喀德鄰拿並不回答。淚珠忽然充滿了她的眼睛，流到她的手上。她不把眼睛揩乾，只用一隻袖子揩了手上的眼淚。

「你爲什麼哭呢？這總是要解決的。」安德烈說着，一面望着窗外，「她現在來了，她的名字也是喀德鄰拿。揩乾你的眼睛吧。我已經向她說及你了。」

喀德鄰拿忙地很服從的揩乾了她的眼睛。

她希望看見一個很胖的女人，有圓圓的手腕，豐滿的胸部，有白嫩的面孔，用四五百個盧布過活一定是很肥胖的了，可是她，他的法妻，却漸漸的消瘦了，她要養育她的子女，又要在田中割麥，她的雙臂就是在田上變為粗魯而成為褐色了的，她的手腕以前是很圓滿而雪白的，現在却變成尖瘦了。

妒忌和憎惡之火，又復暗中把她從心到頭激動起來。至到她的頭腦中。但是當一個瘦弱的憔悴的女子穿着一件白色的上衣，藍色的短裙，一雙黃褐色的鞋子走進來的時候；她的眼却倏然覺得很出奇。這個女子黃色的頭髮剪成男子一樣，用一隻圓的牛角梳粧着。

這個女子，執着一卷文件在手裏，很驚異地猝然停步。

「他覺得她有什麼好處呢？她的胸都好像一塊木板一樣，」喀德鄰拿這樣想。

「喀脫雅，我們有位人客。」安德烈覺得這個女子有一種詢問的目光，就這樣說。「喀德鄰拿來了這里呢。」

喀脫雅微笑一下，面色很難為情地紅起來，把她那隻瘦弱而蒼白的手遞給那位人客。

「我一時猜不着」，她說，再微笑一下，自己覺得有點不好意思而同時也是很誠懇的。她即時便回復常態，再說「我以為你長途旅行之後，必定餓了。」

「我已經告訴這里的主婦去燒茶了。」安德烈說。

「好……我剛是由辦事所回來」喀脫雅向喀德鄰拿說。轉瞬間她向着那掛在牆上近手巾架那個鏡子照照自己，整理她的頭髮，就走去隔板的後邊。

喀德鄰拿很不安地仍然坐着在屋中央的那張椅子。當她丈夫的妻子在後邊的時候，她真不知道說什麼話和怎樣應付她的丈夫。她勉強說：

「她是很細小和瘦弱。」

「那不算事，她是一個很好很和氣的人。」安德烈回答。

彷彿忽然記起一件事情一般，喀德鄰拿忙忙地打開她的襪包，拿出那些黑豆餅來。

「這裡有些禮物……」

喀脫雅穿上圍裙，兩手被炭弄到黑色一樣，走進屋裏來的時候；喀德鄰仍然是很勉強地對她說，好像是對於那些黑豆餅表示很慚愧的一般：

「這裡有一點鄉村的禮物。」

喀脫雅的面色又紅起來，望着安德烈。

「收了吧，收了吧。」正在屋角裏的很忙地幹着某種事情的安德烈說。「她是一個很好的婦人。」

「爲什麼你還帶這些東西來呢？真是太客氣了。」隨着喀脫雅又說「但是我

真是十分歡喜這些豆餅。是不是用牛酪漿做的？」

「是用牛酪漿做的，是用牛酪漿做的，」喀德鄰拿連忙答着，非常歡喜這個女子也知道牛酪漿是什麼。

一會兒，他們三個便一齊飲茶。

喀德雅對安德烈說『伊凡諾夫終於被逐了出去，那里開了一個大會。噪到非常……』

『你不要說罷？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安德烈很奮興地答着。他想說些別的東西，但喀脫雅打斷了他的話，轉向喀德鄰拿說。

『你手掌上有硬結。我的手指也有，因為整天的在打字機上打着。』

喀德隣拿也很想找些可以使安德烈感着趣味和奮興猶如方才喀脫雅說及伊凡諾夫那件事一樣的話。她很想把她由火車來的路程和所見的東西告訴他，可是不知道怎樣開始。她見喀脫雅的時候所能說的只是：

「我們的力士加生了一隻小牛，我們的牛。我整夜的不睡來招呼她。那隻小牛正像她一樣。」

「我十分歡喜牛的。」喀脫雅回答說。

沉默了一會。

「我手上加了些小硬瘤，」喀脫雅忽然說。

「喀德鄰拿非常喜歡她提起這些小硬瘤，因為她知道一種療法，——用某種酸質。她立刻便把怎樣可以消滅的方法說出來，一路繼續講下去，因為她恐怕講完之後又沒有話可說了。」

晚餐最使喀德鄰拿痛苦，因為她不曉得怎樣用刀叉，一時跌了這一張，一時跌了那一張。晚餐後，喀脫雅搬開了那些碗碟，喀德鄰拿開始想及他們安直她到那里去睡的問題。也許帶她到隔壁隣人那里去，而留下他們自己在這里罷，她自己這般的想。

這種思想由她的內心喚起一種妒忌和憤恚的波浪。但是喀脫雅不知從那里拿了一張摺着的床來，在屋內張起來。

喀德鄰拿走近那張桌子，看看放在上邊的文件，說：

「天呵，我什麼都不明白。你怎能弄得出頭尾？」

臨睡的時候，喀脫雅使安德烈出去。他便帶上帽子出去了。

喀脫雅很不自然地微笑着向喀德鄰拿說，「現在你可以睡了，」她指着她自己的那張才換了潔淨被單的床說。

喀德鄰拿，覺得應該說些有禮的說話，於是她說：

「爲什麼這樣勞神呢？我可以睡在地板上的。」

「不，不，爲什麼呢？」

喀德鄰拿除了她的鞋，覺得幸而是穿了她最好的那雙鞋子來。隨着她又除了那件布的衣裳，覺得她那件鄉村的內衣實在粗劣了，忙忙地把她自己蓋起來。

喀脫雅從壁廚內拿了些醋酸出來，坐在喀德鄰拿的旁邊用一條羽毛很外行地擦在那些小硬瘤上邊。喀德鄰拿教她怎樣弄和幫助她。

後來喀脫雅除衣服的時候，喀德鄰拿帶着不願意的，新奇的同時又很痛苦的，好奇心看着那只是兩條骨的雙腿和那瘦削的腹部。她的眼睛又覺得昏黑了。

「有什麼引誘他之處呢？」她，喀德鄰拿，可用手拿一大桶豬料去喂豬。而這個女子連一桶牛乳都拿不動。

「唔，你們弄好未？」她們聽見安德烈在門外邊的聲音。

「進來啦；進來啦，」喀脫雅叫道。

安德烈進來，把帽子掛在一根釘上，望望四邊，坐在那張可以摺起的床上。

他問道：

「我熄了燈好不好？」

「熄了牠吧。」

屋內非常黑暗。她們可以聽見當他睡下時那床輾軋的聲音。

喀德鄰拿不時開眼看看，在黑暗中向着安德烈那張床那邊望去，一種沉重的思想入到她的心中，想着他，喀脫雅和力士加……

第二早喀德鄰拿就回去鄉村。安德烈送她到車站。他們已經出了門口，喀脫雅才趕到，拿一包東西給喀德鄰拿，說着：

「一件禮物——給孩子們的。」

「何苦破費呢？」

「但是你必定要，」喀脫雅堅持着說。後來她再說：「或者你可以住多幾天？」

「我必定要回家去了，」喀德鄰拿回答說。她暗暗地自己想，難道臨離別也沒有機會和安德烈談談嗎？但有什麼話可以對他說呢？因為這樣或那樣原故，力士加常常都到她口邊來的。她現在只得十一個銅幣，她總爲這件事着急。他自

動的給她銀錢嗎，還是要她自己開口討呢？

安德烈靜靜地走着，忽然對喀脫雅說：

「伊凡·庫斯密茲快要進城了。你去寫封信給合作社罷。」

喀脫雅明白他的意思是想單獨留下伴着他的妻，於是她把那隻消瘦的手遞給喀德鄰拿，說過希望她一路平安的話；就走回去了。她遠遠地還揮着巾歡送他們。

喀德鄰拿在兩邊高高的松樹之中，輾滑而生苦的路上，在她丈夫的旁邊走着，時時要避開橫在路心的殘枝。她等候着，以爲他或者會說及在他們倆之中的最重要事情。他們已經同居十二年。難道在他們生活中這麼的一個時候，都不說一句話嗎？

安德烈，走到他們要分手的那個十字路口仍然不提及她所希望提及的事情一個字，只是停着足說：

「唔……如果你需要什麼東西，寫信來罷。收穫的時候，我一定來幫忙你的。」

他給她兩個金幣，邊緣都磨擦光了的，又和她接吻。

喀德鄰拿用左手很不自然地緊抱着他的頸，右手拿着那兩個金幣，吻着他。

「再會，來看看力士加。」

「再會，我一定來的。」

她便走開了。但是不到幾步她又回頭看看。安德烈仍然站着不動，她可以看出他還有許多話未說的，他很後悔未曾和她多談一點便放她走了。

她止步了，她的心非常沉悶，身體傾向前邊，

安德烈站着片時，好像是想找些話來說的樣子，隨着，便揮着他的手，叫

道：

「小心料理力士加！」

「我一定小心料理她的，」喀德鄰拿嘆息着回答。

安德烈轉身回去了。

「他們已經妥當地應付這個老太婆了。他們見她時，用甜密言語封閉她的嘴，所以她那條舌運動都不會動。鄉村的人一定會問：「唔，你已經責罰了你那個無用的丈夫嗎？你撕斷了那個娼妓的頭髮沒有？你打碎了那些窗門沒有？」但是她——不特是沒有打碎了那窗上的玻璃——她還送了給那個女人一包黑豆餅做禮物。而他們又給了她兩個金幣，和一包給小孩子的東西。不用懷疑，那個女人現在正恥笑着她那些黑豆餅呢——她有四五百盧布的收入，就是黑豆餅也看不起的。」

喀德鄰拿還停着脚，好像要回去一樣。但是她想起喀脫雅那雙瘦弱的手，和她那種驚惶失措而又很和藹的微笑。揮着表示最後別離的手，硬着心腸，喀德鄰拿終於依着自己的路徑而跑了。

原书空白页

本集作者傳略

一 托爾斯泰 (Alexey Nikolasevich Tolstoy 1882—)

他是托爾斯泰望族的支親。他的母親又出自屠格涅夫族。當內戰的時候，托爾斯泰附白黨，跟同他們亡命歐洲，在法國作寓公。自與故國隔絕以後，托爾斯泰有「江郎才絕」之感。後來 *Smenovekhovskai* 派（轉換目標派）興起，他就宣布自己離開政治，接納這新的社會制度，再回到蘇聯去，遠在一九〇九年，托爾斯泰已以詩文家馳譽於俄國。他的小說寫得甚佳——用語靈動，「幽默」蘊藉，描寫明析，情節動人。但是結構上却差一點：許多時都是結構鬆懈。不獨蔚藍的城一篇爲然，即其大多數的著也有這個毛病，讀者忽見這一幕，忽見那一

幕，忽在這裏，忽在那裏，簡直無喘息的工夫，恍如置身於走馬燈似的不停地開展的景物中，不知立足何處看好。

二 伊文諾夫 Vsevolod Ivanov (1896—)

伊文諾夫是當代俄國作家的最著者之一。他的青年時期消磨於啓爾茲斯草原中。所過的生活，冒險而有異趣——也曾做過演藝場的小丑，又曾做過遊擊隊的戰士。在文學上他私淑哥爾基，他批評哥爾基道：『我從前不相信有好人，——我覺得他們因為蔑視人類而故自矜持。但是一見哥爾基使得不得不棄去這種成見了。』

伊文諾夫不喜歡刻畫他的人物心理。一筆，兩筆，一個人物的個性便暗示出來。他行文甚為純樸有力。雖然他的用語時帶許多土話，但都盡新穎，雋妙，遒勁之致。內戰是他常採的題材。像白倍爾 Babel那樣，雖是一個革命的同路

人，但除了革命的俄國以外，無從孕生伊文諾夫這種作品。他曾作了許多書，有名長篇小說鐵甲車也是他的作品。這一本小說已經為莫斯科藝術戲院採為劇本且表演過，成績甚佳。

三 謝西珂夫 (Viacheslav Shishkov)

謝西珂夫是西伯利亞的同路人，讀者社會在一九一七年就知道了他。他用舊式的好散文，敘述鄉村和農民的新趨向，寫成小說。他時常將傳統的無知無識的社會環境中的一切新思想的可笑情形，用嘲諷的筆調寫了出來——例如村中愛美劇的表演，電影的開映，蘇維埃學校的創立，等等。本專號中的鶴却是歡快的分子較少，而抒情的分子較多的。

四 皮涅克 Boris Piniak (1894—)

皮涅克家道小康。他的真名是 Wogan，他混合有四種人種的血：父系爲日爾曼和猶太混合種，母系爲俄羅斯和韃靼混合種。皮涅克受過良好的教育，十四歲時他的第一篇小說發表。但是他的真的文學的手腕要待到革命後然後顯露出來。

皮涅克是一個同路人，他信受革命而保留其祖護斯拉夫人的成見。他神秘地信受它，他以革命之激變，破壞，澄清爲可取。照他看來，彼得大帝以後的俄國歷史是一種可怕的迷幻，夢魔。歐洲是墮落的。照西方的方法來解決俄國目前的问题是空幻無用的。俄國必須返於初服，回到原來的路上，回到彼得大帝前的時代——十七世紀去。革命一開頭，他心目中認它爲可喜的復古，拋棄一切強行的陌生的，模倣的，抄襲西方的東西的表現。在他的長篇小說 *Naked year* 一篇中，我們看見那舊的，保守的，木然的俄國——由農村和雪橇所構成的俄國，凜然震怒起抗城市和機器那方面的俄國，學校和工廠那一方面的俄國。皮涅克昧于俄國革命的國際性，只認爲偉大的民族復興的萌芽。

我們很容易看見，皮涅克的歷史解釋誠然是與俄國的實際不符，但他不能長久堅持這種態度。真的，皮涅克常常忘記了自己，歌頌那些布爾扎維克黨員，「穿皮背心的人」和那些復興工廠的嚴謹，有效率的人。在見於本小說集的狼的律法裏頭，我們感覺到對這種人的崇拜。即在「Naked year」一篇中，作者對復興的工廠而爲之大喜狂呼：「這不是一首詩比 Lazarus 的復活爲更偉大嗎。」（註）

皮涅克的雙重態度的結果自然會使到他的作品有空泛和雜亂之病。無怪他作風是這樣的怪僻，誕異，人憶起比利 Biely 和勒模米索夫 Remizov 的風格。我們讀之，覺得片段的詞句，片段的思想紛至沓來，「見尾不見首，見首不見尾。」說話的轉變既與人不同，意像復生硬可喜，所用句法真可以令文法家氣倒。

五 曹西欽珂 (Mikhail Zoshchenko 1895—)

曹西欽珂是中落的貴族，也是同路人之一。在彼得格勒大學肄業。一九一五

年離校，在軍隊裏當義勇兵。受傷後升為隊長。於是到了一九一七年的第二次革命。曹西欽珂在他那幽默的自傳裏，談到革命後不久，他在敖得薩的生活，「做木工，在羅伐柴姆伯拉 (Novh Zembra) 獵野獸，自願做鞋店的學徒，做過拿賊的偵探，在賭場裏騙過錢，當過電話生，當過警察，當過鐵路人員，學過演戲，結果是投效到紅軍去。」一九一九年他因心臟病離開了軍隊。文學生涯始於一九二二年，在彼得堡曆書裏第一次發表作品。

曹西欽珂雖然極有名，依文學的眼光看來，他那作品算不得最好的。他的短篇，有趣的故事，是用有趣的話寫成的，並且是用普通人的眼光來觀察的。大都嘲笑蘇維埃生活的消極方面。曹西欽珂的幽默不大深刻，但却很開心。他那對話的有趣，無論如何是難於摹仿的。

(註) Lazarus 是耶穌使之復活的一個

六 賽甫琳娜 (Lydia Seifullina 1889—)

賽甫琳娜很懂得鄉人的心理和語言，這一半因為她母親是個鄉下人，一半因為她在鄉間當了許多年教師。她了解鄉村，又感到革命——這兩點是她小說中不可少的，也是凡想了解謎樣晦暗而可左右俄國現狀的社會勢力的人所急於要知道的。俄國舊文學中寫鄉民的很多，賽甫琳娜却完全用新方法來描寫，用新的發動力來表現。在她的作品中，我們看不見屠格涅甫的理想主義，也看不見蒲寧片面的自然主義。鄉民的懶惰野蠻，他那對於智識階級的疑惑，他那初民的，本能的對於田土的熱情，一切這些可貴的題材都重新創造重新賦以生命。在她的作品中，我們看見許多野蠻的鄉民為不可抗的時局所衝激，捲入內亂，革命的漩渦。鄉村的粗暴的，野蠻的，多疑的，頑固的。賽甫琳娜以此為背景，寫出維林里 (Virinea) 和蘇佛倫一樣 (Sofron) 光榮的人物人間有力的鄉下男女，宣傳新的

福音，新的信仰，勇敢的反抗舊勢力，做新潮的先鋒。

七 羅曼諾夫 (Panteleimon Romanov 1884—)

羅曼諾夫是在中下階級中養大的，所以他不能盡脫這早年的影響。總之，無論在教育上或是外觀上，羅曼諾夫都顯出革命前資產智識階級的痕跡。他在戰前久已寫作品了，依舊受十九世紀中葉的傳統，是一個舊式的寫實主義者。他最大的失敗就是他的唯智論，處置問題的態度，總以教訓來解決；描寫兩性的小說尤其是含有多量的教訓的。羅曼諾夫的作品雖然很多，俄國的批評家却很少談到他，戰後小說的選集裏也不大選他的作品，讀者也不大談起他。但是，他有幾篇小說却把蘇維埃的生活寫得很有趣。

譯 後 記

據文學週報蘇俄小說專號的調查，新俄短篇小說集之已譯成中文出版者不過兩本，這也許是第三本了。在中國這個年頭，能夠這樣，也算可喜。

不消說，新俄的文學尙未到成熟的時期，但其內容形式已足以在文學中另闢途徑。或者不盡是好的「普羅」文學，但至少已經是真的「普羅」文學。我們現在選擇的也不一定都是最好的作品，但在內容和形式都感貧乏而革命文學的口號已提出的中國出版界內，多介紹一點新俄的作品，也不無多少裨益。

關於本集中小說的批評，已見英譯者序和附錄的作者評傳。以我個人看來，蔚藍的城所寫的題材正是現在蘇俄的問題。一般青年的理想者急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實現，但俄國的舊勢力尙存於社會之中，保守的農民和鄉村與都市之懸殊都是

爲這種偉大的企圖的阻力。蘇俄的難關仍多，自非急切所能成功。這篇小說的結構雖嫌散漫，但却能把蘇聯今日的問題具體化了。人物的描寫還不錯。嬰兒一篇風格頗異，而俄國農民的國民性却有力地表現出來。狼的律法的內容和形式更爲特別，這種新的性道德或者會使我們中國人駭怕，但在將來的社會中也許是很平凡的。因爲本篇的結構用語都是沒有法度，驟看來，是不好懂，但細味之却見異趣橫生，沉着有味。在老太婆一篇中我們看見傳統的俄國婦人的自身矛盾，和革命後親子關係之改變，寫得很真切動人。我個人情感上還是喜歡鶴。它的形式雖然舊一點，但內容不是舊，而且寫得很自然。黑豆餅一篇與狼的律法同是寫性道德標準之變遷，但沒有後者那樣殘酷，所寫的婦人確是俄國式的婦人。

* * *

本集小說都是從一九二九年出版的英譯本 *Azure Cities* 重譯出來，由薛績輝女士和我合譯，因爲薛女士太忙的緣故，我只有多譯一點；我本欲把那見於英譯

大而未經人譯出者盡數譯出來，但以快要離開上海，故還有兩篇未能譯出。本書雖經我們自己校改過，錯誤自所不免，狠的法律一篇更愧或者不能表出作者的風格，希望讀者不吝指正。

本集的英譯者序和小說鶴一篇已在文學週報蘇俄小說專號發表過，謝西珂夫，曹西欽珂，賽甫琳娜和羅曼諾夫的傳略承譯者趙景深先生允許也從該專號轉載過來，這應向趙先生致謝。

劉穆 七，二，二九，於上海